

670

裴景福著

# 河海崑崙畚錄

上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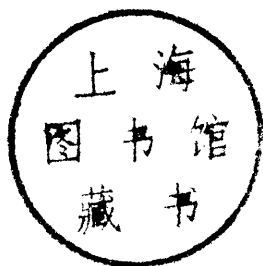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書局印行

中華書局編輯部  
 總編輯部樣書  
 第 94 號  
 25年4月26日出版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4 5947B



~~1579779~~

# 重印河海崑崙錄序

光緒癸巳秋闈，余卷出霍邱裴隄閣師之房，其後師宰南海番禺，蒙招入幕，司箋札者有年。粵東兩首邑，號稱繁劇，吾師舉重若輕，治之裕如，曾以直言忤某藩司，後數年某藩司移督粵疆，甫蒞任，卽檄司撤參，誣以賊吏，窮治年餘，毫無左證，猶逼罰巨金，奏革職永戍新疆。吾師翛然物外，夷險一致，行更寒暑，雖極人世難堪之境，而處之泰然，途中山川道路風俗政教，凡所見聞，輒上下其議論，間或發爲詠歌，聲滿天地，匪惟絕無怨尤，且能於患難流離之際，不乏省察克治之功，信乎義理之學之益人深也。戊申李肖峯侍御抗疏雪其冤，得賜環，余時由贛奉差至金陵，得與師遇，秉燭相對，真如夢寐。吾師出示河海崑崙錄之狂喜，且得盡誦其詩，至登嘉峪關城樓末聯云：『飛將神兵紛出塞，聖恩可許到伊犁。』不覺五體投地，蓋師於粵中就道後，某督又奏請改戍伊犁，竟謂新疆藩司吳某爲裴某同年，在粵臬時極爲相得，到新後必徇情優待，此真所謂又極之於其所往也，在他人聞之，尙不免於憤恚，而吾師之立言如此，其襟期可概見矣。此錄經兩翻印，風行海內，未幾卽罄，數年以來，遠近馳書爭索而無以應，時爲惘然，因思吾師生前隄閣詩鈔初集八卷，已由先兄壽荃精楷印行，膾炙人口，續集七卷，余亦於吾師身後印行。

之，葉遐庵且爲之序，至吾師所著之壯陶閣書畫錄二十四冊，視孫北海高江村尤爲賅博，而卷帙繁重，不易付之剞劂，近亦商得中華書局排比，不久可以行世，今復將此錄重印，以廣流傳，死生契闊之感，庶幾可以稍慰也夫。丙子冬月門下士金保權謹序。



# 序

霍邱裴伯謙同年以事謫戍新疆，製二青布囊以自隨，自光緒乙巳三月二十七日發廣州，至丙午四月八日抵迪化，起訖一年，行一萬一千七百餘里，道塗之所經歷，耳目之所遭逢，心思之所接門，逐日爲記，悉納之囊中，其長言之不足者，更綴之以詩，以道其志，事之所寄，書成都十七八萬言，釐爲四卷，名曰河海崑崙錄，而問序於余，曰：『子善爲文者，得君一言足以豪矣。』余觀曩者學士大夫紀行之作，大都鑿鑿山川景物，考證古今，以博雅炫名當世；伯謙之爲是錄也，其於行特迹焉者耳，橫之而爲宇，縱之而爲宙，蕃然而有成虧者爲物，曠然而有常變者爲事，小之至於莫破，大之至於無剽，見見聞聞，一切感突，觸之於心，應之於手，滂沛胸臆，流洒唇齒，儒行而道蘊，莊語而諧辭，妙物爲言，籍外爲論，連犴絡繹，切理飮心，嗚呼！其知道者耶？其所謂參差諛詭充實而不可以已者耶？余既讀而善之，而又諾爲之辭，以諗世之知是書者，久之而未以應也。戊申之夏，余患乳疽，延醫視之，曰：『吁乎殆哉，此乳巖也！魂失其宅，痒憂以思，結轡在中，維肉之疵，壯木侮土，洞胸達脾，出而不返，鬼要之期。』余曰：死生適也，此不足爲吾病；吾病夫生而無言以應伯謙，而伯謙亦卒以不得余之一言爲憾也。夫伯謙遊人生不測之禍，處難堪

之境，而仰高俯下，夷然泰然，長歌琅琅，聲滿天地，且其於是行也，深以壯遊萬里，得踐河海崑崙之讖爲平生幸事，此非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熱，烈風雷雨不爲變，萬惡橫至而不以滑成者，其孰能與於斯哉？嗟乎！以余之視伯謙，其遭之順逆，心之戚愉，幾不可同日語，而今日之病乃相反若此，學養之淺深，器宇之廣狹，豈不遠哉，殆自愧耳。書此以質伯謙，伯謙其庶幾有以廣我而鞭其後乎。新城王樹枬書於新疆布政使署之節愛堂。

# 自敘

紀文達爲人題圖云：『何當痛飲黃羊血，一上天山雪打圍，』洪北江爲人題圖云：『便欲辦鞵三百兩，徑從山脅上崑崙，』未幾俱謫西域。丙戌秋余留都門，有句云：『難從碧海求神藥，再溯黃河問女牛。』及官番禺令，吟舊韓句云：『一笑何時便脫去，芒屨躡起到崑崙。』今亦踰嶺海而西，渡江泝河，步二公後塵，放乎崑崙之墟，言爲心聲，幾之先動，有莫之爲而爲，莫之致而至者，因舉途次所得，彙爲一編，取前詩之意，眉曰河海崑崙錄云。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閏四月朔西域戍卒裴景福識於北庭戍所。

# 河海崑崙錄卷一

## 西域戍卒霍邱裴景福

光緒壬辰秋僕以戶部主事改官知縣，分廣東，十月出都，過天津，家君時充北洋武備學堂監督，留數日，航海至江南無錫度歲，仲弟先客錫也。癸巳二月於上海航海赴廣州報到，十月請補陸豐縣知縣，乙未二月履任。十二月調署番禺縣，丙申正月履任。八月調補潮陽縣，己亥三月交卸，四月到潮陽本任。十二月調署南海縣，庚子三月履任。壬寅大計保卓異，七月實授是缺。癸卯四月德制軍保薦人才，以道員併案送部引見，未行。閏五月丁未署理兩廣總督岑制軍蒞任，越二日檄司撤任。七月制軍急密電奏『天下貪吏莫多於廣東，而南海縣知事裴某尤爲貪吏之首。該令才足濟貪，歷任督撫或受其籠絡，或貪其餽送，咸相倚重，又熟習洋務，每挾外交以自重。撤任後，臣到廣西，有某領事向臣稱道其長，意在請託。似此貪吏，若僅參劾，令其滿載而歸，尙不足蔽辜，應請革職，由臣提訊追贓』云云。原奏甚祕，未見鈔報，據友人傳述，大略如此。奉電旨：『裴景福著暫行革職，檄司提訊，務得確情，據實具奏，欽此！』

旋調查南番兩任訊斷各案卷宗，無隙可指，又派員密訪賊案，亦無證據，乃檄按察使程儀洛、雷瓊道向萬鏞傳訊，廉訪問余曰：『大帥謂爾貪賊。』余曰：『然，隨夷溷兮跼蹻爲廉，東漢黨人，東林黨人，國朝陳恪勤、張伯行、藍鹿洲，當時上官皆指爲貪賊，何況區區。』廉訪怒目相視曰：『東隣西隣，與爾無干。』乃罷。越日傳諭，罰鍰十二萬圓，收番馮縣署，追繳時同收者潘總兵瀛、陳總兵桂林、李副將世桂、參將豐泰、全太守照、李直牧家焯、葉大令麟書。初制軍察吏，謂廣西貴縣知縣陳景華爲酷吏，首余爲貪吏冠。景華廣州人，以舉人改官知縣，粵西匪起，縱橫蹂躪，官民不能自保，景華初任某邑，嚴緝捕，布威信，巨盜有投誠者收之帳下，得三百人，以盜攻盜，無漏網者，餽械支絀，毀家資濟之，治盜類酷吏，而保民如赤子，貴縣多盜，景華下車，三月盜息，門不夜關，道不拾遺。陸乾、傅贊開南海盜魁也，文武久捕不獲，聞余至，求投首，立功贖罪，因爲請於李文忠，許之。陸爲盜，多越境，剽劫廣西，案如積鱗，曾懸萬金購之，既就撫，余卽責以捕盜，南海、西江一帶稍安。制軍聞陸名，攜之西行，欲藉以招安羣匪。貴縣盜首某某，陸之舊夥也，逕往招之。景華覺，捕得之，鞠陸無招撫文書爲證，復狡悍，遂誅之。制軍怒，發令箭，繫景華容縣獄。景華以親老，願帶千人，尅期拔某賊巢自贖。制軍曰：『誰償陸乾命乎？』乃撫拾景華歷任治盜嚴酷狀，奏請殺之，奉旨正法。景華入獄後，舊部健兒不肯散，聞耗乃踰垣穿穴，強背之去。制軍勒容縣令王某嚴緝，不能

得，王亦自戕。八月庚午，余上書東撫李中丞，請設法蹤跡，陳招之歸，毋令志士傷心放棄，永淪異域。中丞不應。十月某日，全太守仰藥自盡。太守字丙炎，浙江人，前辦某釐廠差，因西匪梗塞，商旅裹足，短收數千金，制軍謂其侵蝕公帑，猝遣小校三十人往梧州拘之。至，太守早起，方短衣盥濯，小校入，揪其髮以行，其妻號泣隨之，及門，知不可留，乃拔一釵，褪一衫，予之，曰：『攜此充橐。』至粵，收南海縣署。入夜，無燈火，向守隸求之。守隸曰：『未聞罪人要供給也。』太守憤，夜作書致諸友，訴冤狀，仰藥卒。同官某，余肝膈友也，奉檄往相屍，相畢過余齋，諄勸認罰鍰，乞恩冀解免。余曰：『無論力不能及，義不應罰，果繳鍰，必執爲贓，未必能脫然也。』同官曰：『爾獨不爲老親地乎？』乃相向出涕。甲辰二月，余繳罰鍰四萬圓，復湊繳股票衣物約三萬圓，力已竭。乙亥，制軍密札善後局首府縣限三日繳足，若再延，卽以軍法從事。丙子，聞北海鎮總兵鄭潤材因事自殺。欽廉匪勢張甚，兵少不能制，請益兵，不許，而嚴檄督之，又有蜚語誣其弟與子縱匪擾民。潤材曰：『吾爲將二十年，不能見不平事。』夜起，齧手鎗飲彈，子洞喉而死。已死，猶植立鎗上，齒痕深半米。潤材乃前水師提督，心泉尙書子，忠勇廉正，商民畏愛，爲粵中將領第一，余所善也。設祭哭之，乃致書仲弟曰：『持法太急者，其鋒不可當，又不足以死也。吾寧忍而避之。』三月庚辰朔夜半歸寓，與友人小酌，促姬人理襖被。小女八姑方四齡，牽衣問曰：『阿耶何往？』余笑給之曰：『往省爾祖。』

八姑乃握紅棗數枚置余懷曰：『耶，好食也。』天明出城，登澳門渡，將晚抵澳。越三日，制軍密布偵探，又派兵輪向澳督力索。余不得脫，憤極，欲蹈海而死。接家君嚴諭曰：『逃則永爲異域之鬼，死則必加以畏罪之名，爾督亂至此，平日讀書何在？速歸，禍福聽之可也。』余省悟，庚寅日向澳督投到。制軍飭廣州府沈傳義、南海縣姚紹書、番禺縣劉能帶同律師到澳，鈞致奸民數人，皆予所懲治者，反顏誣陷，以爲贓酷證。六月庚午交回粵繫獄。七月己丑改發廣州府，經廳特別監所委員二視起居。乙巳正月制軍復奏稱：『廣東吏治廢弛，貪黷成風，臣抵任時，卽訪聞貪人之尤以南海縣知縣裴某爲最。旋接據廣東同鄉京官等公函及在粵紳士商民指控其貪酷多款，有婪索致命情事，經臣於光緒二十九年七月間電奏參辦，聲明查得贓私實據，當逐款勒追，以懲貪墨。旋奉電旨：「裴景福著暫行革職，由該署督飭司提訊，務得確情，據實具奏，欽此！」欽遵當飭廣東按察使程儀洛傳訊原被證佐人等，調齊案卷簿據，認真查辦。經該司按其贓私累萬，草菅人命，亦非一次一事；而其貪酷之事，皆由門丁某某爲之，過付助虐，飭令交出質證，而裴某縱令潛跡外洋，以爲延宕幸免之計，屢具限狀，卒不交出。臣因其狡譎，當令發交番禺縣看管押追，詎裴某置若罔聞。所以必飭交出者，因裴某才足濟貪，平日彌縫，極爲周密，卽如該革員在南海縣任內設立站籠，站斃人犯改作病故者，先後共一百二十八名，交卸之前，將案陸續抽換。是

欲於案卷求其貪酷實據，則案卷早經抽換，既不足以爲憑；將執原告指控之款以定爰書，而裴某又恃未能加以刑訊，狡不認供，故必須勒令交出過付助虐之門丁，始能定案。遲之又久，裴某仍不肯交。程儀洛乃查得其收受盧華富等四案陋規賄賂確有簿據者，總銀二十二萬四千二百餘圓。按摺內所稱

案陋規賄賂確有簿據者，即粵省賭商遞繳二成緝捕經費也。南海合屬文武正佐弁差按成攤派南署每年得萬餘圓，通行有案，因賭商收繳簿內有南屬字樣，臬司遂指爲縣官收

受確據。詳請從重治罪。臣以爲贓數如此其鉅，厥罪甚重，惟過付未明，雖足以定該革員之罪。究未足以服該革員之心。某某爲全案最要人證，該革員既抗不肯交，即將各案原告紛紛傳質，徒多拖累，仍是訊結無期。當此廣西軍饑萬分窘急之時，曷若重予罰鍰，亦足以懲貪而益饜，乃量其貪囊所餘，罰令繳足銀兩，再爲奏乞。

恩施。裴某始而自認繳銀十二萬圓，已陸續繳過四萬圓，既又變計延抗不完。本年三月間臣復札屬飭催，裴某竟乘間逃往澳門洋界，延請律師，強詞辨護，復唆其黨羽妄造謠言，謂臣派兵輪往攻澳門，將構成中葡兩國交涉。幸澳門總督辦事認真，知廣東商民皆恨之刺骨，不足袒庇，我外務部復與葡使力持於內，乃於六月由澳門總督仍將該官犯交回。此遵 旨訊辦裴某之大略情形也。臣復查此案懸宕日久，皆由裴某不肯將過付之門丁交出，以致不能定案。其實該革員種種貪酷，雖能彌縫於案牘，實早傳播於商民。方其撤參查辦也，粵省人士無不交口稱快，其逃往澳門也，粵省人士無



不交口痛恨，其自澳門提回也，稱快復如撤任查辦時，觀民情之好惡，從可知該革員居官之如何。該革員猶不獨貪酷已也，最善倚外人以爲重。上年甫撤任時，該革員即求廣州口某領事前來潯州行營，向臣爲之說項，繼知無可解免，復藉洋界爲藏身之窟，始終欲挾外人之力，圖抗國法而逞奸謀。綜其貪酷狡譎，實屬粵省官場敗類之尤，即請立正典刑，亦不爲過，姑念繳過罰鍰，應懇貸其一死，相應請

旨將已革南海縣知縣裴某從寬發往新疆充當苦差，永不釋回，以儆官邪而紓民憤。至該革員繳過贖款，業經撥兌廣西軍餉，另案造銷』云云。奉旨：『著照所請該部知道。欽此。』三月庚子由粵起解，四月制軍復奏稱裴某發往新疆，現任新疆藩司吳某係該革員拔貢同年，在粵官首縣時，吳任臬司，交誼甚愜，到戍後必徇情優待，請改發伊犁疏入。留中。僕以疏遠小臣，躬蹈大咎，乃荷朝廷始終矜恤，得全要領，犬馬餘生，莫非出自再造，即使終老塞上，飲冰茹雪，固所甘也。

癸卯五月南海解任後作

### 翠林園柬張仲傑黎藹如

翠林園裏好銷憂，擾攘何煩夢九州。稅駕安知鵬鷄喻，凝神便作馬尻游。蝶能變化恆依枕，魚解深

藏不上鈎。況有張賓兼李主，朝朝相對泛虛舟。

### 病起

病餘睡起夕陽遲，野汐無聲自入池。萬事到今那可說，百年過半欲何爲。移花香遠嘖蜂至，種竹林成怕鳳知。別有幽棲塞胸臆，撥雲五嶽付筇枝。

### 雲錦泚觀荷花時園主人新逝

搗酒乘舟三日前，紅妝翠蓋劇鮮妍。誰知昨夜秋霜緊，煙水蕭疎接遠天。

### 讀相如文

漢皇英武真風雅，手筆長卿續楚騷。宛馬西來甘露降，神仙將相遜文豪。  
長門哀怨向誰論，妙筆能回主上情。但得黃金供取酒，何妨臥病謝公卿。  
神游造化隘紅塵，一賦凌雲擬大人。偶把姓名通狗監，略同方朔友星辰。

八月拘繫後作

東齋

朝陽入東齋，陰翳生光彩。斗室不盈丈，中有大瀛海。萬象互起滅，此心仍自在。窗前松與筠，柯葉冬不改。干霄青鬱鬱，勁氣貫千載。蒲葦臥荒溪，經霜色凍餒。尋畦得晚菊，孤根抱蓓蕾。淡泊乃本性，焉受塵埃浼。俯仰隨所寄，逐物真傀儡。

東齋，番禺署廳事後東偏老屋。余羈留其中已四閱月，偶至後園游覽，就所見吟此。自註

在獄觀書二首

清風滿戶牖，取用不論錢。披襟負牆立，煩鬱爲之宣。飽食手一卷，便到羲皇前。營營苦何事，得一喪其千。有人營救者力却之

溫飽五十年，童穉成老叟。開眼見饑寒，對面不援手。展卷遇古人，赧顏千載後。一念便及物，況乃沾升斗。

## 重九寄弟

掃地焚香日又斜，年年佳節總天涯。明朝特寄平安報，尙有詩情到菊花。

## 月夜聞鶴

墻角空林風露清，紗窗影落夜三更。踏枝睡雀寒生唳，老鶴摩天唳月明。

## 潮陽縣署黃老相公祠詩

井序

老相公，明末潮陽令君幕賓也。崇禎甲申，令君先死寇難。六月，老相公聞國變，具衣冠，沈所居井殉焉。井在署內，邑人覆井建祠祀之，靈異屢著，官民敬禮弗衰。光緒己亥四月末，余初下車，謁祠撰聯云：墜日抱虞淵，秋雨莓苔生井甃；招魂視湘水，春風蘭芷采江皋。復欲詠一詩以稱相公赴節之意，簿書填委，迄未握管。逾年調任南武去，耿耿襟抱。今年因事久繫五羊，秋風已過，冬夜漸長，一夕舍弟來視余，偶話曩迹，別後翦燈枯坐，微風扣簾，和以蟲語，境與心會，成此長句，擬刻片石寄潮，嵌祠壁，以酬

夙諾。夫滄桑之際，逸民義士，埋血九幽，冥沒闐寂者，所在恆有。後之人聞什一於千百，莫不心降神聳，森毛豎髮，其英魂毅魄，足以振疲茶而起頑懦也。如黃老相公者，名雖未顯於史冊，而邑之士大夫與官斯土者，攬山海形勝，抗慕往哲芳躅，其於韓昌黎、文忠烈，仰之如泰山北斗，而於相公亦幾以傳說列星視之，可爲海濱光寵矣。明季朝士擁節鉞，居綸閣，紆青拖紫，尊位重祿，一旦臨難，有赧顏賊庭者；相公當日以草莽布衣佐縣幕，無人士之責，升斗之俸，獨慷慨樹大節，以從屈大夫後，推是心也，是直以節鉞綸閣之殊恩異數報莊烈帝矣，何暇計及百世下有吊湘哀沅者也。然古今忠孝節義繫人心，維風教，卽以光昭日月而存屋社，表揚張大固牧民者之事也，用記緣起如此。『老相公』者，潮之鄉先民敬長老之詞也。吾皖穎、壽間向亦有是稱，童時見嘉、道間老輩猶呼某某爲老相公，今無聞矣。詩曰：

天壽蒼涼王氣銷，海棠零落帝魂遙。江頭燿火爭初日，嶺角遺民痛本朝。碧血并欄生紫蘚，幽憂湘浦采芳椒。最憐精衛填潮恨，重酌寒泉賦大招。莊烈帝益煤山海棠樹下。

久繫偶作

五羊匏繫又經秋，身世蒼涼類泛漚。燕雀華堂真夢宅，龍蛇大陸幻神州。山城射虎心猶壯，月夜聞鷄淚欲流。誰識楚蒙蕭瑟甚，南冠真箇作詩囚。

欲躡青冥攬紫霞，誰招碧海上靈楂。冷圭日至葭吹管，溫帶陽生李已花。心事屠龍耽佩劍，光陰野馬走飛車。當筵稍飲葡萄酒，單綽猶堪鼓一撾。

### 甲辰十二月十九日嶺南壽東坡

玉局風流八百年，銅琶鐵板豔神仙。自從奎宿歸真後，丹荔黃蕉第幾筵。  
識字便爲憂患始，烏臺特荷聖恩慈。雄風雌蜺閒游戲，更和柴桑五字詩。  
玉堂流落瘴雲邊，日觀朱明別有天。木杖銀槃尋故事，佳吟應與卯君聯。  
不問黃州與惠州，狂歌箕踞自梳頭。羅浮雲海雪堂雪，醉眼瓜窪小臥游。  
六十六年反化城，徑山禪老舊同庚。花猪鷄粥人間味，可憶佳兒玉糝羹。  
大峨鐘祥紗縠行，文星千載耀靈光。分明赤壁磯頭坐，腰笛稱觴一萬場。

### 東坡惠州儋耳遺像

萬里南來杖短筇，攜兒過嶺亦從容。割愁繫悶奇山水，千歲神游白鶴峯。  
合江樓下卽蓬萊，一枕清風夢未回。何事五更鐘動後，又燄諸芋到瓊雷。  
築室桃榔遠世氛，椰冠箬笠帶微醺。籐梢竹刺經行處，想見初過黎子雲。

### 送范仲林南歸並訊其兄肯堂近狀

高標久識范萊蕪，橐筆如君豈濫竽。竈下勞薪心共熱，門前舊雨眼中孤。年來時事煨榘，別後情懷旋轆轤。寄語伯華相問訊，茂陵春到病應蘇。

### 在繫聞子規

春到已三月，子規時一鳴。身羈慳遠夢，室暗覩微明。斗酒涵今古，繩床託死生。艱貞吾志在，不必勸歸耕。

### 在繫聞歌

吳娘哀怨寫繁絃，不到江南十幾年。今夜聞歌倍惆悵，春陰黯黯落花天。

### 聞有新疆之役偶賦

萬卷書能讀五車，西行萬里盡天涯。雪山瀚海閒經過，再到江南看杏花。

### 龔子興同年連夕過談賦此爲別

雲弋驚孤雁，風林噪晚鴉。明燈春夜雨，尊酒落簷花。未飲心先醉，相看鬢已華。鷄聲催曙色，分手便天涯。

### 目昏

三年磨折幾廢書，書雖未廢目將瞽。天公嗔我不宿塵，一泓秋水籠紗縷。老來萬事可糝糊，唯嫌開卷混豕魯。安得粉壁字如斗，面壁不用先生褚。我生目淫文字障，縱到西天非佛祖。但乞一放大光明，手寫蠅頭聚針黍。巖電下燭夜鴉驚，天花不墜淵魚覩。多聞雖愧左邱盲，蒙羞尙勝太史腐。



范肯老棄人間世將百日矣今夜揀舊稿見肯翁手批朱墨燦然不覺

出涕臥不成寐賦長句哭之

君披雲錦歸金闕，我犯風沙倒玉卮。絕域何心生馬角，殘編有淚灑蛛絲。方知執紼憑棺日，猶是高歌斫地時。人世音書多滯闊，況從泉路寄相思。

僕自粵將赴戍所，友人范仲林手

皇輿西域圖志一書贈行，曰：「子萬里行，不可無作；子有作，

萬里卽爲子有矣。」僕曰：「萬境入於目，印於腦，而達於心，其能肖境者，必能造境者也。萬里之境與人同，寸心之境與人異，吾但寫吾心而已。」僕初從學，家藏書史數萬卷，稍涉獵，恨不能徧讀。年十七游江南，讀諸史地志，又漸得泰西諸國方里表志，益歎坤輿彈丸，雖亥步不能窮也。近年西人乘汽船汽車，不期年遊地球一周，聞者驚爲神速。僕謂一身雙足之所歷，猶測繪者於大地河山描一線影子，周云乎哉？夫鳥飛最速，蟻行最遲，然以察地，則用鳥不如用蟻，蟻能附於地以盡地之凸凹曲折也。吾生於皖，奔走三十餘年，北至燕，南至粵，登泰山，凌滄海，自以爲遠遊壯觀，而雪泥鴻爪恐尙不及蟻之踰一垤浮一坳焉。夫齊、魏、吳、楚，中土之堂廡也；秦、晉、隴、蜀，則門戶藩籬也；長城，出陽關，憑陵戈壁瀚海，則遊無何有之鄉，放乎壙壤之野矣。吾儕幕天席地，瞠目雄視神州萬里外，能洞曉西北甌脫萬餘里者，有幾人哉？縲臣重荷 聖上覆載之仁，不膏斧鑕，而令尋雪窖於蘇武，追星漢於張騫，因之探訪神鼈，蹙蹋天馬，何其幸也。綜自乙巳年三月二十七日自廣州省城始，逮次年四月初八日至新疆迪化府止，凡三百六十五日，行一萬一千七百二十餘里，以我爲主，以日爲經，以地爲緯，就目所覩耳所食者，泚筆錄之，附以詩篇，他日金鷄賜環，玉關生入，當舉所錄以示仲林。



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三月庚辰甲戌朔，二十七日庚子午後，自廣州府經歷署出南門，至天字碼頭登舟。僕人李玉、天津人，李才、潮陽人來。和楚人同遣戍者，前左江鎮陳桂林一山，長解委員候補通判郭紹汀子芬，山東濰縣人；遂溪縣知縣凌以壇、杏如，河南光州人。南番兩首縣送至船內，久談始去。一山福建人，年五十三，由步卒隨蘇子熙宮保征苗疆，積功保至副將；甲申法越之役，充蘇軍統將，當前敵，紮關外，與敵人前後十六戰，克復諒山鎮南關，功居首，歷保提督。西撫潘奏稱陳桂林奮勇當先，力支危局，

恩賞黃馬掛頭品頂戴。初在越南祿岸縣開仗，小腹左大腿洞穿二彈，左手折兩指，腕筋俱斷，至今未復。因病攜一妾一幼子自隨，見者憐之。一山舉酒別同人曰：『吾以匹夫受朝廷殊恩，今荷戈萬里，效力邊陲，正吾志也。』余聞而壯之，因以自勵。有耆民十餘棹小舟至，堅欲一晤，監者叱之不退。余從船窗慰諭之，各泣不止。又有人送米三袋，生菜數把，置船頭逕去。仲弟來，共晚食。將別，鬱鬱之色可掬。余廣之曰：『人處患難，惟堅忍順受，便無入而不自得，反是，恐患難將有甚焉。修身以造命，悔過以回天，願共勉之。』屈子云：『苟余心其正直兮，雖僻遠其何傷？』遂別去。明日即還江南，以余近狀報老親也。

二十八日晨，開行六十里，至佛山。

## 出門放歌

梁鴻五噫因何事，王粲七哀殊可憐。白日滔滔流到海，黃沙莽莽遠連天。金尊美酒難成醉，丹竈奇方不羨仙。開卷無言見皇古，出門搔首已華顛。

### 過沈香浦

雨後靈洲展黛眉，石門斜照半開時。鑪熏攜有沈香片，撥棹清溪愧隱之。

二十九日自佛山行一百三十里，至三水縣。

四月辛巳癸卯朔，自三水縣行六十里至蘆苞圩，二十里至大塘圩，八十里至山塘圩，共行一百六十里。

初二日自山塘圩行三十里，至清遠縣。

初三日自清遠縣行三十里至峽山寺，七十里至橫石圩，共行一百里。午間過清遠峽，游飛來寺，採紫背天葵。

### 飛來寺

酣睡將及午，青山破夢噉。開眼凝碧灣，健步飛來寺。昔誦坡公詩，更讀禹峽志。仙人最談詭，拔宅小遊戲。浩蕩飄瞥間，吹墮五嶺外。標名福地後，往往洩靈氣。六鼈骨已霜，圓嶠將成市。石泉本清澈，觸物卽垢膩。祈佛轉風輪，再奮崑崙翅。招手鸞鶴游，永使塵踪闕。

初四日自橫塘圩行七十里，至英德縣。

初五日自英德縣行一百五十七里，至烏石圩。

初六日自烏石圩行五十里至白度圩，三十里至奶嶺，共行八十里。清遠英德一路山水奇秀，不減宗少文臥游也。

初七日自奶嶺行二十里，至韶州府曲江縣。

初八日住。

初九日住。

初十日自曲江縣行七十里，至周田圩。

十一日自周田圩行七十里，至始興縣。

十二日自始興縣行五十里，野泊。

十三日行六十里，至白羊角。

十四日自白羊角行三十里，至南雄州。

### 南雄太平橋步月

散步橋頭月，清輝兩岸同。孤城雄嶺表，一水匯瀆東。山近迎金馬，波澄臥彩虹。盲翁高興發，拍板唱玲瓏。

十五日住。

十六日住。

十七日自南雄州換肩輿行九十里至梅嶺，入江西界，青松夾道，三十里至南安府大庾縣，共行一百二十里。

### 梅關

宋史嘉祐八年蔡挺提刑江西，兄漕廣東，乃修嶺路，建梅關於嶺上，種松數百株，以分江廣之界。

函關啓後梅關閉，大長威稜泥一丸。五嶺東蟠秦戍遠，萬山北走楚天寬。枝頭春盡虛芳訊，衣上雲

生接暮巒。滄海樓船今孔道，洪崖蕭瑟夏猶寒。

## 大庾嶺

連峯夾峙見神王，斧鑿盤紆一線通。佗老蒞才能設險，曲江心事蕩平中。  
現行過嶺之路。乃張曲江開鑿。

## 嶺北梅

嶺上梅花近年徐花農學使補種，松之大者逾數抱，高十丈，約百餘株，豈蔡家兄弟遺愛歟。

關內梅花關外松，山深鶴去白雲封。芳情欲寄江南信，青子低垂綠意濃。

## 過嶺遇雨

連村掛綠五稜黃，六月牂牁水似湯。十有三年苦炎熱，纔過庾嶺便清涼。

十八日住。

十九日住。

二十日住。



二十一日自大庾縣登舟，行八十里，野泊。

二十二日行九十里，至南康縣。

### 南康道中

章水清清雨後黃，四圍山色黛眉長。農田不識溝渠志，自有天車灌地漿。

### 贛州

贛南形勝鬱蒼蒼，抗楚陵吳控五羊。欲識文成功德處，雙流章貢較深長。

二十三日自南康縣行一百四十里，至贛州府贛縣。

二十四日住。登岸游觀，七閩在其東，五嶺環其南，雲山圍抱，章貢奔流，最占形勝。

二十五日住。

二十六日住。

二十七日住。製竹肩輿自隨。

二十八日自贛縣行一百六十里，至五屬圩。

二十九日自五屬圩行六十里，至萬安縣。

### 由十八灘至萬安

亂石沿流劍戟攢，篙師嬉酒狎奔湍。最難青雀黃龍客，多少驚魂十八灘。夾岸幽居帶遠巒，上流明淨下流寬。礮車雲散風波定，也得收帆住萬安。

### 萬安得鱮魚

幾年活潑贛江春，細口修鱗白勝銀。何事泳游貪寸餌，輕刀飛雪渥饑唇。三十日自萬安縣行一百里，至泰和縣。

五月壬午癸酉朔自泰和縣行四十里，至神格圩。

初二日自神格圩行八十里，至吉安府廬陵縣。

### 舟過廬陵仰歐陽文忠公

雄文誰擯退之長，大筆惟公繼有唐。偶吐光芒驚竈婢，還餘涕淚寫瀧岡。寒江秋月愁遷客，白髮蒼顏說醉鄉。日暮扁舟何處泊，近城烟樹望微茫。

### 吉安得鯽魚

網得吉安生鯽魚，旋分河水佐園蔬。從來烈火膏煎裏，大半清流骨鯁餘。池裏仁心增我愧，座中人物到今虛。年來輕試烹鮮手，從此臨淵不羨魚。

初三日自廬陵縣行四十里，至吉水縣。

### 過吉永欲謁解大紳祠堂不得

學士祠堂何處尋，城隅綠樹晚陰陰。平湖斜照鞞紋細，遠岫新晴眉黛深。鳳閣銀章抒讜論，蠻荒丹荔助哀吟。手攀蘭芷江皋立，欲寄夫君感不禁。

學士爲一代才人，直言敢諫，奏牘具在，讀之神旺，明初葉之賈長沙也。乃以忠獲罪，竟至不得其死，悲夫！

## 舟過吉水弔文忠烈公

烟水荒涼故國秋，湖山平遠暮生愁。孤臣柴市衣襟血，淚眼蓮花海角舟。有死丹心存宋社，無情雪浪湧章流。分明屈子沈湘恨，忍過西江第一樓。

初四日自吉水縣行一百里，至峽江縣。省委汪六笙沈敬亭兩大令來，晤於舟次。六笙乃故友劉後泉總戎之婿，握譚甚歡。馳驛例由峽江陸行至九江，時予小病，胡中丞語廉訪，電諭兩大令准仍舟行，過省城就醫。江督周玉帥欲予到南昌小住，可與老親一見，當道矜恤流人，可謂至矣。

初五日自峽江縣行七十里，至新淦縣。

## 端午日舟次新淦邑宰周介人贈酒肴甚盛同行沈敬亭與介人有舊

### 賦此寄謝

天山萬里在何所，我行新淦過端午。荒江寂寞泊孤棹，那有綵繩繫艾虎。賢侯捧檄初下車，愛人除害今周處。已憐黃祖厄正平，更惜烏孫嫁公主。長瓶短榼何磊落，同行九人八人舞。小人少飲輒先醉，船

頭臥聽奪標鼓。窮途每遭俗眼白，千金一飯非小補。故人孫宰義薄雲，翦紙招魂到杜甫。隱侯今與令有舊，愛屋及烏誼亦古。二更水宿樟樹鎮，新月娟娟墮洲渚。

初六日自新淦縣行六十里，至樟樹鎮。

初七日自樟樹鎮行六十里，至豐城縣。

## 夜泊豐城

城頭北斗夜深斜，烟水平湖叫怒蛙。神鑿化龍難久閱，人閒何處覓張華。  
洪鑪鼓鑄合陰陽，紫氣騰霄自太康。忍見神州沒河洛，延津風雨斂光芒。

初八日自豐城縣行四十里，至長狐村。

初九日自長狐村行七十里，至江西省南昌府南昌縣。

初十日住。日暮仲若、亞農、伯愷諸弟自金陵來，夜登滕王閣，向老兵乞火然松枝，照視樓上聯額。下樓火盡，手摸東壁嵌橫石悉小字，仲若然紙吹讀之，盡五紙，乃陳檢討四六序文，王夢樓書也。

十一日住。

十二日住。

## 滕王閣

章江一洩千餘里，彭蠡北匯匡廬峙。大唐帝子蔚靈光，嵯峨高閣雲霄裏。雄文四傑振初唐，一夕風颿助馬當。秋水長天寫寥闊，珠簾畫棟生輝光。我來笠帶黃昏色，以手摸碑讀不得。西山日落烟光紫，南浦潮回漁火黑。北蘭寺古劫灰飛，桂殿蘭宮冷落暉。靈祠簫鼓蛟龍徙，舊館丹青蛺蝶歸。凌晨弔古江之濱，憑欄招手雲中君。金幢玉節紛來下，風馬雲車走百神。

閣舊在北蘭寺前江岸上，面對西山，與子安序中景物悉合。道光末年寺災，閣亦燬，始移建章江門外，徙江河神廟以成之。北蘭故址今已爲銅元局矣。

十三日住。

十四日住。

十五日住。

十六日住。

十七日住。

十八日住。

十九日自南昌縣乘官輪船行四百里，至九江府德化縣。

二十日住。淑兒自冶城來，夜半納涼江干，問爲文之要，曰積理。問爲人之要，曰見道。仲曰：文以載道，道不遠人。因論及家道盛衰，惟視子弟之賢否，何以能令繼世皆賢。余曰：此堯舜之所不能必者，惟修德立教，盡其在我而已。仲問古今文人以孰爲聖，曰揚雄韓愈，揚子察理微，韓子自負高。

二十一日住。

二十二日住。

二十三日住。

二十四日住。

二十五日住。

二十六日住。

二十七日住。

二十八日住。

二十九日住。

三十日住。

六月癸未癸卯朔住。

初二日自九江德化縣渡江，換肩輿行四十里，至隆通鎮，入湖北界。渡江時汪六笙立船頭，咏李于鱗  
誰向孤舟憐逐客，白雲相送大江西。句風利潮湧，音響入雲，余爲之起舞。

### 德化別汪六笙

弄人造化欲如何，歧路逢君快事多。滕閣捲簾朝喚酒，匡廬對鏡夜橫戈。棲烏楊柳金閨怨，天馬葡萄玉塞歌。忽被晴雲催曉發，離情分付九江波。

大江明月照潯陽，未聽琵琶已斷腸。紅袖青衫溢浦夜，吹笳折柳渭城觴。欲消馬角烏頭恨，誰贖蛾眉駝背裝。北望隴雲莫惆悵，君恩從古重沙場。

初三日自隆通鎮行五十里，至黃梅縣，汪六笙回南昌。



## 黃梅

堤外平湖碧似環，堤中稻水綠潺湲。數峯荒遠倪迂畫，知是黃梅附郭山。  
柁樓一睡三千里，扶入籃輿眼倦開。新雨泥深茅屋漏，黃梅風味似紅梅。

紅梅司屬南雄州。由廣東至九江均舟行，僅過嶺陸行九十里。六月初二日過江第二程宿黃梅。此後不見片帆矣。

初四日自黃梅縣行五十里，至宿松縣，入安徽境。

初五日自宿松縣行七十里，至太湖縣。

初六日住。

初七日自太湖縣行八十里，至潛山縣。

## 玉照山禮釋迦寺

袒胸指淨威儀，七寶樓臺白玉基。畢竟西天真樂土，魔王鬼母頌慈悲。

一峯蓬勃化城東，荆棘籐蘿欲蔽空。果假攀援凌絕頂，早呵電母喚雷公。  
初八日自潛山縣行五十里，至桐城縣。

## 山行

斷橋沙淨水清冷，隔岸茅茨晚誦經。微雨苔深山磴滑，一菴松竹閉門青。  
初九日住。

## 桐城雜詩

青纜布韞掛車河，雲錦屏開展黛螺。栲栳東來峯勢變，夏雲墮地海生波。  
名山淑秀毓文人，天柱龍來作勢神。我爲正宗求斗嶽，望溪惜抱兩嶙峋。

香草峯尖猿鳥啼，故人家住翠微西。長眠已熟珠江夢，小鳳聲清老鳳悽。

舊嶺南同官黃子惠家  
住香草峯下，子惠下世。

其尊人梅莊先生攜其孫  
饒余旅舍中共餐而別。

君熟黃梁我荷戈，九原萬里恨如何。牽衣各有閭門戀，死別生離淚孰多。

待翁詩字兩稱雄，摯老文章傳誌工。斗酒隻鷄虛舊約，巾箱遺墨燄熊熊。荆城江有蘭，號待闌，工書，而詩亦高妙，父執老

友也，歿已三十年，攀老去年亦故。

陶冲驛外雙白鵝，河水東流揚素波。過橋西挽盤石上，有女浣紗披薄羅。

聞到縱陽百里湖，荷花無際水平鋪。他年料理青油舫，踏徧螺山畫作圖。

龍眠山下野梅香，茅店檀槽勸客觴。卅載盧生塵夢醒，清歌依舊聽兜娘。桐城五里店小妓鳳娃，金陵產也，甲戌春過此。

曾奏一曲，今再過之，已三十二年矣。

初十日住。

贈桐城姚慎思並簡阮仲勉陳淡如兩先生

姚為學堂教習

六經灰燼收秦火，百代萌芽重漢師。碧海狂瀾吁既倒，青氈新理問誰知。精深舊學宏匡濟，忠憤雄

心喚夢痴。國器勉成同二老，中原人物霸王資。攀老書勉成國器額。

十一日自桐城縣行五十五里，至山舖。

山舖

回頭三十二年前，把酒山村遲夜眠。卻憶秋燕原上路，白楊吹雨草含烟。甲廉過此，阻雨留宿，孝廉  
身後一坏土，祇有白楊樹。夜夜號風，雨寤後孤燈明滅，鷄聲喔喔爲之悽絕。

十二日自山舖行五十里，至舒城縣。

十三日住。

十四日住。

十五日自舒城縣行五十里，至梅花降，仲若自金陵來。

十六日自梅花降行七十五里，至廬州府合肥縣。

十七日住。

十八日住。

十九日住。

二十日自合肥縣行七十五里，至梁園鎮。

## 西征別弟仲若

離合召悲懽，哀樂催人老。每聞家人至，便覺生煩惱。煩惱何爲生，不合無由離。合時縱談笑，將別蹙雙眉。牂牁春漲發，荔子味猶醒。訪我粵王臺，慰我楚囚泣。我探庾嶺梅，汝食淞江鱸。樓船泝揚子，飛過鄱陽湖。握手章江上，晚登滕王閣。南浦烟水昏，明月照珠箔。十日百花洲，美酒三千鍾。彭蠡明鏡裏，同看香鱸峯。我聞溢浦絃，汝放秦淮棹。溫語白髮親，游子好懷抱。我浮潯陽江，親尋射蛟臺。滄波騰雙鯉，得汝尺書來。飛轡皖公山，停車舒子國。天涯萬里心，夜雨聽不得。初傳南港柝，擬賦西征詩。清風吹汝至，茅店夜眠遲。賭棋破苻堅，戰勝肥水上。東門一揮手，風鶴猶悲壯。我涉濠梁水，汝飲惠山泉。爲語金閨婦，椎髻勤齏鹽。豐湖富魚麥，臨淮有田廬。霍邱北鄉  
臨淮岡爲語豚犬輩，賦歸真良圖。我攬中岳雲，汝挹太行翠。調帝明光宮，微官亦生計。心游皇古初，目擊滄海流。我志小天下，我身不自謀。坤輿首崑崙，關隴據其脊。萬派納歸墟，六鰲奠無極。我昔官潮陽，浴日海天低。千里復萬里，忽謫車師西。乙巳月在且，九日赤於血。喝人喘作牛，金石亦焦裂。炎涼一轉轂，容易秋風天。旭日明紫閣，微霜落藍田。計過皋蘭山，應醉茱萸酒。高蹇太華蓮，低折長城柳。汝聽金陵鼓，我出玉門關。天山嚼氍雪，瀚海唱刀環。漢主嫁烏孫，黃鶴歌慘澹。王道今蕩平，纏回在房闔。沾襟兒女態，投筆英雄心。側身望江南，短歌聊一吟。

二十一日自梁園鎮行六十里，至張揚圩。

二十二日自張揚圩行六十里，至定遠縣。

### 定遠道中

平岡起伏帶坡陀，一徑微茫出草窩。紅杏驛前時雨降，黃梨橋上聽秧歌。  
輕紈力盡汗如漿，六月紅塵道上忙。自有寸田離火宅，綠蕉陰重白蓮香。  
炎蒸初退晚風天，萬里征人緊着鞭。一水繞村松竹暗，誰家兒女鬧燈前。

二十三日住。

二十四日住。

### 牧童索書口占

朝逐東風來，晚荷斜陽去。短笛時一吹，松杉落空翠。

二十五日住。

二十六日住。

二十七日住。

二十八日住。

二十九日自定遠縣行四十五里，至封神鎮。

麻

麻之爲物外直內素，氣芳理密，故能抗炎祛邪，衣被天下，而近今詩人少詠之者。渡淮而北，櫛比岡野，道經麻岡，感而賦之，亦杜陵野葛、東坡老楮之義也。

麻岡鋪外綠成林，花開六月黃到心。腰鎌將秋卽割去，入池一漚飽風露。細縷密織瑩於絲，當暑披拂生涼颼。蕭疎究非紈綺比，正直那問蓬蒿倚。我家有田城東門，亦種數畦荒園根。老嫗揭皮杵作紵，東稽拈火照秋雨。

七月甲申壬申朔自封神鎮行六十里，至臨淮關。

臨濠

風起濠梁捲逝波，帝鄉終古白雲多。龍飛奮作中原雨，王氣從茲不渡河。芒碭風雲鬱不開，真人天授起臨淮。一般鐘室英雄醢，百戰山河換得來。

初二日住。

初三日自臨淮關行六十里，至麥嶺。

### 過淮至王莊

北渡長淮九軌開，中原葱鬱氣佳哉。琯弓駿馬馳千里，曾向天南局促來。故紙埋頭亦自憐，錦心繡口幻雲烟。彎強射虎何人事，撫髀驚過五十年。

初四日自麥嶺行六十里，至固鎮。

初五日住。

初六日自固鎮行七十里，至大店。

初七日自大店行五十里，至南宿州。

### 宿州過僧忠親王祠

四首

帶礪河山異姓王，艱難百戰固金湯。稍留英銳籌恢復，便告全功返廟堂。



天半靈旂風雨過，衰衣肅穆擁瑠戈。至今戰壘桑麻徧，碧血丹心奠兩河。  
北伐淮湘幕府開，湘鄉節制合肥才。佇看江漢波平後，終把黃河倒挽來。  
嚼齒睢陽地下雄，芳隣毅魄薦馨同。陰風慘淡雲車會，化作青天兩道虹。

初八日自南宿州行七十里，至七埠。

初九日自七埠行六十里，至永城縣，入河南界。

自粵垣至此，僅紀驛程，罕書事。

初十日晴。申刻宿永城雙盛店，爲入河南之第一站。

十一日晴。晚偶覺不適。午後永宰周大令世臣來久談。在粵將行，製青布囊二自隨，詩文雜稿悉納入，名曰括囊。奴子誤浸溼，余取作枕方覺，以火烘之，燒損數紙。戲語華封曰：『文字水火之劫，每在百年後，今親見之，可謂厄矣。』華封曰：『歷劫多者文字必佳，此傳世之兆也。從古文人有不厄於水火者乎？』聞之慨然。余事方急，當道潛搜睫菴稿，謂登白雲山過安期生祠遂詣九龍泉祈雨詩：「坐見蓬萊宮，桑田變旦暮，玉宇飛劫灰，王母淚如注。」又「下界幾焦土，上清但雲霧，醉時歌神仙，不自保憂患。」與人同感春詩：『河山忽破碎，光景無浮埃。』又「百鳥盡結舌，杜宇鳴悲哀」等句，指爲訕刺。幾與烏

臺之獄。友人言隄卷何人，得踐老坡故步幸矣。白雲面海，望見虎門大洋。九龍泉出摩星嶺下，爲白雲極頂。赤日久旱，嶺上草樹霧雨如注，非謾語也。

周大令挹廉興學，大府獎爲中州之冠。余往學堂視之，規模粗具，頗費經營。當今新舊交訌，是非蜂起，而興學尙武，自爲不易之論。

明詔方下，庠序如林，教法既同，其所成就人才亦必大略相同。當以篤實無虛僞之氣者爲上選。以中國疆域及人民性質計之，高等專科收效最速，必遲至五十年方能收普通之效。大令曰：『尙武之精神若何？』余曰：『速成亦須二十年，其時將如鬪鷄，士如木鷄，而政府諸公如深山道士，閱精固氣，清虛無爲，卻自有吹唇致雨，掀掌轟雷本領，庶幾其可乎。』

伊尹、太公、周公、留侯皆身爲臣子，其仁義智勇足以運動帝王，操縱天下，而與時屈伸，中無繫戀。唐宋以後，此等豪傑邈矣。廟堂於創劇之餘，毅然以練兵興學爲首務，學堂不能不立，亦不必爲此一事。疲精神，耗財賦，養成偏重之勢，流弊卽因之而起，國家制度與風俗好尙，凡偏勝之處，久必厭棄，皆此類也。泰西私家之學遠遜中國，故成才取才於官學，中國三代以來，私家之學徧於遐荒，士庶之家藏書動逾萬卷，私學人才足供國用，而精深博大有非官學所能造就者。今日一省一郡所設學堂，極力經營擴充，恐尙不及一大邑私家學堂之百一，而私家學堂從此廢棄者不啻百千矣。要在國家將爲學宗旨向

切實有用處講求變通，酌訂課程，頒布天下郡國，使風氣畫一，無人無地不可循而習之，再分別年限選舉考試，以輔官學人才之不足，則官私並重，互相補救，不致偏重而有所廢，蓋中國人才學術決非官學所能盡，不過藉官學以標準提倡之爾。至練兵一事，更爲立國扶衰之本。天下之患出於所備之外，而卽在於所備之中，既練重兵，必須齊一，君強則齊一之兵爲國家所有，國弱則何人能齊一之，卽爲何人所有，所謂困天下以養亂者，後患何可思議。廟謨深遠，固安得太公周公伊尹留侯出而佐理之也。

十二日晴發熱。延縣少尉劉君診治未合，將晚自服疏風清溼熱之劑而愈。

博羅張雋字效儕，貧而力學，攻詩古文詞，天文地志皆有著述，於西儒辯證尤斷斷。博一衿久阨場屋，癸巳甲午廣東鄉試，予充同考官，兩薦之主司，以艱僻野戰斥不中。學使張野秋尙書鑒拔幽滯，試竣奏保績學之十三人，君其一也。特賞教職，授東莞縣教諭，年近六十矣，蒞官七十日卒。君老而不遇，

感予知尤篤，庚子春來謁，執贄一金，闞者拒不報，徘徊戶外，予適自外歸，睨之，高顙削頤，頎然而修，目炯炯射人，曰此山澤癯也，胡爲乎來哉？下輿，請之入，縱談恨相見晚，留課諸子讀。君孤冷如鷗鷺而具鷗鷺之志，豪於詩而癖好予作，常秉燭朗誦，誦罷丹黃甲乙，密書小字如聚針黍，至深夜不倦。予雖耽吟詠，罕示人，以爲從吾所好，不必求人知也，不謂嗜痂有如君者。甲辰三月朔避地澳門，將行，聞君歸道山，緘五

十金寄東莞，懇邑宰速歸君骨於羅浮。六月自澳門歸，得其長子慶彞書，述遺命，丐余爲理幽之文，憐而心許之。未幾遠竄，途中檢前書事實已散失，今理舊稿，朱墨燦然，皆君手跡也。奇其才，悲其遇，而生死契闊之感黯然久之，述此以補食言之咎。君病肺，夜嗽不眠，銷滅臘立，奉檄將赴官，例謁大府，某廉訪見之，厲聲曰：『君豈黑籍中人歟？』乃正色對曰：『教官食貧，菜色也。』歸述以爲大辱，曰：『不圖一官污人至此！』余難初作，君殷憂廢食，疾益劇，殆余速之死也。

十三日晴。熱退，尙覺軟弱，將前方加洋參於朮服之，晚大愈。石延年幽州人，避契丹移居永。

午後聞鄰婦撻婢，慘毒無人理，勸之不聽，爲之廢食。天下自殘其類，傷天地之和者，無過於虐婢、虐媳，雖士大夫不免。爲官當愛民，居家當推父母之心以愛人。父母兄弟子女以天合，妻媳以人合，僕婢亦人合之一，而婦人每重女輕媳，至奴婢更虐待不如犬馬，任其饑凍，又從而鞭撻之。爲婢者本弱且愚，安能盡解人意？其年與力與己女等也，乃己女則視如金玉，奴婢則視如寇讐，其夫反從而助之，是何居心也！虐媳尙恐母家無理報復，奴婢冤慘至死，卽填溝壑，是天下之窮弱無告者，莫婢若也！先母李太夫人嘗言，天下最可憐者莫若弱息離父母，每十年內細數人家天亡者，婢與媳爲多，皆家主之過，故愛媳每逾於所生，聞婢被虐，必以重價購之。常誠諸子婦曰：「虐媳者生育必不繁，虐婢者家道必不昌。」至

言也。余嘗欲於鄉里立一卹婢會，饑驅奔走，未省何日能如志也。

十四日晴。仲修大令明日將先行赴汴省。午後周大令來。大令爲文忠公晚年卜居宿州，其長子仍回東阿，伯甥也。學行吏治俱有淵源，人亦明決爽雋，因詢其家世甚詳。文忠公晚年卜居宿州，其長子仍回東阿，次子卽世臣尊人，留居宿。文忠墓在宿境，宅在五柳鄉。文忠夫人仍葬東阿，宿與永爲近鄰，相距僅數十里。曹彬真定靈壽人，從太祖徙居永。李天馥合肥人，亦家永，有故居。

皖豫接壤，西瓜漸佳，永產尤甘美。余脾胃不能多食，每爲流涎。介侯曰：遠遜西域也。凡植物初生，必有原起之處，如人之土著然，然後蔓延四達。萊菔開胃健脾，食物上品，西蜀閬中縣河機關、秦中岐山益門鎮、湘中長沙、郎陵所產甲天下。閬中一枚大者重十餘斤，體長，頭青，尾白；岐山體圓，上紅下白，小者亦七八斤；郎陵體長，頭殺尾豐，純白。而每年各產一碩大無朋者，謂之萊菔王，重至六七十斤，長而青者，狀如四五歲兒，紅而圓者，出土時如紅衣小兒，蹲伏於地，亦偉觀也。青者宜生食，紅白者宜熟食。若某村得王，便支棚演劇爲賀，數日後，岐山則投於渭水，閬中投嘉陵江，郎陵投湘水，人不敢食也。吐魯番產西瓜，每年亦有碩大者，一枚重百斤，謂之瓜王。

十五日晴。頗健。晨倪仲修同周茂亭赴汴梁。張星東井工山水花鳥，著顏子釋一卷，入四庫全書，有

石龕詩草，姚山期評爲人品詩品中州第一，永城人也。午後爲人作書畢，步至縣署學堂，訪裘君泰齡、秦君寶鐘，均未遇，兩君見過亦未遇。秦乃家君任無錫所取案首，裘之尊公亦爲家君記室，品學俱優，不二年而故，時秦齡尙幼，回溯將三十年，二君相晤極殷諄，並以佳肴遺余。仲修名善慶，雲南人，安徽候補知縣，余過皖，奉委來護送，晤於黃梅，同行月餘，臭味頗投，今別去，賦詩贈之。周官千總。家君兩宰無錫凡十年，初於丙子四月下車，辛巳秋調昭文，在任六年，極湖山朋友之樂。將卸篆，士民攀餞，幾不忍去，賦四詩留別，和者數百人。家君嘗命福曰：『此我之桐鄉也。』丁亥秋先慈棄世，遂卜葬於錫之孫家灣。今晤秦裘二君，追念舊遊，復憶前詩，謹錄存之。自昔曾探鄧尉梅，惠峯經過小徘徊，舊遊綠水青山裏，浩劫紅羊白馬來。四海銷兵欣有象，一官捧檄愧無才。幸逢歲歲占魚夢，博得村氓笑口開。製錦辛勤學尹何，政平差喜得人和。春風桃李新陰茂，秋水蒹葭舊雨多。菴屋有情歌父母，菲材無計恤癡痾。此行應被湖山笑，鴻雪匆匆六載過。官衙住久卽爲家，贏得絲絲兩鬢華。開徑遍栽彭澤柳，看山時煮惠泉茶。權營子野三椽屋，待種河陽一縣花。瓜代誰知太匆促，臨歧拚與醉流霞。百里琴川一葦杭，留人小雨滯輕裝。官聲敢詡民歌暮，家慶猶欣世澤長。姜被慣聯兄弟樂，書田貪課子孫忙。祇慚此別無遺愛，留得青青數畝桑。家君嘗言：官不可欺民，我蒞錫最久而無惠政，故但流連光景，自道歉忱耳。南朝

裴子野侍郎曾借官地爲屋。己卯春，家君於無錫舊廡東北隅隙地，翦除荒榛，葺屋十餘楹，繚以短垣，顏曰且園。中構企復軒，種梅百本，繞屋徧植斑竹、梧桐、楊柳、松杉，西北隅種桑三百株，命予兄弟讀書其中，延山陽潘漢泉先生課字學，簿書之暇，偶一至焉。常坐石磴，語漢老曰：『此間佳趣，較之偶過竹院逢僧話，又得浮生半日閒，不差勝乎？』秦君云：『且園近已改爲公廡矣。』他日再至，常有『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』之慨。

無錫惠山寺舊藏王孟端竹罏山房圖，乾隆間燬於火。高宗因補圖不稱意，檢內藏王紱溪山

漁隱卷賜焉。

卷首題頓還舊觀四字，事詳縣志。

每南巡駐蹕惠山，皆有題詠。庚申亂後，卷散失，余以五百金購得之。

家君曰：『此

先皇宸翰，名山寶墨，豈可私諸，宜敬還之惠泉。』邑之搢紳先生遂具公牘立案，就

竹罏山房舊址爲屋以度之，亦名山勝事也。余三十年來，南北奔馳，而眷屬未嘗一日離錫，每過吳門，望九龍山色，如到故鄉，錫之人亦未嘗以寓公視我。家君云：『天下有好民，無好官，民無不愛好官者，理固然也。』

## 別倪仲修

六月初六日，青天懸半弓。桑落洲前買斗酒，握手同醉松滋宮。七月初七夜，眉彎橫如故。計程明日到符離，投轉留君不得住。我少遊京國，脫略厭朝衫。東吳山河風月好，玉簫金管彫朱顏。方強度五嶺，海窄羅浮狹。丹砂翠羽久沉埋，神仙亦厭蟲沙劫。天公呼我遊汗漫，天風吹上崑崙巔。中途與君一合併，黃鶴回首招青鸞。別後相思真闊絕，江南楊柳天山雪。舉頭惟有一輪明，千里萬里共圓缺。

十六日晴。卯初行，仍坐肩輿，以大車二載行裝。劉介侯華封，昆仲乘轎車，僕人乘大車。行四十五里，至樊集午飯。行四十五里，宿夏邑城內。知縣陶君炯，照湖北人，丁酉拔貢，曾應經濟特科，到任未及一月，送二筵。與一山同店，介侯華封，瑞齋觀察姪也，與余同邑。前在新疆候補，因事歸里，聞余遣戍，至金陵言於家君，願伴送出關。家君因余隻身萬里，介侯華封熟於關內外道路風土，途次所需，可預爲置備，感其誼，遂許之。余至合肥，二君追及，偕行至此。出永城北門約八九里，大道埂有古廟，爲詠一詩，似尙稱其荒僻景象。瑞齋前官馬耆府，著政聲。

## 古廟

永城北門外

大道埂邊有古廟，白楊綠柳饑饉叫。入門幾許泥菩薩，春雨淋殘秋月照。歎廊枯坐白足僧，偏袒右



肩不誦經。入城乞食忘乞火，冷飯汲井嚼曉星。

十七日晴。晨行二十五里，實有三十里。午飯三官集。行三十里，宿榴古鎮。天氣熱，酉初到站。

湘陰王秉英丁酉秋將出都，夢入古廟，劇樓懸一聯云：眼前天地手摩黑，望裏樓臺血染紅。漆板金字，醒以語人，咸傳誦之而不解其故，未幾有庚子聯軍之役。鬼神之機甚秘，而偶流露以示異類如此。

叔孫豹謂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次立言。孔門以四科立萬世制行取才之極。歐陽公以修之於身，施之於事，見之於言，分爲三途，又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。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，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。姚惜抱謂考據詞章義理三者缺一不可，斯言也。雖專論文章，而學術之本末源流已燦然大備。曾文正師其義，謂吾輩欲法孔孟，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。余竊以爲不刊之論。劉霞仙中丞則專主道德，謂德至文將不期而自工，其論與文正終身不合。近日南皮尙書謂存詞章卽以存道德，通人之論，若合符節。斯文存亡斷續，與斯民生死安危，國家治亂得失，極有關係，未可作騎牆模稜語混人心目也。年來鑒於場屋空疎浮靡之弊，屏棄八股，而矯枉過正不學無術者，欲並有用之文章而廢之，害道甚矣。

十八日晴。晨行三十二里。午飯芒隆集。行二十八里，宿歸德府城內西關。逼近西門途中有詩，寄永

城周世丞大令。晚莫君厚齋、李君晉卿來談。

將晚，同華封昆弟游西門關帝廟，內有義學，初改蒙小學堂，童子五六人，諸生某爲師，有授讀洪範者。余語之曰：『箕子乃遯於荒者，然武周之道，承之文王，訪於箕子，陰陽五行之理，發明自箕子始也。』箕子本洛書作洪範，常在文王演易之前，是爲中國哲學之始。周公制作五禮，經綸天下，多用其意。尚書諸篇多記事，惟洪範言理。人能抱道，何往不宜，東夷之封，西山之逃，其道同也。』塾師聞之欣然。歸寓已昏。

### 寄永城周世丞大令

大令文忠孫子親，王謝家有賢父兄。高勳衣被半天下，忠孝奕世猶專城。太邱門戶拱淮宿，桑麻叢深萑苻伏。文忠馬上親治之，甘棠陰留種花竹。飾經作吏第一流，籀書鞭撲玉堂羞。風流豪翰過乃祖，淵源外祖湯浮邱。

十九日晴，住歸德府，宋之南京也。首縣商邱，邑宰楊君清魁，保定人，癸酉舉人，庚辰進士。因病未晤。縣少尉來代爲周旋。午後發家書至，無錫，囑兌銀三百兩交西安新泰厚號。同一山往拜厚齋晉卿，厚齋未遇。回獨游宋氏先賢祠，神室中三龕，中座爲明宋莊敏公，左明福山令宋公沾，莊敏於福山令爲族祖。右國朝

國史院大學士宋公權。東楹一龕爲牧仲先生，均塑像。西楹尙虛。蓋宋氏先賢以德位重，非宗祠也。中堂三楹，左一碑記福山公，右一碑記文康公，卽牧仲父也。牧仲撰文，其子至書壁，上刊康熙 宸翰，已多殘損，懷抱清朗四字額尙全，天馬賦存二石。此二種墨蹟均爲余藏。西陂二大字尙存。宋氏先德名位兩隆，令人景仰，然非遭際盛時，明良遇合，亦安能震耀一時，使之無窮也。神室共五楹，中三楹，東一楹，上嵌橫石，刻宋氏十三世譜系圖；西爲祠丁所居。院中大皂角樹，心已全空而枝葉蔚然，猶有世臣喬木之思。徘徊久之，出已斜陽西下矣。西陂離城十二里。

二十日晴，住永城客店，見壁間懸狂草屏條，缺末幀，學懷素祝枝山，守法甚嚴，筆亦老健，若再參入二王，去其枯柴，加以腴潤，便成名家。詢之店主，呼爲王半仙而不能舉其名，到此訪之店主，並索他書觀之，知爲商邱人，名心友，號益齋，見小對二幅，學松雪甚工，已作古矣。將晚，同人至酒樓小飲，回寓車馬已齊，明早定行。

店主王敬堂負販三至上海，頗聞新學，余初下車，來謁，升自阼階，草笠卓如，布衫長素，坐而梁言，起而康趨，與之語，力主腦能印物之說，謂心無用。余曰：『君所私淑者固世界十九世紀中大有心人也。』莊子云：有首有趾，無心無耳者衆。張平子云：有胸而無心，不可節之以禮。帝釋謂心爲毒蛇惡獸，儒謂心卽

理也。或善或不善，莫不有心。余尙有心，安能愴悅憤恨兮去故而就新。」劉賓客詩，不改南山色，其餘事新。東坡云，京師萬事日日新，故人如故，今有幾。朱竹垞云，時日趨於新，未必盡愜吾意，所存往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敵，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，均有心人語也。

許仙屏中丞工書，深於柳誠懸。撫粵時，告予曰：「曾文正嘗言作書要似少婦謀殺親夫，人多不解，公曰：『既美且狠，』可謂形容盡致。」予曰：「不獨書法，詩文亦然。古今大家美且狠者，惟杜與韓。昔長

安名優十三旦演蝴蝶夢，桂雲演雙釘記殺皮，均極美而狠之態，不見此等脚色，安知文正措語之妙。」

凡能樹勳名修德業之人，其作字無論工拙，必精氣盤鬱，筋骨多於血肉，自然流露。昔曾文正見李文忠手書，決其必大用；彭剛直微時，衡陽高知府見其稿書，謂當大貴，且有功名，殆以此也。

昔賢未遇時，偶有吟詠，識者見之，能決其祿位所至。如「不嫌老圃秋容淡，且看黃花晚節香」，「不嫌寒氣侵入骨，貪看梅花過野橋」，類此者多矣。楊石泉制軍撫浙，掛吏議，左文襄奏請起用，賞四品頂戴，襄辦陝甘軍務，有句云：「上相籌邊未肯還，湖湘子弟徧天山，新栽楊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風度玉關。」文襄亟賞之。未幾復大用。周玉山制軍同治中以知縣往從李文忠於天津，渡海有句云：「蒼煙劃破浮雲影，多少魚龍側目看。」家君曰：「有此氣象，大用無疑。」今果然。

## 商邱城中聞筑

江南一瞥二十年，破山雲樹惠山泉。吳娘青絲掠雲鬢，歌喉低逐琵琶絃。醉魂未醒香夢幻，別有哀怨生情天。停車晚步闕伯國，忽聞高調西風前。音宏響厲近殺伐，悲風易水開別筵。酒酣耳熱觸幽憤，白虹上燭南斗躔。梁王消歇二千載，平臺衰草堆荒煙。角聲變徵震林樾，雕鷲驚起雲霄盤。渠黎萬里在何處，玉關遠與長城連。使我淚墮髮怒指，明月滿地不成眠。渭城曲，涼州唱，天涯斗酒同悲壯。悔將絲竹娛中年，恍聽<sub>去聲</sub>鼓鼙思猛將。

二十一日晴。卯正行四十里，至觀音店午飯，行二十里宿寧陵城內。縣令陳君紹漁，山東曹縣人，與寧相距僅四五十里，青豫接壤處也。自入永城後，沃野千里，秫菽豐收，沿途樹木葱鬱，有接陰數里者，中原氣象固非邊鄙所敢望也。夏邑商邱，繞城皆水，兼葭彌望，風景極佳，夏邑有水患，地勢較低也。

輿地之學，大同之始基也。不考輿地，不能辨種族，不能知性質，不能知性質，不能施正教，不齊其異，不能導之同也。西學新理，周秦諸子已發其端，惜未竟其緒造其極耳。中國輿地之學，惟騶衍能觀其通，衍之言曰：『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，名曰赤縣神州，乃禹鈸之九州，九州外有裨海環之，人民禽獸莫能相通，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，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環之，其外天地之際也。』騶子夜驗極星，晝觀日景，以九九之數測算全球廣輪，與佛說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，正中大洲大國凡三

千三百；河圖括地象言神州爲中土，東西南北更有大九州，語皆同。當時以爲怪迂，至今乃驗。衍之語闊大，必先驗小物，推而大之，至於無垠。衍非能躬歷而耳食之也，理想精微，由近知遠，由小喻大，自無不究其極爾。時論因西人制造攻守之法，與墨子近，遂謂出於墨子，非也。墨子之書具在，曲瑣繁重，用之攻守必敗，其意或有合者，其法則不可泥。衍所謂外九州者，卽今之五大洲也。東西往來，紆繞南大洋，風濤險阻，動以月計，其隔閼可通處有三：曰蘇彝斯河，曰巴那瑪，曰綏斯土腰。自蘇彝斯河大功告竣，利賚萬國，而綏斯土腰、巴那瑪亦因之開海渠運河。天欲混一全球也，必先予以交通之器，而後生混一之人。汽船、電報、汽車，交通之器也。天欲演成大同之世，人力焉能閉塞。客曰：何謂大同？曰：國與國角力，教與教角道，其始也力相敵者相持不敢發，持之既久，必有爭先發難甘爲戎首者。力與力較，必有一大力者出而統一之，此統一之一人，生於聖教，則宗孔子，生於釋迦，則宗佛，生於默伽，則宗木哈默德，生於天主耶穌，則宗天主耶穌。大力所攝，力無所施，育而爲智，必又有大智者出，舉衆教而合演之，於是道之最優者存，遂統衆教以歸於一，力無所角，教無所爭，此之謂大同。泰西進化之速，得於學者十之四，得於教者十之六。凡教皆有禁制力以遏其惡念，學有增長力以啓其良知，有學無教，增長而不禁制，有因學而滋其非心者矣，故泰西大國均以教爲初基，而輔之以學。士大夫學果日進，不妨菲薄其教，而平民得教之禁制，雖

不學亦不至於肆惡。諸教皆有禁制，惟孔子無之，大賢以上始可與言克己，聖道精深，宜於賢智，若以導民，反不如諸教之淺而易從，簡而易守。管子曰：『論卑而易行，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，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』秦西近焉。中國法律，究之已然，而不能禁之於未然，無教以助之也。將來大同之世，一人易，一教難，倘不俟其時，必欲強諸教而一之，則大亂作矣。禮曰：『修其教不易其俗，齊其政不易其宜。』此大同之極則，萬世不能易也。

黃帝畫野分州，得百里之國萬區。騶子謂如一區中者爲一州，最得井田封建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意。中國燕代、晉、秦、隴、蜀、滇、粵、閩、吳，周乎四紀，是爲一大區；區之中又包區焉，大者爲州，爲國，爲郡，爲師，爲鎮，爲道，爲路，爲省，爲衛，爲旂，次者爲同，爲邑，爲里，爲朋，爲鄰，爲通，爲井，爲旅，爲成。能成一區，然後生氣聚，民物茂，寒暑適宜，災沴不侵，可以扞禦，可以樂生。西北蒙番以牧畜爲生，不務耕種，擇依山跨水青燕彌望之地居之，謂之夏窩子，重巒合沓，積雪沒脛，而背陰向陽，入其中，平沙細草，和煦生春，牛羊糞厚積如氈，謂之冬窩子。推之江海，何莫不然，直而長者爲港，曲而深者爲澳，緣岸作之，玄形爲灣，洲嶼環峙爲島，束納衆流爲口，歧出而縈帶者爲濱，凡小山宮於大山，小水客於大水，可以泊舟楫，集貿易者，統謂之埠，西人最講商業地學，而我茫然，故海埠盡失。區之爲字，中藏多口，塞其三人不能入，虛其一我可以出，

形何肖意何妙焉，遵斯道也，可以經綸草昧，整頓河山。

二十二日晴。卯正行二十五里，至楊驛小坐，車夫飯畢即行，二十五里宿睢州城內西關。下午病水瀉六七次，州牧徐君佐堯號秋岩，代延士人徐禮南一診，其世兄其愉在省城師範學堂服於朮、蒼朮、猪苓、葛根、木香、藿香一服，略愈。

世界柔脆，惟堅忍剛強方立得住。聖賢看世界是病痛，佛看世界是缺陷，神仙看世界是虛花遊戲，各自求安身立命處以濟人。今日中國世界柔脆極矣，遇有堅忍剛強者當之輒碎，世變愈急，必有傑出之才以擔當之，亦不過堅忍剛強拚得一身而已。孔子曰：『吾未見剛者。』悼世變也。吾自恨柔脆，與子芳語，感而書此。堅忍剛強其妙用全在一柔字，老子旨也。黃石公記曰：『柔能制剛。』易曰：『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。』

午後檢篋中杜詩冊贈禮南，繫廣州時書也。人處憂患恐懼中，最易動心，心動則氣耗，氣耗則自餒，惟能讀書作字，則心息氣靜，一切自不干犯，雖在囹圄，自覺光氣不減，神明湛然，余於癸卯八月初見收，至乙巳三月離粵，約作二十萬字，周易、洪範、中庸、道德經、參同契、楚辭、相如子雲賦、李杜韓蘇詩、太極圖說，皆有寫本，字大徑寸，正書十之四，惟周易乃指頂楷書，蓋作字最要心定，稍一紛亂，便指鬆腕顛，不成。



點畫也，吾故常以此自驗。

友人某游學英、美、歸，出所著論說三十餘篇示余，余贊之，以爲亞於馬建忠。然泰西各國內政命脈，宗教源流，格致家析理，政治家立法，皆從反對處著想，因而利道之，整齊之，不肯以逆拒逆，此微旨也，尙未道出。一日問余曰：公自審何如？曰：太陳。又曰：公度余何如？曰：亦不新。友愕然，余曰：君所言猶同光之際外交家心得之新理也，施之今日已大不合。余舊處極舊，每厭聞唐宋後議論，若說新，則甲歲舊說已嫌與丙歲時局不合，各國國際日求日精，非此不能對付之也。友心折而去。

欲萬國太平恃公法，欲一國太平恃憲法，欲一國不失權利恃條約，然爭競世代，強者有公法，有約章，弱者無；弱者有公法，有約章，強者無；辦交涉者動云守定條約，試問條約果能限制人否？城下之盟與和平之約，本截然兩事，今將城下之盟作爲條約，所損已多，而奉行者又誤會拘泥，不能曉暢約義，以之交涉，是篙工御車，盲人校射也。余辦交涉，從不輕引約章，外人引約章以縛我，我反從而駁之，庖丁解牛，目無全牛，得間而入也。交涉二字各有實義，交者友道也，方交之時，同氣相求，既交之後，各得其所；涉者川行也，非涉不能知深淺，亦非涉不能獲利益。從來文字極有關係者無如約章，得失利病皆我身受之，三五字欠斟酌，便斷送數千里之江山，斬削數百年之國脈，虧折數千萬之財利，蹙礙億萬人之生命，思

之可危。李文忠與各國議約，每因一二字竭十數人之心力，窮日與夜，推敲磋磨，使就範圍，幸而得之，公喜見於色，相助者亦欣欣然有德色。余曰：『是放江河而吝瓶罌，祭秋毫而不見興薪也。』公曰：『狂生安知此中甘苦？爲今之計，宜設學堂，講求國際，從約章入手，逐條逐句逐字簽證註釋，心思要密，眼光要遠，一人發端立論，要多數人與之反對駁詰，刺之使無間，譬之使無憾，然後彙爲一書，秘密傳授，視爲科學，凡辦交涉，非學堂中人不得任用，能深入約章之中，然後能游乎約章之外，能游乎約章之外，然後能操縱離合，範圍不過，因應咸宜，此於無佛中求佛之微旨也。』書此以待解人。

二十三日晴，因病住一日，請禮南再診，將前方略易，余加肉桂四五分。午後瀉止，稍食炒米飯，漸愈。偕介侯謁湯文正公祠，規模簡陋。州牧因余病多住一日，而夫馬已齊，使家丁致意，余笑曰：主歌驪駒，客將何歌，遂決計行。

是日得仲若無錫寄書，老親以下均安。六月初二日自九江渡江，逾黃梅，入皖境，仲若自金陵攜一笠一席，單身徒步北行，晤於舒城南港荒店中，余慰之曰：『何自苦乃爾？』仲曰：『兄弟急難，忍求安乎？』蓋隱以孫君僑自任也。同行，自合肥連床數夕，別之日出東門，入茶肆，倚竹榻茗飲，弟誦坡公句云：『留連知無益，惜此須臾景。』余曰：『與君聚散若雲雨，共惜此日相提攜。』仲笑曰：『吾儕流落豈天

意，自作迂闊非人擠，將何尤耶？』弟歸耕之志甚決，余力言親老，須謀祿養，茫茫四海，何地爲家。奴子促行甚急，余立道旁，看弟行入秫叢，笠影出沒，久之乃登輿去。余於五倫均有慚德，一官小試，卽獲重譴，親年八十而不能養，自省何如，惟與仲若幼共學，長同奔走，悲愉迭更，友愛無間，豈天下人之有弟無如予季賢者。弟性刻苦，居家凡勤劬事，悉身任之，將艾未就一官，泊如也。嘗言我弟兄晚歲得於老親室內置一榻，共長枕大被，足矣，何富貴爲？自今思之，不知能踐約否也？

二十四日晴。病愈，辰刻行三十里，至榆錢午飯，四十里宿杞縣城內。省委王大令政敷號芷同，護送至潼關。芷同保定新城人，爲丙戌同年，平涼道，今官蘭州道。晉卿觀察長公子，篤實穩練，士氣可人，曾署新鄭，著政聲。杞邑宰孔君繁潔曲阜人，曾官首縣，人極開展，握談甚歡，留暫住一二日，贛程，婉卻之。李莫兩公明日回歸德，詢之輿夫，來回兩日共發一百八十文，沿途夫價無省於此者。騾車雙套一站給五六百文，至多千二百文。

予初見收，雷霆股怒，人人以爲不測之誅將在旦夕，而同輩中櫻禍糜軀者更日有所聞。余視死生禍福確有一定，飽食安眠，漠然置之，遂不免有狎侮憂患意，自問未得罪君父也。繼思古聖賢處憂患，皆震驚恐懼，岌岌不安，所以敬天命也，始痛自斂抑，作側身悔罪之思，奈克治不密，稍縱卽逝，仍時露骯髒

曠達語，亦生性倔強，有以致之，益知文王周公眞聖人也。痛定思痛，書以自儆。

## 過杞縣贈孔玉如大令

繞郭荷花照眼明，長堤楊柳亂蟬聲。風光又入江南夢，便欲爲氓老杞城。  
攷獻徵文神禹國，開宗論政聖人家。偶將治譜傳雲耳，種徧黃河兩岸花。

## 崇祠行 并序

僕過合肥，見李文忠張靖達諸祠，崇深宏麗，心竊壯之。及至商邱，見宋牧仲父子合祠，睢州見湯文正祠，皆規制卑隘而有樸氣，因作崇祠行。

聖皇神武除神姦，錦繡江山日月懸。龍飛九五在天上，堯舜湯武乘坤乾。民忘耕鑿帝之力，戶習詩禮時多賢。重臣方召植棠蔭，大儒閻洛綿薪傳。熊羆虎豹守禁籞，桑麻雞犬安閭閻。否泰循環陽九運，祖宗功德億萬年。小臣累葉席毛土，我生弱歲驚烽燂。宣王興周石鼓作，世祖復漢銅馬殲。運籌蕭張入帷幄，戡伐李郭揮戈鋌。礪山帶河王侯誓，寶玉彫弓孫子傳。已將汗馬耀書史，更錫飛翬崇豆籩。丹青將相

報功重，金貂部曲酬恩偏。豐碑鉅刻轟霄漢，崇祠大廈連雲烟。咸同翹企熙雍世，成康上溯文武前。質文古今實遞嬗，奢儉治亂相因緣。吟風弄月在陋巷，高牙大纛親寒氈。藍田山水近幽逸，絳帳絲竹終腐酸。商邱荒祠賸碑碣，睢州故宅猶歌絃。文治太平武戡亂，詩書戎馬時所肩。風雲淮泗佐王霸，淵源伊洛成聖賢。偉人問世必再出，嵩生嶽降開始安。雕梁畫棟一彈指，冷豚薄酒珍瓊筵。撫今思昔夜不寐，使我慨歎抽吟箋。

二十五日晴。辰正行三十五里，至韓瑤集午飯，行二十五里宿陳留縣。縣令孫君小秋浙江人，其兄小屏，光緒十四五年官天津知縣時，余叔父仿白公辦海關，頗熟識小屏，談及舊誼，殷殷邀入署小酌，因沿途罕入公署，婉辭。

近患齒痛，服涼劑，飲食不甘，行走力弱。枝葉動搖，傷及本根，有身與有國者不可不知此義。二十六日晴。辰刻行二十里，至太平岡午飯，行二十五里抵汴省，住南陸店。近晚極倦，食亦不甘，腹中餘滯未淨也。

余至汴省城外，見新軍營壘甚整。白楊林立，牧馬嘶鳴，而軍士面有驕怠之色。君子力學，將帥治兵，皆有分數，須自銖積寸累得之。顏子求仁，自視聽言動始；管子治兵，教目教身教足教手教心；孫子亦以

視心視背視左右手爲整齊之本。孔子曰：『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』漢詔非教士不能從征。學日新法日變，其意與道無不合者。萬事求諸身心，先精思而後實驗，自然廣大精深，兵其一端也。

太史公論蘭相如曰：『知死必勇，』推之知生必弱矣。賈傅云：『彼且爲吾死，吾故得與之俱生。彼且爲我亡，吾故得與之俱存。夫將爲我危，吾故得與之俱安。』兵亦猶是也，爲將者當爲萬人求生，爲士卒當爲一人求死，知生則驕怠，知死則謹而勤事，治兵者其知所擇焉。

二十七日晴。早起腹瀉，四肢熱，殆病水也。甚畏酬應。祥符縣鄭君鴻瑞號思敬，浙江人，來拜，謝以病。因有數日住息，力辭例送飯菜。鄭君爲己卯同年，聞余病，爲覓吳君蘭浦來診，方用柴胡、五味、乾姜、細辛等味，晚服，夜深大熱，腹瀉甚。

東坡嗜竹髓，屢見記載，罕詳其狀者。蜀與隴秦之交，有山綿亘千餘里，土人呼爲老林，產百藥，遍生細竹，蒙密巖谷。筆工取竹爲管城子材，竹內多髓，長尺餘，四足高二寸，小尾短頸，首與身齊，鼻孔翻向上，兩齒尖利，能療百毒。東坡詩所謂『兩牙雖有餘，四足僅能髣』也。性靈警，工穿穴，取者尋得穴，二人奮鋤力挖，颺覺，以前兩足穿穴，須臾丈餘，或入石罅，或洞穴逃，人不能及。春夏食笋，肥美如鴨，冬食老竹，以口齧斷，拖至穴內，乃去其枝葉，截爲段，長相若。穴內整齊如築墻，有儲有廂，彎曲隔別，井井有條。天之生

物，予以五常之德，略與人同，惜人能察物者鮮爾。

二十八日晴。未明卽洞瀉，微覺沉墜，下紅白痢。少許思敬同年遣人問病，告以故，復代延學堂醫官石君亮字炳南來診，改用蒼朮、滑石、括蕪皮、苦杏仁、川樸、陳皮、焦山梔、淡豆豉、雲苓、澤瀉、建麵一服。將晚熱漸退，夜中腹稍畏寒，又瀉三四次。

友人斥某將領不識字，以爲無用。余曰：不見西蜀安漢侯王平乎？所識不過十字，而口授作書，皆有禮義，使人誦史漢，備知大義，安可輕也。讀書識字人不必盡有用，可知不識字人未必盡無用矣。

論文須自出手眼，勿爲己見所蔽，勿爲昔人盛名所壓。古文自望溪惜抱出，可爲正宗矣。編選至古文辭類纂，可謂網羅千古精深博大矣。乃望溪獨阿一劉才甫，惜抱亦以之入選，才甫以評時文之法評古文，著語無多，能益人神智，其自爲文，筆氣流利似退之，而經史根柢不深，無精思內運，安能如退之字字噴薄出之也。舉此等文以示模範，是導天下學者入於支離淺滑。何以爲文？或曰：才甫上承靈皋，下啓惜抱，選才甫文，以述淵源而酬知也。夫惜抱爲文章正宗，上承秦漢，下續韓歐，豈才甫所能囿者？文章千古事也，難將一人手，掩盡天下目，必將才甫推而上之，以儕古作者之林，是愈暴其短也。精金美玉，世有定價，文章之在天壤，非可以意低昂也。惜抱自爲文及所編纂，無一不鑒人心，存古法，立萬世文章之正

軌，何獨於才甫而目眩也？此不可解也。予讀姚選，愛其精善，而惜其小疵，特書以相鏤。

二十九日晴。早起洞瀉一次，且重墜出汗，乃一瀉之後，至昏不再下。午飯一小盂，晚亦然。思敬言在江南時，極承家君器重，聞余在長途患難中，欲一見，可白大府緩其行，就余榻款曲絮語，乃去。午後石君復來診，方用杭芍、川樸、焦查、青皮、煨木香、括蕒皮、蒼朮、帶皮苓、澤瀉、滑石、神麴，服之夜眠。

吾友費配懷太史嘗喜讀龔定菴詩文，間以語余，余曰：才士也，余亦好之。初讀愛其奇警豪邁，欲有所作，至心怯不敢下筆，再讀之則奇警者盡側媚，豪邁者或逸而馳矣。試取太史公韓昌黎文讀之，有一語不平正，有一語不恰如人意者乎？乃至有意求奇，便是才力不足。如犬逐兔，如貓捕鼠，如獺刺魚，靈便狡捷，何嘗費力。任天下奇才博學，萬夫之乘，百年之業，伸紙落筆，不過如此，多讀古人文字自知。自東漢至六朝均不善散體單行，其奇特者半是駢體。昌黎出始將駢散陶鑄爲一，直接周秦西漢，然其出色之作，亦只平淡耐人咀嚼，何嘗有意作奇，驚人耳目。吳塾父言曾文正作墓誌碑銘，必繙閱昌黎文數十過，始落筆，既成篇，又繙閱如初，始加點竄，爲文之難如此。文字感人不在于奇特，余每讀熙甫周孺人事略，退之女擊壙銘、書張中丞傳後，六一翁瀧岡阡表，未嘗不淚盈眶，文在真，不在奇也。今日有友示近人魁星樓記，驚以爲奇，其實不中程度，舉此告之。



八月乙酉辛丑朔，卯初起瀉一次。思敬復遣人來問。早食粥一盂，午飯半盂，晚粥兼麵食少許，胃口漸旺。石君又來診，將前方酌加焦於朮、米炒潞參，去蒼朮、木香。是日見客頗多，客去閱書作字如恆。

杏如盛稱衛生學，余曰：衛生卽養生也，衛者扞其外，養者全其內。然養生不如樂生，樂生不如忘生，忘生不如無生，此義惟佛能知之，聖賢但言養生樂生而已。

有友性隘，聽讒言，憤與人忤忤，後又自悔，偶以語余。余曰：病根在不知言，故冥然罔覺，不知言安能養氣，故悍然不顧。嗣後聞言當察，能察自能知，能知自能擇，是非了然，則氣自平。鄒陽云：『偏聽生奸，』莫若勿輕聽，則諸病自絕。

初二日辰正始起，瀉一次，食粥照常。昨晚芷同語子芳，前月餘有陳史二君，汴省同官也，曾任某邑，相接代，一夜史已醉，因事訪陳，陳已臥，史坐候，噪之起，陳強起，出與語，甫就坐，窗外有聲慘以厲，四鄰皆驚，燈光爲之昏斂。語畢，陳送史出，將啓門，聲又作。史回宅，次日卽痰厥卒，陳亦病幾殆，不知是何公案也。介侯昆仲患腹瀉，贈以正氣丸厚樸，余仍服昨劑，甚安。

唐宋後儒者議論有極深切著明而實與三代相背者，如柳州論封建，荆公論理財，東坡論養士，皆非三代聖王本意，而於後世情勢實合，其言究不可廢。古今事變不同，學者須有卓識以會其通也。

初三日夜眠不熟，已初始起身，微汗。汴委吳大令德貞，汪守備繩武來晤。吳癸酉舉人，前署靈寶縣，年近六旬矣。借車往載黃河水，澄而清之，煮茗甚甘。石君復來診，用六君子，加川樸、括蕒、只殼、建曲。腹微痛，加桂薑，飲食大進。到汴，足不出戶，詢之友人，如豐樂樓、玉津園、艮嶽諸勝，悉就湮廢。宋一代君臣寬仁簡靜，士大夫宦遊所至，探幽選勝，發爲詩歌，潤色承平，而官民相安，無刑罰之苛擾，罷官後亦多作寓公，不歸故里，蓋時爲之也。然百餘年後，一遇外患，遂不能支，或亦怵惕振作之意少歟？荆公百年無事筭子，於宋累世因循積弊，言之深切，目光如炬，突過坡老，奈病是藥非，投之無效，轉以增病，貽千載守舊之口實，惜哉！宋之不振，新黨舊黨，厥罪維均，獨歸咎荆公，未足服其心也。兩宋士大夫只是矜名尙氣，無堅忍不折之志，雖賢如伊川、君實、李伯紀、趙文鎮亦不免，憂患猝至，有不潰裂者乎？

### 汴河水烹茶

隋堤楊柳一千里，涼蟬斜照秋風起。東西大道直如絃，走馬來飲黃河水。汲水帶得明月歸，畫簾綺席生清輝。貯瓶澄去泥六斗，冰甌輕瀉霜花飛。高陽酒徒招我飲，當壚醉倒游仙枕。清風吹面不知醒，歸來卻煮龍團餅。過江六月急西征，鹹苦那復避溝阬。願借魏王五石瓠，上不許龍王慳一甕。

初四日卯正起，早粥午飯均甘，仍服前方。華封病痢劇，爲之酌定一方，因昨方太寒滑也。晚與凌郭二君擬訂初十日起行。

友人問泰西國債民債利息若何，就所聞答之，曰：泰西各國民借民債，律例分二類：一曰貿易債，一曰家用債，貿易債者，歸商官辦理，若爭訟至官，不干利息之高低，照所立合同判斷，若無合同可據，以一年五分子金爲公允。家用債者，屬國家，裁判官辦理，年息向不越五分。舊有索息過多治罪之條例，今已作廢，無論貿易家用之債，惟以合同判斷，或國家銀行借民債，亦遵此理斷，並無律定之息，各國皆然。無論官民借債，皆應立合同，定利息之分數，此合同隨意斟酌，絕無勒限。民債利息之高低，惟看市內金銀之多寡，及官民借債之安危。國家借債，大要關係內外政情，若一國起釁端，則各國股票公所所有該國之股票價值，決其將落，新債之利息決其將高，譬如該國每股一百兩，取年息三分，如遇國幣空虛，則股票之價跌落，然利息仍年取三分，倘跌至七十或八十兩一股，則每股每年之息約在四分左右，欲再借民債，則利息以四分左右付之，方有人買票，故有票落利高之說。各國所借國債有永遠付息而不還本者，其法最善。各國以法國債款爲最鉅，然民亦最富，故國家永遠借之，年息不逾三分。奧國借票出四分，年息，俄與日本年息皆在五分左右，民間私債年息五六分，歐洲美洲民借民債年息亦在五六分左右。

至別洲債主無保可憑，又市內無多金銀，則息自漲。印度及緬甸常有八九分之年息，銀行洋行亦如之。尙有絕遠之地無大銀行開設，民間無處通挪，有放債者，即借之則息必昂，此弊最難禁止。聞新疆南路，無論漢纏及印度人，皆按月取息一錢六分之多，越南亦有印度人放債，以田地收成作押，若年荒即將田地抵還，必須金銀富足，廣開銀行，始能敵之。民間有銀欲存銀行者，另有理論。泰西惟國家銀行方准出銀票，私家則禁。各國律例，國家銀行庫內，應照銀票所值之數，藏現銀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，如國家銀行應付十萬之款，則出三十萬之票流通於民間，一俟出盡，庫內照例存二十萬現銀，餘下十萬准作貿易以博利，故國家銀行不必存民銀。百姓若欲存銀於國家銀行者，或不收息，或取年息一二分，歐洲上等私家銀行付存銀息一年不過三分，此其大略也。

初五辰起，炳南復來診，服高麗參邊桂六君子，加甘菊括蕒皮，精神較好。今午杏如來，立日圭取影，曰：日中矣。余曰：日無早中晚，人各就所居之地以爲早中晚耳。日繞地球西人謂地球繞日，只在赤道北二

十三度半、南二十三度半內，往復上下，不能逾也。欲求日中，當於南北極及赤道之中線求之。一年祇有二日，每日祇有一時，一時祇有一秒，東半球有此一秒，西半球亦有一秒。日至東半球，則西半球暗，至西半球，則東半球暗，互爲晝夜，其明線暗線漸進漸退，與行光照定物等。試將五洲萬國之時表，按地球

形勢列作一表，自了然於目。

初六日頗適，瀉止，食亦進。停一日服藥。將晚發金陵，無錫兩信。汴省到鄭州一百四十里，鄭有火車站，兩日至湖北武昌，由武昌乘江輪直達九江。憶自六月初二日由九江渡江，至七月二十六日始到汴，曠日持久，公私勞費，若乘火車，僅四五日程，而言者必曰：非馳驛不可，拙哉！此後眷口往來，定由此道。由汴省到西安十八站，不過一千二三百里，兼程十一二日可到。是日未刻雷雨，泰西謂雷擊人，乃觸電氣，無關神明，此語中國早有之。老子弟子文子曰：『倚於不祥之木，爲雷所擊者，皆偶觸其氣。』凡西人格致哲理多中國諸子所已言，要亦西人理想所及，非沿緣中說也。

初七辰刻起，甚健。午後炳南來診，方用潞參、野於朮、木香、陳皮、杭芍、括蕁皮、麵包、只殼、法夏、川樸、雲苓、遠志、麥冬，服之加健。兩手心常患熱，自服括蕁皮四五劑，熱便減，能清脾肺熱也。一老之壻劉大海太守由湖北來，午後晤談，眉宇間時露英氣，年三十四。晚至一老處答拜，回寓子芳復來，言庚子二月縣李氏婦有二子，一七歲，一九歲，婦一日忽向所親借快刀，詢所用，以切菜對；夜未半，其夫在母房，忽聞其子發聲慘劇，知有異，驚視，則婦已將七歲者殺死，九歲者方在血泊中相撐拒，婦將其頭顱亂斫，血肉狼籍矣。婦平日甚婉順，問之，類瘋癲不自知，有時醒悟，亦知哭泣，報官無理法。子芳以爲係濰縣妖徵。余

曰，此等非常變異，其應恐不僅在一邑也。其夏遂有拳匪之亂，應入五行志。

初八日辰刻食粥，午刻芷同招至景福樓會飲，肴饌極佳，黃河鯉尤冠絕。出門時雨甚，飯後仍未止，欲往觀劇，未果。

友人扇頭書『太華西南第幾峯，落花流水自重重，幽人只採黃精去，不見春山鹿養茸』一絕，作杜工部詩。余曰，此東坡書艾宣畫四首之一。宋人慣將坡詩作杜，天聖間李受晤北客杜師顏，謂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真貴人句，八字最響，覓句當於此類求之。按少陵詩無此句，乃東坡題虢國夫人夜遊圖句也。又五代趙巖畫人馬圖卷，藏余齋，屢見著錄，後有松雪書東坡題韓幹牧馬圖七古，亦作杜詩，王穉登跋云：杜集不見，以爲散遺。蓋東坡詩文曾經燬禁，必有人將坡詩混入杜集以傳，不另標姓氏，致有此誤。惟天聖在仁宗初，何以坡詩已傳誦人口？又米元章書李漣華月照方池賦，行楷墨蹟全學蘭亭，刻入壯陶閣帖，乃前書月照方池賦，後題作李漣華，宋人刻本詩文，俱先人名，下連題目爲一行，元章故將華字移作人名，然宋不重考據，亦於此可見。

初九日辰起，檢點行裝。午後又雨，將晚子芳杏如來知會，改十一日行。今日身體甚好，飲食亦加。炳南午後復來診，方略同前。余自甲辰秋後所作詩已積數十首，度嶺西征，途次復有作，到汴後託芷同覓

一鈔手錄成冊。患難道途中，所歷悉具，將寄示弟兒輩也。午後進之來，夜雨甚暢。是日爲先母李太夫人諱日，焚香望禮。小病初愈，宿垢全消，日食所納，以淡薄養胃，覺清虛之氣，油然而生，充溢胸膈。竟日無來客，惟取新舊稿收拾點訂。午後靜坐，市黨都寂，偶聞蒼蠅觸窗，撲撲如鳴小鼓，怡然自得，將傲羲皇上人矣。列子云：孩抱以抵昏老，幾居其半，夜之所餌，晝之所遺，幾居其半，疾病哀苦，亡失憂懼，幾居其半，量十數年之中，適然而自得，亡介然之慮者，亦亡一時之中爾，則人之生也奚爲哉！反復此語，輒爲出涕。

三代以前，士皆躬耕而食，後世悞會『不家食吉』之旨，輒以口舌于人，列鼎而食，風斯下矣。孔顏勝人處，只是能飯蔬飲水，簞食瓢飲耳，不但養品，亦可養身。養身以淡泊爲主，每食作十分計，宜食植物穀稻品七分，蔬菜品二分，食動物脂膏品一分，此一分脂膏品猪肉須擇筋肉，俗所稱脊脊肉者佳。每日約取十兩，割去脂膜，以葱薑黃酒揉盡血汗，加南腿數片，海味少許，入磁罐封固，投沸湯中，以文武火煮至三大時之久，取出加鹽醢少許，清澈作淺綠色，以此湯煮菜蔬最良。食牛羊宜海味姜棗，燉法同前，鷄鴨亦然。每餐於五者得其一足矣。當力戒赴尋常筵宴，水陸雜陳，調治不精，每見夏日主人延客，次日必有一二病者，蓋久坐傷神，食多傷胃也。孟子曰：『食色性也。』人知戒色，不知戒食，食戒不慎，害等於色。飲食之費，至成周已極，外饗掌賓客殮饗饗食，羞用百二十品，余恆疑周官中類此者，皆歆莽僞造，非武

周本意也。近日士大夫事事欲改良，而於饗客一事，誇多鬪靡，勞民傷財，牢不可破。昔曾文正知其敝也，欲加裁抑，於是有五簋八碟之約。余親見當時貴人希文正之風者，其五簋中魚翅一品多至三四斤，蒸肉滿一籠，有用燕菜至十餘兩者，其名爲儉，其費更甚，而其勞神傷胃也亦同。余有句云：自笑此生不負腹，曾貯寒菜三百畦。今訂食譜，雖去孔顏遠甚，而士大夫果能行之，亦尙無所苦。養生宜慎出入，出入以嗇爲主，入不齋則外盜侵，出不齋則內藏溢，外侵內溢，氣弱神昏，欲其能勝憂患，慮事變得乎？

初十日早陰雲未雨。各物檢齊，專候登程。同人議明日若晴定起行。午後書近作四幀，贈炳南，聊答謝忱。一老芷同子芳杏如午後來久談。

介侯問導引之術能長生否，不死果有術否。余曰：人能於生時欲死卽死，必能於死時欲生卽生，人於死時不能生，猶於生時不能死也。欲求長生，其術在先求速死。竊爲東坡「長生未能學，願學長不死，」下一轉語，東坡所謂長不死者，文章道德也。

十一日巳初行，出汴省西門，門衝宏深，爲東南罕見，惟金陵聚寶門堅實雄壯，則又過之。各省城郭塘堰橋梁多明初所造，見明史，至今磚縫堅整如新，非財力極盛時不能成也。城內經山陝會館城隍廟均宏壯，而城隍廟前牌樓尤鉅麗。行宮在大梁書院前，因病未能瞻仰。出城行半里許，卽隔水，沿途一



望，白草黃沙，不長五穀，成林者皆棗樹，紅簇可愛，車夫以鞭取食之。行四十里，至韓莊尖飯，已過午，飯後行三十里，將晚抵中牟，寓西門內。縣令周君常炳，天津舉人，病痔不能出見。余同華封登西城闕遠眺，沿城數里皆柳陰葉林，風景殊佳。復至城隍廟，各碑林立，明正德年行書一碑頗工，皆半沒於土，屢爲黃水所淹也。城內房屋多沒河淤中，加築增高。中牟祥符向係膏腴，近已瘠苦不堪，黃河所至，附近百餘里內，浮沙厚積，不能生物。距河遠者泥多沙少，便爲沃壤，宜麥豆，沙淤處若種菓樹棗梨楊柳，必易成林，惜中原官民不講求植物，竟成廢棄。

十二日晨行三十里，至白沙午飯，行十五里，至圃田小住，卽周禮所謂豫州藪澤也。往謁行宮，宮門前照壁一座，第一層宮門三間，中左右三門內垂花門一座，中門大上微圓似圭，內爲第二層，正殿三間，左右廊房各五間，殿後垂花門一座，同前。第三層正殿三間，規制較前殿略大，有廊殿，東壁有小院，再東與殿同廊齊脊，有殿三間，殿東壁外又一小房，與正殿皆一廊相通，有小圭門出入，西亦如之。正殿左右廊房各五間，而廊房背後同牆一脊，又各有廊房五間，卽東西院偏殿之廊房也。正殿廊下東西各一圓門，通東西殿，與正殿東西廊小圭門齊。行宮之制，大約本三五九之數，以合陰陽闔闢也。梁柱磚瓦皆不堅實，規模亦隘，現已損漏，任貧人困臥，不一二年將圯矣。又行二十五里，至鄭州，次西門外客館。鄭

素產米，奈連年水旱，今年四月始升爲直隸州，轄三縣，由開封府地劃出。初通火車站，一切加繁劇也。夜作書寄無錫。途中距鄆約二十里，見西南有長山連綿不斷，自鳳陽至此千餘里，始見山也。

仲來書，言在廣州別時，諄以修身造命悔過回天相勉，別後細思，凡一家門祚之衰微，子弟之不善，皆父兄之過也。中國今日屢經創敗，中國之恥，乃士大夫之過也。引李二曲學在反身，道在守約，功在悔過自新，而必自靜坐觀心始，靜坐乃能知過，知過乃能悔，悔乃能自新等語爲證，因言今日欲行新政，須自士大夫知過能悔始，一人之心能悔，天下之人皆新，與顧亭林天下興亡士與有責焉語合。余竊以爲確論，綴而錄之。

天下橋工最堅鉅者惟閩與吳。吳工高聳，如虹腰掛漢，多作一洞；閩工則廣長坦迤，如青龍偃臥，其爲洞由三四至數十不等，尤重基址，濬之欲其深，培之欲其厚，鎔之欲其固，築之欲其堅，石段層疊，復錮以灰粉，滲以油絮，灌以鐵汁，使百千萬億之石合而爲一，以故衝波濤，敵風雨，載物負重，歷歲月而不壞，甚矣前人心力之雄也。己亥六月，余在潮陽，奉府檄至饒平理案，行經湯溪，距饒平城四十里北岸有橋焉，橫亘南北，長三四百步，寬容五馬，夾以欄楯，工石堅緻，嶄然如新，共七八洞，而每洞於橋脚上流各樹一掌，下穿重淵，上出橋面，作劍背式，以劈流而障橋，嵯峨聳峙，幾於華嶽三峯入目，氣爲之壯，惟北岸橋堍達

岸處爲迴流所激，已崩拆，以致全橋廢棄。至饒署，言於黃子惠大令，檢志書，乃道光二十年後縣令邱君所建也。余曰：乘此修補，工力尙省，再遲十年，將波及全橋矣。因捐資爲倡，屬子惠集其成。余回潮十月，子惠遣方紳來見，並持一冊，已募得千金，告余曰：海禁未開，閩粵孔道，公私往來，全恃此橋，自橋壞行旅不便，沿岸別闢小徑，崎嶇險阻，並南岸舊路而廢之，今補橋擬並復故道，聞之快極。逾年工歲，同官過者稱便，每向余道之。子惠囑余敘緣起，書之碑，植橋側。未幾，子惠去任下世，余亦難作遠徙，偶憶及，記其崖略如此。

晚間諸友齊集，閑談京津繁盛，各道生平歡樂事，因聯軍之役，滄桑浩劫，風景頓非，同深慨嘆。有友言收京之後，創深痛劇，必有維新諸大問題，新舊之際，必有大風潮，是可憂也。不佞曰：果行新政，果有大風潮，尙是好消息，但恐懲前車之失，望風而靡，緘口而息，決東則東，決西則西，將維新作口頭禪，作終南捷徑，並風潮亦湧不起，便是可慮。友曰：何以言之？不佞曰：月暈而風，礎潤而雨，見微知著，可於人心士氣覘之，吾但願斯語之不驗也。乙巳八月十二夜。

十三日晴。一山小有不適，住一日。早起發家書，下午陰雲，同次海出門散步，往眺黃河。歸寓共食，久談，至子夜倦甚。芷同杏如來訂明日准行。偶閱班書河間獻王傳，有修學好古，實事求是八字，爲漢學入

門要旨，人人人口頭語悉有所本也。

禹定九州，皆以水分野。中國水之大者，曰江，曰河，曰海。江利多害少，海有利無害。漢唐以來，河患日增，中州以東無寧宇，而魚鹽之利日普。近年防河未已，防海日急，且恐河流順軌而望洋之嘆將與終古。黃河二千年來，水之患四，因治水而益其患者六，皆繇之罪人，無禹之功臣也。治河無善法，惟賈讓三策，範圍百世，然猶不及孟子行其所無事也。一語爲桶底脫，惜無大智慧人隻手挽狂瀾耳。任水所之，略加疏導，不與水爭地，以治河之費，爲移民之費，約省十之五，而民與河皆得所矣。世無禹與孟子，誰解此無等等咒耶！余在陸豐，行金廂海岸，句云：蹤其所至隄防之，欲挽狂瀾不在手。范肯堂驚爲大句，許仙屏中丞見之，笑曰：汝作河督，便不作此語。余曰：能作此語，焉能作河督。中丞曾治河，頗著聲績。

### 鄭州望黃河

積石導源歸大海，宣房負土困中原。薪芻民力今難繼，疏鑿神功古尙存。一曲南來蟠二華，萬靈東走下三門。遷流可有廻瀾日，白草黃沙霧雨昏。

十四日晨起，吃粥遂行。出城十五里，至三官廟集，出西寨門，卽入鴻溝，車轎俱行溝中，兩岸土壤壁

立，無頹裂痕，高或百尺，低亦數丈，寬處五馬並行，狹僅容一車，預候寬處交讓。溝內時有積水，緣坡登岸，一望平原，菽黍連雲，路僅一線，下臨深險，卽漢楚所割之鴻溝也。又行十五里，至須水鎮，午飯，鎮有寨，磚石砌成，雄峙類名城。飯後行四十里，至滎陽城，宿西門外。邑宰張紹旭號序初，湖北武昌人，來晤。鄭州滎陽東門內皆有石陂，層級而上，由東至西，愈行愈高，不虛也。

### 鴻溝

終南太華天下脊，嵐翠岩嶢接二室。良山凝峙兌澤流，分取黃河一枝脈。龍門外抱天作隣，虎牢中控地爲裂。首銜函谷貫灑汜，尾閭直注圃田澤。揚珠搗玉冠中原，敖倉輓運關中實。憶昔雌雄爭楚漢，鴻門宴罷隆準逸。手劃河山衣錦歸，美人帳下重瞳泣。君不見秦皇英武謀萬世，小築長城作房闥。皇威今播天山外，直取鴻溝會萬轍。吁嗟乎，牛涿安能困龍虎，沐猴無乃井蛙匹。

十五日辰正行，今日宿汜水，僅四十里。夜臥榻上，蔽苴穉席未去，爲臭虱所苦，將明始酣臥。行二十里，飯於野店，復行二十里，至汜水城，宿東門外。仍行溝中，稍寬處有人家池樹，間有穴居者，風景頗佳。有時肩輿出溝行平原。黍米黑豆葦麻子，已熟未收，青黃彌望。節屆中秋，征人高興，幾忘之，晚見月圓，始悟。

邑宰孔君心泉廣達，曲阜人，邀余入署晚飯，並多住一日，婉謝之。

十六日卯正起，辰初行，過汜水城，度烏沙河，入虎牢，皆土山，凡登五嶺，過鞏關，計三十五里，至老鸞坡午飯。坡頂有行宮，飯後登坡四望，乾端坤倪，軒豁呈露，黃河繞坡脚，白氣蒼茫中，舟楫隱現。緣坡開作田，方野層疊，林木蒼翠，到目如畫，卽古之成皋虎牢也。中州平陸千里，此爲西上第一險隘。成皋本石溜之地，而韓之取鄭，從成皋始，大擅地利也。有謂坡上鞏關卽虎牢關，而土人則謂虎牢實在汜水西門外二三里，初入溝處，兩坡夾峙，中有關門，輒蹙遺趾尙可見。借芷同瞻仰行宮，前豎牌樓，第一進宮門三間，二進正殿三間，東西廊各三間，三進正殿明五暗三，殿基高廠，距全坡極頂，黃河如帶，青山如環，一似天造地設，特怡天顏也。何蟻叟成皋詩『土如能化石，虎牢卽劍閣，石如能化土，岷峨卽鞏洛』。到此方知其論創而確。下坡行十餘里，漸落平地，黃河外抱，洛水內縈。又行二十五里，順坡而下，路頗平迤，至鞏縣東門外，市廛尙盛，入東門，門洞土塞其半，聞四門皆然，防水患也。城內人烟寥落，蓮塘櫛比，紅妝雖卸，翠蓋猶擎，蓮子沿門出售，香嫩可食。人家門與水平，游魚振鱗掉尾，唼唼菁藻，咀嚼菱藕，極似江鄉風景，亦西北罕見者。出南門，宿客館，邑宰遣人來迎，詢之來介，名舒泰，號心泉，奉天滿人，癸未進士，癸酉舉人，因病瘡不能出署。店後山岸如削，半夜雨。

天以疾疾愛患待聖賢豪傑，爲古今不易之局。吾二十前處貧賤，五十後遭患難，貧賤至饑寒交迫，不畏溝壑而畏屈辱，患難至死生呼吸，不畏鼎鑊而畏屈辱，萬念灰冷，惟此念不冷。至於貧賤使子弟向富貴人告貸，患難使子弟向權勢人求救，尤爲酸慘。太史公曰：『知死必勇。』曾文正常勸人耐貧受辱。非知死不能耐貧受辱，非耐貧受辱，不足言勇也。能打破此關，便一生受用不盡。予初離粵，入清遠峽，訪飛來寺，雖對名山福地，而胸次迫塞，山自山，我自我，故有青山破夢驢語。度梅嶺，謁張曲江祠，其時小極初愈，微雨新涼，肩輿行萬松中，清風吹面，忽忽睡去，自顧身是嬰兒，熱如探湯，忽墮清冷淵中，涼氣沁頂門，一悸而寤，開眼南安城郭空濛如畫，忽有所悟，如蠖之出蟄，蠶之脫繭焉。過南昌登滕王閣，飲百花洲，簪組雜沓，舳舻交錯，浮彭蠡，游石鐘山，望匡廬彭澤，想見陶靖節、虎溪和尚、李太白、蘇東坡一流人物，萍塵軒冕，嘯傲烟霞，何等風概。予無故自尋縲鎖，入牢籠，拖泥帶水，萬金之軀輕於一擲，便自笑自悔。抵潯陽，留十餘日，湖口至九江，外江內湖，乃羅、彭、楊、李諸帥百戰之地，曾文正所謂割肝膽，判吳越，終古不得合併者，今則波平烽靖，柳暗花明，闌闌喧闐，桅櫓櫛比，江山到眼如膏沐，蓋承平四十年矣。日與友人入南湖，泛小艇，沿綠荻花楓葉間，惟見大江颿影如絨，五老踏雲欲來，大孤小孤臨水相嫵媚，清風脫至，兩岸珠簾搖曳，時聞琵琶聲，而白司馬移船招紅袖故處已不可復識。將行，命仲弟回建康省親，至無錫取

書史，有欲伴送出關者，悉謝遣之。將渡江，南海同官呂鹿笙暨亞農伯愷兩弟送至江干，鹿笙曰：行矣！今人適數百里，出門惘惘，有別離可憐之色。今子適萬里，獨無幾微見於言面何也。余曰：躊躇畦苑，遊戲平林，詠歸高堂，安神閨房，吾不如子。黃鶴一舉，今知山川之紆曲，再舉今識天地之方圓，壯游萬里，則子不如吾行矣。而今而後，請勿以爲念。伯愷曰：送君者自崖而返，君亦自此遠矣。於是送者皆含淚望江水，不能交一語，余漠然也。既登舟，金陵書適至，淑兒示予，忽念萬里行，老親咫尺，不能一見，不覺泣下沾巾，爲此鬱鬱者累日。過桐城，見龍眠山水奇秀，栲栳香草峯下，耕夫野老，皆有隱君子風，益恨入山不早。至濠梁，毒暑，從人有病者，休一日，偕華封騎驢謁明陵，羣峯遠抱，淮河前縈如帶，平洋一突而凹，其中形如仰釜，而俯納萬象，卑而彌尊，卻自具鞭撻風雲，駕馭英雄勝概，惟二百七十七年，傳十七帝，寵任宦寺，戮辱賢良，類皆德不稱位，豈亦山川之氣爲之歟。渡淮，一望沃野千里，鷄犬相聞，桑麻被地如綠雲，便有蹕厲中原氣象，得句云：北渡長淮九軌開，中原葱鬱氣佳哉。六月紅塵，揮汗如雨，至永城歸德時，感暑溼，遲遲其行。七月下澣，抵汴垣，患身熱下痢，服藥十餘帖，宿垢乃蕩淨。中秋前三日，發大梁，行八十餘里，入鴻溝，昨晚宿汜水，晨興涉烏沙河，陟鞏關，踞虎牢成臯之巔，右俯黃河，左揖嵩嶽，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，而氣象又復一變矣。此後扣函谷，越潼關，秋高氣爽，日與終南太華相晤對，當更有乘鸞仙子，控鶴真人，招



予作汙漫遊者。西上，一步高闊一步，一步自在一步，宋賢句云，從前枉費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，非親到其境不能道也。此貧賤中之自得，患難後之真樂，心與境會，神與天遊，不足爲外人道也。特書之以寄吾仲若。乙巳八月十六日。

十七日早仍微雨，辰末行十五里，登高望宋仁宗諸陵。又行十里，至黑石關午飯，旅店面河而居，修竹繞簷，風景清曠，流連不忍去。飯罷渡洛水，滄波浩渺，相傳卽李郭同舟處。渡後沿北邙南趾，洛水北岸行，十餘里，至孫家灣，又望宋陵。午後共行三十五里，至偃師縣城，宿西門外客館。邑令張君子峯，山東人，宋陵背嵩而洛，陵前有山逶迤，土人指爲玉帶山，又呼洛水爲玉帶河，出鞏城後，行溝內，兩岸壁立，黃土結成，如奇峯怪石，上有叢草，青翠娟娟，乃知大小李、劉松年、王晉卿、趙王孫、金碧山水，悉本於此。兩岸相距寬者數十丈，至百餘丈，中嶽紫蓋、天柱、太室、少室均在望中。道坦夷，余易車而馳，奴子探頭頻顧，蹙之墮車，西行奇勝，令人目不暇賞。昔太史公年前二十，南游江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規九疑，浮於沅湘，北涉汶泗，宜其文之雄哉。一統志：北邙山在洛陽北，後漢成陽王葬於北邙，其後王侯公卿多葬焉。

## 首陽山夷齊廟

寸心慕黃虞，眼底無武周。至人識君父，千駟真蜉蝣。酒池肉林禍已極，孟津大會風雨集。救民伐暴乃至仁，亂臣賊子有口實。叩馬諸侯驚，非痛湯祀亡。誰能識義士，仗鉞老鷹揚。尼山論定垂萬世，申生伯奇其苗裔。周粟何苦薇何甘，首陽配嶽箕山礪。

## 北邙山

大河東去晚烟昏，洛水微波帶遠村。黃土漫漫秋草合，人生到此總銷魂。

十八日早晴。辰正行三十里，至義井，午飯再行，經管鮑分金處，紆徑往遊白馬寺，殿宇宏闊，塑像莊嚴，後爲毗盧閣，閣基踞高臺，類覆道階而升。僧人住閣之東西廡。閣下有北魏七佛碑，已三斷。與住持小談而別。晤搨工劉克明，自言家有龍門二十種各拓片。共行四十里，入洛陽城，卽河南府首縣。縣令徐仁麟號定甫，常熟人，來晤，諄留住二三日，邀便酌，堅辭不獲，明日當一往也。將晚又雨，宿南館，窻前綠竹數竿，極幽靜之趣，對之塵氛頓洗。舊友汪灼齋新鼎來見，詢知分府在此。

昨日將夕，遙望嵩山絕頂，披白雲如絮帽，晨霽初陽，瞭峯明霞翼嶺，巖壑呈露，蒼翠極天，如亘青城而排玉案，其方削如壇，疊立如屏者，是爲中嶽中峯，固宜降生碩輔而薦福帝王也。憶癸巳春，余由黃浦

渡海至五羊，二月初六泊香港，出視羣山明淨，草木可數，惟負海一峯，豐隆突兀，衣被樓閣，點綴星辰，而自肩以上沒於雲以自晦。舟子曰：春霧迷漫，煤熏奔赴其頂，不易見也。次晨攜文兒立柁樓下，祝曰：南服神山，豈一經割棄，遂無真面目示客也。余此行亦非草草者，倘自垢，有如日入船，少頃，文兒奔告曰：山雲淨矣。出視果然，復祝曰：山靈果不拒我，當再隱現。已而三現，復沒於雲。文兒欣然，余忽悟曰：此韓公禱衡山，蘇子見太行故事，其爲遠謫之兆乎。小子識之！至今萬里之行，天乎人乎？

### 由鞏縣偃師至洛陽

囊有百金輕萬里，逐客無家亦自喜。東南山水但清麗，偏促英雄老髮齒。神靈西北帝王都，尺地寸天證經史。成臬阨塞虎牢險，九曲更帶黃河水。戎衣一著周定鼎，債臺旣築秦成壘。澗瀍王氣難久埋，春陵鬱鬱真人起。風雷士卒幻蟲沙，帶礪王侯等蜂蟻。北邙春草秋更綠，珠襦玉盃出泥滓。崧生嶽降闕精靈，寶冊金繩罷封祀。銅駝荆棘沒何處，寧論金谷迷片址。行人指點宋陵園，數堆落日荒煙裏。龍興虎視付杯酒，一派微波弔妃子。

十九日住。午後往晤劉太守，

時官河南府知府，府署新修，大堂前牌樓書天顏咫尺四字，卽行

宮賞還者。太守父獻夫曾官津海關道，余從父仿白爲理關務，余亦數過從，時太守尙未冠，其師劉丹亭乃丙戌同年，每至書齋劇談，今相距二十年矣。晚至徐大令行衙宴飲，肴饌甚精。大令明幹有吏才，而熱腸好友，席間約定明日往遊。關帝塚龍門山諸勝。

## 洛陽

河嶽英靈蔚紫霞，經營太保會書車。九州神鼎開周宅，六合黃圖繼漢家。馬踏斜陽金谷柳，鶯啼曉露玉川花。顧瞻新邑渾如昨，父老權傳駐翠華。

## 洛陽河神廟

翠華巡幸處，恩禮遍羣神。玉馬遵王路，金鱗幻法身。安瀾懷禹德，瑞雪靜胡塵。聞說鑾輿過，黃

龍擁護馴。九月十九日，聖駕幸伊闕，夜大雪，及渡黃河，有河神現身，類大王將軍者五六，附御舟，人咸見之。

二十日辰正出南關，渡洛水，行十五里，至關帝林塚，入內瞻拜，正殿極宏壯，有坐臥觀書等像。院中古木蒼鬱，最後卽帝塚，繚以紅牆，中爲墓門，塚上羣樹攢立若蓋。閱文太守記，辛丑年兩宮巡幸

時，賜帑千金，又捐募鉅款重修，故壯麗如新，爲東都各寺院冠。碑多不及細閱，相傳當時東吳歸元於魏，魏以降禮葬於此。歷代崇奉，規模雄闊，非一時所能增飾。出林後行十五里，登龍門伊闕，伊闕者，伊水從中出，兩山相對，望之若闕，北流出龍門後，東流匯於洛水，洛東流，至偃師，匯於河。水經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，蔓渠山，陸機云，洛有四闕，斯其一焉，是亦可謂之洛闕也。水經注云，東巖西嶺並鑿石，開軒高，蔓渠架峯。今萬佛三龕爲西嶺，香山寺爲東巖。初登西嶺，歷石級而上，石壁高插入雲，鑿爲三窟，卽三龕也。三大佛各踞其一，有侍立諸菩薩，均就山石雕成，圓體如塑，高數丈，龕頂及四壁另有淺雕各佛，無一不莊嚴如生，具天人表，乃北魏時精工妙手摹肖諸經像成之，決非唐宋以後所能奏刀。三龕而外，但有一石卽有一窟，有一窟卽有一佛，大者至數丈，小者數尺至一寸數分，無一不窮極神妙。余從北巖沿山脚河岸向南行，至山之西南隅，約三四里，仰觀懸崖陡壁，無寸土，全山一石結成，而玲瓏剔透，高下層疊，散爲無數之石，就石開竇，卽竇成佛，如恆河沙數，不知幾千萬億，亦無一像雷同者。飯後渡伊水，登東山，游香山寺，有白太傅重修香山寺記，汪士鋐大書，刻十二屏門，至今未損。書法圓渾，遒麗得瘞鶴銘，定武蘭亭神髓。堂內供香山居士神主，佛殿上懸 純皇帝賜額香岩淨域四字，體肖褚虞，遠過董趙，並懸 兩宮賜額三，與僧長隨茗談，憩息炊許。下山渡回西巖，乘輿歸，行至洛水南岸，已昏黑矣。回寓晤一老芷同。

訂明日起行。褚中令楷書伊闕三龕佛記在第三龕外北石壁上，龍門二十種亦在西山，距三龕頗高遠，工人以木架梯而上，始得拓，余在巖下遙觀，不能至也。宇內以龍門名者，難以指數，禹鑿黃河之龍門，在陝西韓城境，兩岸陡峻，中開一峽，河水自上而下，境更奇闢，若枚生七發之龍門，但云下臨百尺之豁，不言黃河，應指隴州之龍門洞，至今梧桐連陰，有鷓鴣鷄巢於其上，汧水出焉。宋邱真人修道之所，與枚賦景物悉合。

二十一日辰正行四十里，至磁澗午飯，有行宮。午後行三十里，至函谷關，飛樓聳漢，峽路通車，攀籐披棘，陟乎層巔，西望新安，城闕冒落日，熊熊如火如車輪，東望山環澗繞，中有白光一線，縈紆蜿蜒者，來徑也。關樓已圯，惟存順治年間重修函谷關一碑，此非秦之函關，乃漢時楊僕恥爲關外民所築也。自鞏假以西均土山，卽北邙綿亘數百里，亦不見石，惟此關山石雄峙。關內里許卽新安東城樓，正塞關口，高峻得勢，幾於萬夫莫開，項王西上，秦兵扼諸侯兵於此。城內古廟多殘毀，市廛亦不盛。住西門外客店。西門樓刊峭陵風雨四字，明日將過二嶠也。縣宰言君有章，字審博，大興優貢，子游耳孫也。風雅淹通，工小楷，能詩，乃范肯堂吳摯甫弟子。聞余至，一夕兩來，久談不肯去，促之始歸，多情好事，非俗吏也。

二十二日辰起，巳正行過二陵，一南一北，突兀相望，二嶠在雲霧間，嵯峨隱現。左傳：『瞻有二陵焉，

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，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。『元和郡縣圖志：』東瞻至西瞻三十五里，在秦關之東，漢關之西。』南望日色，陰慘，黑雲如蓋，豈項王阮秦卒故地歟。三十里至鐵門午飯，東南有棋盤山，卽王喬爛柯處。出洛陽後，澗水自西而東，紆迴萬山間，日來數渡。過麥仁嶺，相傳光武麥飯處。居民猶漉麥仁，加玉露薑豆煎湯餉過客。行六十里，已昏黑，宿澠池東門外，破屋支帳禦寒，未明卽起，連日仍行溝道。邑宰楊蔚字蒼亭，江蘇進士。按光武至蕪蕪亭，馮異進豆粥，至南宮，異復進麥飯，因復渡滹沱河，在今直隸真定境。

二十三日辰正行四十五里，至觀音堂午飯，冒雨行二十五里，雨甚，山路崎嶇難行，至破石驛，無店可住。芷同商之驛丞，寄宿行宮廂房，仰瞻殿宇，雖結構不宏，甚爲整齊。將晚雨益甚，行李車仍向民房栖止。將近破石，雨中峯巒蒼翠，林木蔥鬱，似江南而氣象雄厚，宜爲翠華駐蹕也。行宮三進，正殿三間，前殿三間，東西廊房各三間，宮門三，沿途所見，此乃完整者。破石本隨破石塢，唐破石縣故地。連日觀洛陽西來山勢，中幹自太華東行，再結崧岳，黃河在其北；自潼關起，得邙山綿長，背障黃河，南跨洛水，直至成皋虎牢，洛水入河，邙山始止；而澗水由西至東，紆曲萬山間，八水交匯，同入於河，鍾靈毓秀，三代以來，帝王將相，文人名儒，萃此千餘里，宇內壯觀也，安可不一履其地。夜晴見星月。

二十四日早起，陰欲雨。辰正行過硤石關，二十里至張毛，有行宮。又行二十五里，至磁種，午飯，行三十五里，至陝州城，入東門，出南門，渡澗河，行四五里，至南關，宿客店。硤石關應卽古石壕村，杜詩「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。」一統志謂在陝州東七十里。自辰至酉雨不止，山路崎嶇，泥滑難行，夫馬極苦。張毛、磁種均行深溝，兩壁赤立數十仞，仰天僅一席。將至磁種，以西十餘里，景象蕭瑟，儼然邊塞，中原之外郭也。草木甚稀，人民悉住土穴，附近州城，樹木漸盛，黍穀在田。洛陽以西之路，澗池至新安九十里，山路多碎石，溪澗曲折，向稱難行，而澗池西至磁種，僅四十五里，若遇久雨，往往遷延負轍，八九日不能進。自入鴻溝，凡城池民居，悉在溝內，低平寬廠，兩岸相距甚遠，卽以岸爲外郭也。

二十五日雨未行，諸友聚談甚歡。一山言某年粵東某山出禿尾龍，經省城赴海，西人輪舟大副以礮轟之，龍怒掉尾，將西關民居商舶掃蕩一空，香港亦被害甚重。此事未久，粵人咸能道之，南海畧尙有報災檔案。昨夜夢有人送古琴二，較常琴爲短，琴枕漢玉，精極，外匣尤滑澤，彈之音響奇逸。又南田仿大痴青綠山水，濃重如染，一小幀。又紙本花卉似系碧桃海棠。又石谷山水一長幀，着色濃潤，風塵奔走中，忽作清夢，惜夢中之物不能舉示人也。將晚雨止，夜見星，午後爲言審博書、鴻溝詩，橫幅。又爲潘祝農書夷齊廟詩，小立幅。西人謂水族無龍，卽見之亦目爲蛇，蓋飛龍在天，實主中夏，非海外所能有也。六月初



七日未申之交，行近潛山城四五里，夾道皆渠水，忽烈風雷雨，掀輿掣蓋，余赤立道旁，頂上電光熠熠，黑雲噴涌，有白龍露一爪，垂其尾，鱗甲森張，蜿蜒夭矯，渠水皆立，輿人禱且泣，余笑曰，蒼生待澤久矣，顧舍江海而取溝洫，龍之澤可知，尙作怪駭人耶！登輿不顧而去。

二十六日早起，陰雲欲雨。辰正行四十里，至曲沃午飯，冒雨行二十里，至靈寶縣城，宿南門外客店。將到靈寶，溝道有狹者，不容一車。民夫陳姓年十八，面有菜色，體無完衣，詢之，乃四川廣元縣人，三年前年荒，其父予錢二百，饅頭一，令其出外度命。聞予至，候於河南府城，昨自陝州充擔夫，定價三百，而夫頭僅給小錢二百文，負荷四十斤，途雨難行，輿夫代肩十餘里，余見而憐之。彼言得錢二千文，至西安則鄉人多可結伴歸矣。爲買棉襖褲各一，攜至西安。陝州系民設夫馬局，應差夫一名三百文，轎夫每乘八名二千四百文，局中夫不足，必須由縣代傳，少一轎請縣傳夫，竟費至五千八百文，據云，即十千亦不能不給。途經各縣，有由縣自賠夫價者，有由民間每日繳役費由官自僱者，有逕由民間設夫馬局供差者，但官收費而僱民夫，民間往往故昂其值以挾制官，若由夫馬局自應，而官又故多開夫馬車轎以與局爲難，丁役因而取利，又有所謂夫頭者，串通丁役，折扣多端，使實惠不得均沾，長途數千里，經過百餘縣，應役發價，毫無劃一定章，任由丁役上下其手，以病民而難客，殊可慨也。

子芳問宋代宰相孰爲最賢，余曰：李太初韓稚圭。子芳曰：司馬公竟不及乎？曰：吾論識度，非論事功也。識由知言，度由養氣，事功乃迫於時會，時會至則功業顯，未至則無所樹立，惟識度在己，不能增損，而識較度尤難，生於天，成於學，不能強也。司馬公之相業，太初稚圭易地則皆然。太初能辨丁謂之奸，稚圭能知安石不可爲相，而溫公以用安石爲得人；朱子謂溫公致知工夫未至，堯夫謂溫公是九分人，下語殊有分寸。子芳曰：如何是十分人？曰：當於三代上求之。然安石之誤國，能欺溫公於一時，而呂獻可蘇明允皆豫知之，豈溫公之識不及二公乎？蓋荆公文章學術，推倒一時，歐陽公文潞國皆譽而薦之，溫公好賢，豈能舍諸？今果有荆公其人，吾寧蹈溫公故轍。惟溫公再起，於荆公新法，不論是非，一概反其所爲，又過矣。知言知人，知言養氣，孔孟諄諄辨之，治亂所關，重可感也。

二十七日夜雨，至午不止，旅次滲漏，青苔及榻。午後季良、芷同、子芳、杳如冒雨踐泥來談。酉刻雨止，聞前途水深數尺，河又漲，鉅城十里內，卽有峻嶺，車不易行，因商定雨止當遣馬往探明再行，免至中道趑趄。季良亦因阻雨不行。陝州靈寶以西至潼關，古之大戰場也。吾二十後，卽夢想虎牢、成皋、潼關、函谷以爲必石骨嵯峨，羣峯拱抱，故爲天下之雄，今親至其地，乃數堆黃土耳，已費盡英雄氣力，何其拙也。

徐季良名仁傑，前官廣東連平州知州，能治盜，著政聲。奸民誣控，大府委查，委員某欲見好上官，文

致其罪，太府卽據以入告，革職遣戍。有訟其冤者，大府委再查，委員某守正不阿，白其誣，而前奏已奉准不可救。季良尊人前官遼陽州，中東之役，堅守危城，力戰却敵，大局得全，紳民德之，釀萬二千金助賑捐，奉天將軍爲請於朝，奉旨釋回。時季良行至蘭州，尙未出關也，折回過此，得數晤。

二十八日雨止，蚤起西南風競，巾車脂轄待發，偵役回報河漲，浸車沒馬腹，溝路積水沒軌，遂止。季良已早行東去，路雖難，尙無河阻。下午發家書，交郵局寄金陵龍鎮台轉交無錫，家君已回錫也。縣宰王君翰臣來談，四川人，癸酉舉人，大挑補是缺，與余同年。縣學宮在城內，將城墻開通作戟門，勢甚雄壯，古松柏成林。

汴梁以西均產棗，新安陝州更佳，而以靈寶爲最，大如鷄卵而核小。

### 書杜集後

詩亡誰續楚騷憂，杜老哀歌仰白頭。枌樹秋風茆屋漏，浣花春水草堂流。亂離稷契終無補，心事匡

劉古與儔。最是感人忠愛作，惹予清淚不能收。

二十九日辰正行，由南關向西行里許，渡穀水。顏延之詩『伊澨絕津濟』，李善注，『伊澨二水名』。

俱作澗。唐昭宗爲朱溫逼遷，過澗水，左右僅小黃門十數人，卽此水也。登岸兩山夾峙，崇關高聳，函關也。關外有同治癸酉年蜀涪周某新建關房三間，壁嵌一記甚佳，而名已泐。前立一石，刻古函關三大字。余躡衣而登，關樓而東，內塑老子像，童子牽青牛臥於旁，關尹侍焉。舊藏李伯時著色老子度關圖卷，老子修面青衫，臥榻上，鬚髮皓然，關尹盛服拜床下，老子作將起未起狀，覺道氣拂拂從毛孔出，前有宋徽宗御題賜朱勝非後附松雪行楷五千言，以稜塑像，尙未得老子脚汗氣也。憑欄遠眺，黃河繞其北，靈寶寨其衝，澗水前橫，古今奇險不虛也。何二千年來竟無奏丸泥之功者。使吾奉命爲將，率精兵萬餘，抉黃河之流，遮桃林之野，雖開關延敵，東諸侯將逡巡而返矣。關右立片石，曰夏直巨關龍逢之墓。山根土石崩裂，作慘碧色，以杖探其罅，深不可究。自鄜州以西，皆傍黃河行，惟此最近。入關行函道中，兩山壁立，山皆土結而奇秀如石。元和郡縣志引西征記，路在谷中，深險如函，東西十五里，絕岸壁立，柏林蔭谷中，殆不見日，今童山濯濯矣。行二十里，至臬桑墩小住，卽稠桑驛也。一統志，稠桑在靈寶縣西二十里。又行四十里，至達字營午尖，午後出函道，漸平曠，行二十里，至闕鄉西門外，宿大王廟。廟向北，面黃河，內障一堤，垂柳森護，堤外有大石礮二，作張翼形，衛廟卽以固城，而河聲洶湧如怒雷，羣山迫繞，尙不至爲大患。廟內祀各大王甚虔，老道主之廟新修，殿宇廂廊均完整，往來貴人悉宿此。邑宰王直隸人，名號未詳。九微志。

周武王時，方輔先生與老聃跨白驢入山煉丹，是老子亦騎白驢也，而知者或鮮。

黃帝嶺鑄鼎原在縣東南十里。黃帝採首山之銅，鑄鼎於荆山之陽桃林塞。塞地黃帝陵在鑄鼎原。夸父山即夸父逐日所死之處。秦山在縣東南，統名秦嶺。韓文王適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，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，亦此山也。將到縣城，見黃河北岸有長山青亘不絕，詢之輿夫，曰中條山。

戾太子塚

其子史臯孫塚在其側

在城西三十五里，底董村南泉鳩水邊，當時死於此也。崇禎二年縣令修

黃帝廟，帝身生芝，人以爲祥，立碑記之，十六年流寇破城，像毀。

女媧陵在城西四十里黃河中，后風姓，名風陵。天寶十三年六月，天雨冥晦，失所在。乾元二年六月，瀕河人夜聞風雷聲，曉見墓湧出，上有巨石，石上有雙柳，時號風陵堆。見舊唐書。自虎牢以西，僅新安縣之函谷關及峽石爲石山，此外皆土山，望之類石。

### 過闕鄉宿黃河邊

扶桑枝葉明朝暎，六鰲背上揚微塵。蓬萊隨波沒何處，神藥已斷琅玕根。安期羨門欲安往，羣聖將

躡青年轅。黃金不成霜鬢重，鼎中丹訣誰與論。九曲東流我西上，孤槎萬里窮其源。織女停梭玉珮冷，星漢清淺愁黃昏。仙人滄桑久見慣，山河劫盡餘灰溫。風雷猶護女媧塚，弓劍親尋黃帝原。人間清都萬靈會，應奏鈞天觴百神。鄧林遺杖入吾手，便追駿御登崑崙。河聲入吼催早起，曉日中條青到門。

三十日辰末起，行四十里，至夔底午飯，飯後行二十里，至潼關，上刻第一關三字。又名金陡關。光緒二十七年新修，巍峨峻整。關外有『河南西界』一碑，巡撫崧壽立。黃河繞關之左臂，形勢與函關略同，而雄壯倍之，惟虛無一人，不知誰掌鎖鑰。唐哥舒翰統河朔兵二十萬駐此，竟爲漁陽賊將所敗，以至埋豔馬嵬，傷鈴蜀道，豈在德不在險耶。欲登關樓，無路可上。又行三四里，至金淋關，而對黃河，別成形勝。石路城樓，均新修，寬平雄麗，下爲關卡收稅房。入城次於五省行臺，規模頗壯。潼關應劉君蓉第，直隸昌平人。由閩鄉西行，見道南長山綿亘，峯巒叢簇，高入雲表，閱閩志，卽秦嶺也。一峯一名，如荆山，首山，夸夫皆是。黃河北岸有長山，峯平而峻秀葱鬱，兩日來均見之，中條山也。今日仍行深溝，壁立數十丈，黃白土結成，不見片石，土山奇秀萬狀，盡於此矣。

由靈寶至潼關兩站，共一百二十里，而輿夫咸謂每十里加四里，或謂加八里，以余驗之，每十里僅加二里。

九月丙戌辛未朔，住潼關。午後偕同人散步市間。城四圍皆山，雉堞依山而立，城內如在釜底，其形勢全在東門外。杜詩：「士卒何草草，築城潼關道，大城鐵不如，小城萬丈餘。」唐時必有兩城也。劉華封云：東城內麒麟山上建鐘樓，鐘頗鉅，大定二十九年鑄，其款識頗多，僧人云，非有警報不敢撞，撞之聲聞數十里。按大定爲金世宗稱帝東京年號，其時陝西早沒於金矣。劉君託陝委郭大令永豐來言西省定章，委員出差，只給大車二，此次亦欲仿辦。余與陳一山云，委員本省出差，主僕二人，行李無多，與我輩迥異，我輩萬里荷戈，不知何日賜環，或攜眷口，或帶應用衣物，已西上數千里，人與物皆有定數，勢難捨之而去，已有車數，勢不能減，肩輿到潼後，向不供應，不敢破例，常自爲計，郭君亦以爲然，約明日作定。余將肩輿賃就，用六人，每站人三百五十文，住日不給，送至西安再定。夜將半，風大作，庭中老槐奔騰澎湃，作怒濤聲，頗有杜陵茅屋，萊公秋風之感。潼關多老槐，協鎮署前一株更古茂，殆數百年物也。王芷回汴梁，昔晉老因公入蜀，取道陰平，卽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者，製行輿，便往來，芷同今以假余。

初二日仍住行臺。午後登麒麟山，俯瞰全城，三面倚山，獨北面平坦，黃河繞之，市廛井然，如看指上螺紋。山頂有鐘樓，鐘上文字分爲四層，上層大字，皇帝萬歲，臣佐千秋，國泰民安，法輪常轉，大定二十九年重陽月二十有八日記，二三層刊佛語，並捐資及鑄工姓名，河南東路石州郭下鑄；下層金剛穢跡神

咒，形模古厚，字畫亦清勁不俗，惟二層心月輪圓二十餘字，系梵篆，餘俱楷書。山田立二碑，刻李三才詩：「入潼關，暮雲滿目舊河山，曾記年時獨出關，尺寸無成空欲老，吏人莫擬素儒還。」潼關訪蕭觀察，「清夜談心坐曉鐘，十年南北嘆浮蹤，從今更有相思夢，只在秦山一兩峯。」李三才道甫，山陽有大佛殿三層，塑像莊嚴，東爲關帝廟，再東爲牡丹亭，殿西院爲荷花池。牡丹亭之東爲蜀晉秦豫會館，屋宇精緻明爽，扁聯皆前甘肅提督馬德昭題。修建工費當以萬計，曾幾何時，佛殿如新，而迎賓之館，對碁之樓，已蛛網牽塵，鶻簷漏月，幽畦曲徑，遍生荆杞，無下足處，秋風蕭瑟，佇立斜陽，爲低徊慨嘆久之。每見中興將帥，手握重兵，擁厚資，丹青土木，到處輝煌，而後之人視爲傳舍，漠不關懷，一任傾圮破壞，委諸草莽邱墟，是前人之豪侈，後人之廢棄，厥過惟均，尙不如空門有替人也。鐘樓有碑記云，北周大定閒僧守定鑄二鐘，後黃河水漲，一浮於陝州，一浮於潼關，止焉，卽此。按北史北周五世，僅二十五年，靜帝大定元年卽爲隋楊堅所篡，何以有二十九年？仍以金世宗爲是，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也。

### 見羣鳥自紅霞落日中來黑影一綫掠潼關東去

湖風九月下涇涼，飛雪連天野草黃。鳥鳥亦知邊寒冷，欲隨鴻雁到衡陽。



江南秋盡草萋萋，黃葉村多傍柳堤。定有玉人刀尺倦，畫樓明月夜烏棲。

初三日午刻行，仍用大車五載行李隨從，余肩輿行，三十五里，中初宿華陰廟。潼關西門，門甬宏深，門樓兩重，巍峨壯麗。出城垂柳夾道，風草相摩，柯葉絳繚，三十餘里不斷，從柳陰中見太華千態萬狀，一步一變，雖有謝靈運柳州模山範水之筆，恐難寫其萬一，惟工部『雲斷岳蓮臨大路，天清官柳暗長春』二語，能將行人心目中之太華曲曲傳出。羣峯攢拱，中聳一峯，圓抱如城，傑立雲表，望之巍然，果司寇冠也。偕華封瞻謁嶽廟，入廟城正門，松柏參天，豐碑林立，殿宇尤崇宏，山河扶繡戶，日月近雕梁，飾黃綠璫，瓊瓦，類王者居。正殿九楹，祀岳神，案上置希夷睡像，長尺餘，豈玉泉院洞中移來耶。東頭藏漢碑殘石一段，或謂卽華嶽廟碑原刻，審之非也。後殿砌文石一座，莊嚴精緻，上勒 聖祖御書嶽蓮靈液四大字，振彩欲飛，氣凌華嶽。寶城四隅望樓各一，規模悉仿宮城，較之秦岳廟雄古略遜而壯麗過之，蓋自漢唐華陰祠宇已冠天下，神明之隲，光景動人，歷代又推崇仿葺之也。最後起高臺，登石級數十，上爲萬壽閣，奉 聖祖皇帝萬歲龍牌。寺僧云，兩宮西幸過此，親詣拈香。登眺久之，閣三層，南朝蓮臺，冕旒端拱，咫尺可見，呼吸相通，岱嶽嚴重，聖賢之鄉，華嶽雄秀，帝王所家，不虛也。緣梯陟其巔，胸轉意迷，倚檻若墜，見黃河一綫北繞，從荒煙落日中來。道人指點登華嶽微徑，紆曲隱現石罅木杪間，而東西北三面平

疇萬頃，疆場綺分，溝塍刻鏤，餘糧棲畝，青黃如繡，游目天表，飄飄有凌雲氣。下閣向道人購碑拓十餘紙，而漢碑殘刻無拓者。廟城局閉，出西角門，舉頭見新月纖纖，斜掛仙掌第二指。縣令崔肇琳南海人，庶常散館，選是缺。

### 登華嶽廟萬壽閣

已過潼關險，曾登泰岱來。巨靈開華嶽，高閣抱蓮臺。白帝旒千仞，黃河酒一杯。長安在西牖，挾盡暮雲堆。

初四日早起，用遠鏡照視蓮臺，嵐翠欲滴，仙掌螺紋可數。辰正行三十五里，至敷水午飯，午後行四十里，入華州東門，宿行館。州城逼少華，行館軒廠，鋪陳整齊，肴菜甚美。州牧褚君成昌字稚昭，餘杭人，其兄成博，官御史，放惠潮嘉道，余同年舊識也。由華嶽廟西行五里，入華陰東門，出西門，從柳陰中回顧中峯蓮臺，左右各有一峯，高幾與并，乃昔人所謂華嶽三峯者。登萬壽閣，祇見蓮臺巍然獨尊，衆峯列立如兒孫，而中峯之東尚有一峯，高圓與蓮臺相傲，至此始見。出華陰城西行數十里，三峯既過，惟見衆峯陸岷崔崒，無一峯雷同者，可謂極天巧矣。傍山行七十餘里，柳陰如張幕，北望平曠盡沃野。行近華州，山脚

水泉不擇地而湧，新稻登場，清漪冒畦，秋林疎密，雀鳥啾啾，風景絕佳。聞山村之民極富，華山峯頂悉大石，而山腰稍平處則多土壤，山民開田種菽芋，高下鱗次，凡白黃色者均山田也。過汾陽故宅，郭姓仍繁衍，汾陽祖基在赤水西十里，山脈從少華來，穴東向。汾陽陪葬肅宗建陵在醴泉縣東北十八里五牀山。

## 太華

金精積氣連瑤池，突五千仞噴薄之。陰陽爐冶聚大塊，誰能雕斲張坤維。巨靈摩天揚鉅斧，冠絕五岳誇神奇。冕旒端拱正覲位，萬靈朝會翻雲旂。凝妝玉女窺曉鏡，銀河影落明星暉。芙蓉縹緲耀初日，蓮花萬古青萎蕤。睡仙石室在何處，空傳棋局驚愚癡。謝朓不來太白去，孰與刻畫煙嵐姿。年來萬死得一帆，飛筇上躡青雲梯。黃河雪浪動天地，蒼茫一綫潼關西。中原萬里容幾曲，誰教浩瀚趨委蛇。天風吹衣仙掌冷，雲雷繞足眞兒啼。興酣舉手繫落景，紅霞片片開朝曦。呼吸青天通帝座，應草皇王封禪儀。

初五日辰正，行二十五里，至赤水午尖，飯後行二十五里，至渭南，入東門住行館。沿途柿樹正熟，密如繁星。出赤水後，過周處故里。將晚陰雲不雨，夾道多稻田，水聲瀾瀾，禾黍菽豆包穀甚豐，高地已種麥。近山之地，蒲富臨渭四大邑均上腴，關中之富半由於此，閉關亦足自給。華山正榦全石，其枝葉附庸則

土自成皋虎牢以西，路旁之山罕有石者。華嶽一脈出兩幹，其南幹東下河南，再結嵩嶽，北幹由潼關渡黃河，結中條，再結太行，東至山海關入海。縣宰劉馨齋名德全，湖北人。今日所行之道可五車方軌，余與一山肩輿并行十餘里，談貴州苗疆起事始末。見田野間鷹掣雞，犬逐兔，鱸鮑襲狗，狐豚咋虎，蜻蛉啄蚊，蝨、螻、蟻食蜻蛉，黃雀啄螻蟻，螻蟻捕鳴蟬，始悟中庸一部惟多一不字，子芳問故，余曰：萬物並育而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。

初六日卯正，行四十里，至甯口午飯。出渭南西門，行十五里，有三聖寺，殿宇殘圯，院內存一大鐵鏹，款明萬曆四十年九月望日造。又一鐘，小亭懸之，製形鏤文亦古而精，匆匆未能讀其年月，大約亦明代造。廟門外置三碑，中一大者字極精，陰面字類聖教序，旁二碑陰面均大字，侯其魯書。近廟爲良田鋪。午後過新豐，元和郡縣志，新豐故城在昭應縣東十八里，漢高祖七年置以娛太公者。臨潼志謂已非故地。共行四十里，實有五里入臨潼東門，宿行館，卽唐華清宮故址，溫泉宮、長生殿、集靈臺，皆其地也。溫泉初出爲兩大池，再由地中引至各屋，成數小池，有曰貴妃池者，相傳卽華清浴故處。往代荒淫之跡，本不足傳，然湯池可除痼疾，余亦一浴。池方而長，甃以文石，階而降，淺可濯足，深不沒頸，解衣攬巾，微寒襲人，先浸兩膝，繼沒腰脊，乃趺坐而勻息，游泳炊許，日輪流燄，陰泉潛燐，與血輪相摩盪，浸潤乎華蓋，出入乎

丹田；又一炊許，覺一縷元陽，脉脉綿綿，蘇蘇濡濡，自幽闕命門，上歷重樓，達於崑崙，守於黃庭，初如雲騰，漸如露注，垂簾內視，嬰兒彷彿，人沐其外，我浴其內，非知道者不足與言其妙也。將昏，驪山頂上一彎新月，娟娟窺人，入夜即循山髻，逡巡而下，二更墜至山腰，忽爲嵐影遮蔽半弦，而清光熠燿，猶如皂羅帳裏斜露迴波，天造地設，乃華清宮中第一佳景。當日翠華蒞止，殿閣被山，不知更作何清艷，照盡繁華，耐盡悽冷，固同是一月也。辛丑 兩宮回鑾，亦住蹕於此。

斜陽滿山，有鳥鳴婉轉清脆，遠近相和，子芳曰：此何鳥也？余曰：豈阿濫堆歟。曰：何以知之？曰：明皇曾採其聲入曲，固是驪山本地風光。

初七日辰正，行三十里，

實有三十五里

過霸橋。橋長三百步，寬約二十餘步。橋西岸老柳四五株，心空皮

裂，百年前物，而自有綺縈繾綣之姿，蓋爲離人折殘矣。過橋行二里餘，至龍王廟旁 行宮午飯。復行

八九里，過澹橋，橋寬十步，長二百步，橋兩坳各有石岸，臥石闌上。登橋一望，東南有山綿長如臥蠶，藍田也。村落烟樹，華子崗、斤竹嶺、茱萸泚、辛夷塢，歷歷在目。橋下澹水自南來，繞藍田山下，紆餘淪漣，澹蕩漫衍者，輞川也。藍田山脈由鹿原來，最饒靈秀，宋名臣諸呂先塋在焉。登岸行里許，卽十里舖，長安舊城外郭也。出舖見平野間，邱阜墳起，大小星羅，古陵墓也。十里入東門，經大街，住橋梓口客店，與子芳同住。初

出行館，緣驪山西行，至山西北隅，過一小湖，淺瀨鱗鱗，紫蘚繡石，青芹怒芽，山腰一帶邱壑尤美。秦漢李唐宮殿必萃於此。俯視平原百里，見秋臺，今已廢爲民田。東坡句云：『六龍西幸峨眉棧，悲風已入華清苑。羯鼓樓高空夕陽，長生殿古生秋草。』閒閒老人句云：『塵埋梨園骨，火燒花萼碑，寢殿通樵徑，宮牆插酒旗。』曷勝興亡之感。自東都以西，舉目皆興亡陳跡，不僅華清也。回望始皇一塚，卓立驪山之北，下圓上銳，巍然如獨夫。天風東來，似聞輻輳餘臭。是役也，與長城等，一坏土，萬民膏血也。元和志謂驪山泉水本北流，陂障使東西流，又取大石渭北諸山，故費功役。形家謂驪山巒頭爲火星，奴僕方又強旺，主弱奴強，故不旋踵而趙高之禍作，理或然歟。要之，始皇暴虐，卽佳城龍臥，亦安得不亡？水銀江河，明珠日月，與阿房美人鐘鼓同歸一炬，哀哉！

王右丞少年本功名之士，而胸次清澈，漸老漸近道，其詩亦如之。予兒時避亂山中，讀右丞鹿柴竹裏館諸絕句卽愛之，常攜亞弟仲弟戲深林，手攀蒼松，足踏青苔，曰：此鹿柴也。又於月夜入竹林，磊石覆弗，曰：此竹裏館也。出山時，至涕泣不去。縉卿從祖嘗問曰：爾何志？予曰：鹿柴在何處？曰：在西安鞞川。予曰：三十年出將入相，不敵空山不見人二十字，當至鞞川過一生。從祖笑曰：小子竟有此志！今得親過其地，天殆鑒我素志乎。唐人傳右丞引孟襄陽謁明皇，襄陽誦北闕休上書一詩，有不才明主棄語，明皇不悅。

而罷，後人惜之，謂襄陽若誦八月湖水平之作，則明皇必大用矣。鄙哉此言，我輩尙視天尊重於人爵，襄陽抗情物表，乃陶靖節龐德公一流人，豈枉道求合，以一官爲榮者，其誦詩正表明不欲仕也。王孟深交，其薦於明皇者，亦以人事君之義，冀襄陽之或一出也，乃始終不渝其志，高矣。

藍田山中產蘭葉，長三尺餘，花箭高四尺，花瓣長二寸餘，香國偉觀也。

生平極嗜右丞五律，以爲清機妙悟，不減楞嚴，肩輿中取輞川諸作，一面看，一面讀，字字皆在眼底，乃客子眼中有情，與夫足下無情，大有叔寶辭宮景象，解讀右丞詩者幾人能攜向輞川讀者幾人？謂非幸歟！

杜曲爲長安名勝，產牡丹花，大逾盤，開時游人咸集，庚子董軍駐此，伐牡丹爲薪，工部刻像亦碎爲數段，後人重摩之，可慨也。

鄜山之陰樹林陰翳，百鳥翔集，朝暮鳴聲相和，人不能舉其名。有五靈鳥，雞再唱卽發聲，曰冷清清黑迷眼睛；日出，曰太陽照行人，太陽照行人；將午，曰曬破瓦盆；遇雨，曰淋倒牆根；午後，曰山深山深，和尚敲磬；將晚，曰斜陽明，早歸林。好鳥妙語言，無過於此。余將晚始至，但聞呼斜陽明早歸林，不絕聲。蜀中春日，有鳥呼曰，清明酒醉人，卽以其聲名之，所至處提壺鳥必尾其後，如主客然，或謂爲劉伶酒榼所化。

# 過灞陵調同成陳一山軍門

臥榻豈容他人寢，龍城一箭天驕懷。君將旗鼓樹中原，我亦威風赤縣尹。蕭條雙騎度邊城，死灰每  
傍將星明。灞陵醉尉爾莫狠，猿臂明年守北平。死灰用韓安國事。

## 夜渡灞陵

虎氣縱橫滿碧山，藍田新月半弓彎。自從犯夜將軍去，醉尉三更不閉關。

初八日住。子芳杏如往見西安府尹長齡，四川人，談及余事，問途次安分否。子芳等答以某生性安  
靜。尹云，小安分，大不安分。又問余聞尙有十萬資財，又曰，中國人何以避至港澳。子芳等告以故。余西來  
六七千里，所過封疆牧令，言及鄙事，或不置可否，或溫語慰藉，或更有鳴不平者，余此時雖家置一喙，以  
自稱道，詭益甚耳。古云，弭謗莫如自修，謹誌之以爲自修之助。黃漱蘭師嘗言，學問可在人下，意氣不可  
在人下。予途中畏客如畏虎，恐觸忤貴人也。古英雄處貧賤憂患中，開口光芒射人，一旦得志，便奄奄無  
生氣，齊桓晉文皆霸主也，齊桓伐楚，詰楚子語局促如轅下駒，遂爲楚所折；文公以一亡人當雄國，竟有



晉楚治兵遇於中原之對，隱以霸主自任，重耳真可人也。

初九日午後往惠經士中翰寓久談，並邀其友蒙蘭亭同往南轅街古玩店游覽，見古密器甚多，有五穀罐琉璃所造，制模甚異，可作花瓶。又一漢瓦當硯，篆文古秀，類漢婕妤小印，余給價一金，未售，容再往購。經士爲前南雄州牧濂堂先生之長公子，好學，工書法。

### 長安曉望

匹馬西風作陣寒，唐宮漢闕繞烟巒。雲開渭水明如練，不見金莖指露盤。

### 九日

朔雁西風一倍涼，沆瀣天氣陣雲黃。菊花亦避登高客，彭澤何曾去故鄉。

初十日午後往拜長安縣李君，未去李已來。君名經江號問岷，合肥人，前兩廣總督小荃宮保之七公子，年二十餘，明白幹練，而能知大體，達人情，亦難得之材。入夜往訪經士，已睡，得晤同住之林君映西，談片刻，踏月而歸。

將晚西風作緊，羣雁南翔。孟子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孔子則稱驥以德美，雉以時歎，黃鳥爲知止，視孟子尤爲盡物之性。人之賤禽獸者，謂其無羞惡心。余西來車塵馬足，日與跛驢駑騫爲伍，方知人能盡如禽獸，則世界太古矣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祇是工於揜著，其敗德之處，可令禽獸見哉？騾馬有骨相端凝者，植立終日，清高深穩，儀觀偉然，及服役任人駕馭，無不如志，食芻飲水，皆自力役作苦中來，夜間牝牡同櫪，無稍亂者。東坡韓幹四馬圖贊能爲驊駟寫真傳神，古人以良馬比君子，若論性質，卽駑駘亦君子也。禽鳥尤守義而深於情，曾見二雁同宿，弋人斃其雄，雌者哀鳴不去，逐之飛丈餘輒下，後羣雁來，始隨之去，夜息洲渚，此雁獨宿數驚，如警夜然。曾煦棠云，鄉人得一雁，視之乃中彈者，絆其翼，食畜之，一日羣雁飛過，此雁仰空而鳴，忽一雁墮，繼繼良久，以翼掖之，少起復墮者數，遂交頸而死，乃其偶也。此二事聞之令人深伉儷之情，古人昏禮奠雁，良有以也。

人知萬物之性與人同，方知人之所以異於萬物。余幼居鄉，羣樹繞屋，每春夏之交，鳥抱子成雛，日出求食哺之。一日雛墮屋上，鳥來覆翼慰勲，以口啣之，不能舉，乃向空噪，羣鳥翔集，共啣入巢，此後鳥出，必有他鳥來守之，俟其歸而後去。及雛能飛而鳥已尾秃羽甦，不能求食矣，雛乃啣魚蝦之屬反哺之，滿十八日鳥復壯乃止。鳥反哺，羊跪乳，孝慈與人同也。

十一日午後往游城隍廟，並詣北轅，瞻仰

行宮，入東花園，見壁間嵌得天精楷閣帖考證目錄，

又張祥河畫花竹團扇屏幅各刻。復偕華封游城隍廟，殿宇壯麗，衢路多石，車行頗頓撼。晚間陳君陽致扶來談甚歡。致扶與子芳同縣，兼姻好，乃綬卿學士文孫，丁酉優貢，以知縣來陝，入曹中丞幕，約日來看書畫。致扶世藏金石，爲海內冠，爲人亦有王謝風。

十二日午後偕二劉君詣西安府學觀碑林，先至藏唐石經處，共八十餘碑，長短整齊，其間有補缺者，嵌在各碑對面壁上。又觀唐宋以來三百餘碑，其精者五十餘碑，另有標目。凡余四十年來日見夢想諸名碑，咸在其中，得手模而遍讀之，眞人生快事。世人僅見拓出碑字篆額，其碑額以上摹刻奇異，夔躍龍翔，屬最蜿蜒，穆然存千百年前氣象者，無由見也。其碑頂尙有一石覆冒，以庇蔭全碑，如人之有冠冕，更爲訪古家所罕道。碑製宏壯，以唐開元孝經注四面碑爲冠，每面一碑，寬四尺，高丈餘，四碑合成一碑，上戴碑冒，如屋之垂簷，雕刻精麗，嶄然如新，下有石座，細滑如脂，悉唐代原石，不少殘損。其次則魯公家廟碑亦兩面，兩側古厚端重，如見魯公風概。其他唐碑雖稍有損裂處，而其完好者如新發於硎，精古堅緻，歷劫不磨，亦人之精氣貫注也。余每憂古碑易於銷沉，以林內諸碑衡之，若無兵燹水火土木之災，尙可千年不壞。按碑林始於宋元祐中，唐石經舊在長安城中，唐尙書省西隅，元祐五年知龍圖呂公領漕

陝右，始移於此，中建大亭，置唐天寶書孝經，復架置種種舊碑，乃碑林所自始，見宋黎持新移石經記。唐石經已散失，乾隆中畢秋帆尙書哀集度藏，乃得完整。午後接仲若無錫寄書，由曹中丞轉交也。內附玉帥函。

十三日下午致扶來，約至明德樓吃燒鴨，肥腴而焦嫩，勝京師便宜坊。同坐者趙介之餘恆，山西人。聞一鴨之價，上者三千，次二千，次千餘文，其四百餘文者乃不入等之物，已美於東南矣。子芳述曹中丞語云，某與余同官西曹時，英姿卓犖，青鬢照人，一旦改外，亦所至有聲，今落拓摧殘至此，可爲慨歎，聞之遂不免有商婦琵琶天涯淪落意。中丞爲仲弟已丑鄉闈座師。將晚登長安城南樓，忽憶臥子『九月星河人出塞，一城砧杵客登樓』爲之諷誦不已。

十四日午後同一老至新泰厚小坐，伊由上海電兌銀五百兩已到，詢之措手云，每百兩約須兌費二兩，電費在外。凡授銀於人，必取息於受銀之人，惟匯兌則受銀之人反取息於授者，宜其獲利也。子芳問古人取息若何，余曰，古金一兩直錢十千，太史公云，農商工賈萬金，歲息二千，百萬歲息二十萬，是漢時二分年息，與今略同。途次吟稿悉納囊中，經士代懇其友蒙君蘭亭繕成冊，得一百二十首。蘭亭名儒香，關中人。

今日入市，以大錢六千購古鏡七枚，內有漢鏡一，以今尺度之，圍一尺五寸，徑五寸，銘曰：『渾治同華清而明，以之爲竟宜文章，長康益壽去不羊，堯天冉匝，』以許書證之，殆西漢物。近人不識本字，不曉古韻，動加偏旁，動稱叶韻，失古甚矣。昔苗先麓得君子館瓦，驚爲神餉，曾文正以志其墓，人於蕭條寂寞之境，鬼神每以奇怪之物相餽，以慰其不遇，余之得此鏡也，亦然。辛丑秋余在南海得海，燕蒲陶漢鏡，徑九寸，光黝如精漆，土不能蝕，古鏡大如此者甚罕。南漢劉襲墓中物，承以金盤，乃南漢造，初出土得之耕夫。古人製鏡，非徒鑿形，朝夕擊之，可當鐘磬。古鏡精者音必清越，鏡有架，有盤，有衣，有帶，有奩，有拂，今不見矣。

余初購古鏡，有缺者二枚，同人皆曰：棄之。余曰：鏡本圓也，人使之缺，非鏡自缺也。鏡之神本完，鏡亦不自知爲缺也。況缺者尙存，我爲完之，以復其天可也。人情愛圓而惡缺，缺者不取，將成棄物而終缺矣。鏡雖不以圓缺爲輕重，我能使缺者皆圓，豈不美滿。乃購歸。乙未在陸豐咏新月，『晦極明須漸，圓從缺處求。』明年五月，田淑人遂棄世，若爲兆也。

昨得一鏡，精白類銀，已折爲二，圓徑五寸弱，菱花八瓣，邊細如薤葉，鏡背凸起，飛龍五爪，外布慶雲四片。或疑爲秦鑄，余曰：秦鏡乃規圓雙盤龍，漁洋詩云：『熒熒古鏡雙盤龍，流傳本出咸陽宮』是矣。此

乃唐百鍊天子鏡，香山樂府云：『江心波上舟中鑄，五月五日午時，鏡成將進蓬萊宮，揚州刺史手自封，人間臣妾不敢照，背有九五飛天龍。』與此鏡正合。

予一生得力全在一逆字，及其久也，每於逆中得順。憶初官陸豐，月必有十餘日赴鄉，所居之屋多蚊，多臭蝨，多蟻，每臥遍身皆癢，搔不能止，繼念爲人，只是身上痛癢耐不過，若耐得痛癢，何事不可爲，而顧爲皮膚累也，從此遇癢處便忍耐不搔，久亦不自覺矣。每酣睡稍醒，必速起，聞仁和王和國嘗語人曰，我每早起時，如持新雨傘，硬將他撐開，此言最爲有味。三餐遇美味，必戒多下箸，吾身自有精氣神，但得飲食充潤腸胃，使不枯槁足矣。此雖小節，皆易適體快意，常於此等處用力，久之自然見利不趨，見害不避。吾孤身遠竄，而安之若素者，皆得力於逆字訣也。孔子言克己，言克伐怨欲，孟子言三自反，言強恕而行，皆此旨也。寄仲弟書中語。

十五日晴，徐仁輔觀察山東人，官御史，建言與

廷意不合，回本衙門，改官道員來陝，聞余至，囑

子芳致意，來訪，聆其言論，於軍國大事，均中肯綮，而胸次超邁，隱有遺世之志。自言來此，以官爲隱，卽以避世。贈余聯云：『浮雲不蔽天能問，滄海難填石亦冤。』沉痛激昂，其自處可知矣。余出落水蘭亭與觀，又林和靖書梅花詩三十首，冊多大草，觀察亦能曉暢源流，自言於閣帖二王草法，探心十年，別有考證，

真老輩風流也。

出華清宮，緣鄴山西行里許，道左土垣半規，青松六株，孤墳已圯，前立短碣，半埋土中，以竹枝剔視，上題女士王淨如壙，後署乾隆丙戌歲仲春張椒立，餘不可辨。余悼以詩，有華清苑廢溫泉冷，一角青山讓美人之句。女士王淨張椒六字，猶余剔出也。

### 鳴鳳吟贈徐仁輔觀察

北風雨雪天蒼涼，蒼鷹擊血下大荒。寒威仗馬口爲噤，丹闥九天鳴鳳凰。一鳴捧曉日，再鳴豁天闔，三鳴四鳴帝厭倦，鳳凰斂翼蒼雁翔。翩然下視人寰窄，上林從古鸞鳳宅。一鳥寒餓死，一鳥葬江月。雞栖鴉噪梧桐枝，藍田白社無顏色。口啣元霜出玉署，拋却獬冠睨鷄幘。勁翮橫開太華雲，和聲噓暖終南雪。芝田瓊圃不饒飢，文彩紛綸更何益。重霄阿閣舊巢寒，竹老無花實啄殘。燕雀蔽天龍戰野，青山何處化爲丹。

十六日晴，午前經士偕蘭亭來談，並看書畫。連日添買洋猗斗篷，寧夏狐肱袍，猗猗大襟馬褂，又爲家丁等添買皮衣，共費三百金。家君年來皮衣多半敝損，有輕暖者亦不肯服。仲弟性儉，僅服羊皮

之次者。余因西北遠行，又爲同人聳恿，浪費至此，甚不安也。買野潞黨二觔，製附片二觔，購紅銅腳鑪一，印文曰張鳴岐造。張製薰爐最著名，竹垞鴛湖櫂歌，不及張銅爐在地，三冬長煖牡丹鞵。予得之，以煨芒鞵布鞵，未免辜負香溫耳。

十七日晴，寫家書寄仲弟，問嚴君安。午後同一老游古玩店，得漢唐六朝各鏡十一枚，內有復圓者四甚精，並得常品瓦當研二，小造像三，明日發家書。



# 河海崑崙錄 卷二

## 西域戍卒霍邱裴景福箸

十八日午前發家書，交郵局。午後趙介之偕友來，求看落水蘭亭，時已收，檢篋出之，諸君快閱而去。然萬里之行，玩好必從，珍異是聚，予亦可謂好事矣。

丙戌冬客京師，於周六皆中翰處，得東坡定惠院寓居，月夜偶出二詩草稿真蹟，後幅覃溪老人精楷長跋，至今歸計負雲山句，初作自憐老境更貪生，又饑寒未至且安居句，稿三易始定，已摹刻壯陶閣帖中。翁跋云，「東坡定惠院寓居，月夜偶出二詩草稿真蹟，第二首無末二句，蓋當時脫稿未完之草也。」中有塗改數處，第二首十五年前真一夢句塗去，改云憶昔還鄉泝巴峽。又其與今本異者，落帆樊口作武口，長江袞袞空自流，作長江袞袞流不盡。按施注原本云，「此詩墨迹在臨川黃撥家，嘗刻於婺女倅廳，但當謝客對妻子，墨蹟作閉門謝客對妻子；憶昔扁舟泝巴峽，集本作還鄉，真蹟作扁舟；」二處與此蹟皆不合，蓋施氏所謂墨蹟者別一稿也。近日秀水汪桐石有題是稿真蹟詩云，「重函本是子京物，」

又注云，「稿中塗改甚多，」然不言末二句之有無，則又別是一本也。此本雖無前人收藏印記，然其筆法的爲坡公無疑，且所改字句，與原本對看，尤見詩法。其云十五年前者，此詩作於元豐三年庚申春，先生年四十五。老蘇公之歸葬在治平三年丙午，先生以護喪歸蜀，過黃州南岸，時先生年三十一，距此時正十五年，故曰憶昔還鄉泝巴峽也。若作扁舟則太渾，若僅云十五年前又未明白，其改定之精密如此。今註家罕有知之者矣。丙申九月十四日蔗林少宰出以見眎，因爲考其可信者如此云。金殿撰，李陳二吉士同觀，明日借來予齋細翫，其爲蘇真蹟斷然不惑者矣。客或謂汪桐石所題之蹟今必尙存，既未對看，焉知此爲真耶？予曰，若東坡有兩草稿，亦未可知，若無兩稿，則彼僞而此真。客曰，何以知之？予曰，以桐石之詩知之，其題曰「定惠院月夜偶出及次韻前篇」草稿真蹟，而此蹟初無題目，古人從無先寫題而後作詩者。且此二詩尤不應先寫題，題既云月夜偶出，而前篇止言月夜，直至第二篇末乃說明偶出，所以二篇是一時所作，必無分二題之理，其次篇之題乃後來補寫，或先生所綴，或後人所加，皆未可知。要之脫稿時必未嘗先寫題也。假如後篇乃其另自和作，則何以偶出意前篇留不了語，待下篇始明出之，曾謂東坡詩而有此脫節者乎？或在後來先生重書此二詩，分爲兩題，自無不可，若其初脫稿時，卽先定前後二題，則是今人爲時文者之所以爲矣，是豈非先生集本之題而寫入者乎？故曰彼僞而此真也。

且以愚意度之，此二詩之點明偶出全在次篇末二句，而當其月夜徘徊，信手書稿，至次篇之第九韻而稍稍停歇，迨末句既成，則遂不復登錄，是乃當日真情景也。正惟此蹟無末二句，乃有此情景可尋，而後此二詩之骨節通貫，不特足以證是本之真而已。暇日當錄入拙著蘇詩補注卷中。九月十八日錄此以奉少宰先生誨正，容即當用此韻作詩，以記此段賞味之意，續寫呈也。

方綱蘇齋此跋誠善，然尙有可商處，扁舟易還鄉，非嫌其渾也，殆與下句帆桅字相犯，故避之，不然，泝巴峽三字已說明還鄉矣，何渾之有？桐石詩題作『定惠院月夜偶出及次韻前篇』十二字，乃桐石自題其詩之篇目，非東坡稿內題目也，未可執此以詆彼之僞。然蘇齋所跋固真跡無疑，觀饑寒句三易始定，故倦而捨去，想稍緩續成，末二句，必另有一清稿也。按覃溪蘇詩補注，予曾得其手稿二卷，約數萬字，皆嶺南學使任內零星箸錄，精核絕倫。庚寅春，家君由上海調任通州，爲債務所逼，同他書畫質於龔景周懷西兩太史，數年前具書幣易原物，而此二卷竟未歸璧，他日當商之懷西昆仲，須刊刻流傳，方不負覃溪苦心也。

十九日晴，今日爲子芳四十九生辰，邀同一老備小酌祝之。晚間致扶蘭畦均來飲，歡甚，王懋伯名樹棠，乃晉卿觀察胞弟，亦來久談，論詩文門徑極合。西來萬里，無此解人，爲之快慰，然士衡難爲兄矣。仁黼來送行，贈七古一篇，甚雄肆，並諄諄以古名節之士相勉，殊可感。

二十日早晴，訂明日起程。午後憩伯來送行，復暢談，深贊余九龍祈雨五古有昌黎談詭意，復贈晉老刻詩一冊，讀之才力雄傑，七古初學長吉，繼宗杜韓，七律聲滿天地，盛唐高格，五古神女祠一篇，議論精確，措詞高渾，直與坡老神女廟比美，五律功力尤深，是工部血嗣。

二十一日辰初起，檢點行裝，將行，店主人室火，衆爭出，予俟於門，火息乃發。余初意同一老各賃騾，轎乘之，日前有四川轎夫願送至甘省，言定六人兼肩一火食擔，工力三十兩，一切在內，途中稍有耽擱，亦不加貼，騾轎須三十二兩，此更費省而身逸矣。已正起行，出西門，行三十里，至山橋午飯，飯後行二十里，過涇水豐橋，水清見底。又行三里許，渡御河，卽渭水，河寬流濁，車馬多而船僅二，候良久，始得渡。出西安，遠見穉峯巒崎嶇呀豁，巖巖嶺嶺，隱麟鬱巖者，南山也。是日午後西風緊，冷甚。入咸陽東門，至第三行館，已昏黑，與子芳同宿。縣宰楊君調元，貴州進士。夜間風大有冬意。涇渭俱繞咸陽，由南向北流，涇入於渭。初入渭時，二水並流，三十里清濁劃然，中流以碗取出，猶半清半濁，少頃方混爲一。然涇入於渭，終爲渭混，久之見濁而不見清矣。渭之下流，匯於黃河。文王武王三陵俱在縣境，文居中，武昭成，穆詢之士人，三陵在東北，大道在西南，相距約十餘里，陵前水脈交錯，極崎嶇不易行，勢難親往，明日將遣一介騎馬前詣陵上採著草。余過舒城臨淮時，有與夫田姓馬姓相隨至西安，堅欲送出關，以天寒路遠，彼

各有妻子，不便遠離，各贈大錢三千，促之趁煖速歸，臨行泣不止，余亦悽然。萬物衆生皆有情，惟佛無情，而情更深，余鈍根沾戀，安能學佛。蓋中土苦人極多，應官府之役，咸以鞭撻從事，驅之如牛馬，余不忍也，並戒僕從不得呵叱，間以所餘飯菜分食之，只是小惠，已足感動愚人。周公曰：平易近民，民必歸之。孔子曰：寬則得衆，惠則足以使人。因入家書以示諸子。

午後將至山橋，沿途詢陳陶青坂所在，土人已無知者，因咏工部悲陳陶青坂二詩以弔之。野曠天青，蕭條滿目，甚惜次律泥古而不知兵也。夫天子之權能賞罰一時，文人之筆能進退萬世，李陵名將也，房瑄賢相也，然浚稽一敗至降匈奴，陳陶一敗幾搖唐室，若論功罪，皆不免於春秋之誅，乃馬遷上疏訟其冤，杜陵上疏救其失，原其心也。後之論者遂從而右之，至今覺此四人悉凜凜有生氣，少卿次律何幸得此知己也。曾文正曰：碧化萋叔之血，而觀者以爲頑石而置之；虹背荆卿之心，而見者以爲淫氛而薄之；每誦斯語，輒爲出涕。

途中土人指示始皇焚書處，謂土色猶黑，卽劫灰也。余謂始皇所焚乃民間之書，其藏於官者盡付阿房一炬，三王世紀於此告終，痛哉。或謂漢王入關，丞相圖籍，鄼侯先收之，其府庫金貝寶貨仍封以待項王；羽貪人也，必空所有而後付之一炬，理或然歟。惟愛寶貨者多，愛古籍者少，漢王素不喜儒，戎馬

倉皇，妻子尙不能保，焉能載秘書以行，後世滄桑之變，卷軸未有不殘燬者，羽陵舊藏，安能獨全，此中古之大變也。自秦漢至六朝，蕭梁典籍淪燬，類於秦火者，更非一次。隋秘書監牛宏表稱秦皇焚書起，逮周師入鄧，蕭繹焚書七萬餘卷，已有五阨，而北齊、後周、隋、唐、南北宋尙有六厄，書籍總目所謂秦火後十一大厄也。自明以來，張李之厄，洪楊之厄，庚申、明園之厄，庚子聯軍之厄，其他收藏家水火小劫，隨時隨地有之，更難悉數也。

二十二日辰初行，出西門，南望終南太白綿亘濃鬱，屹如長城，北邙在其北，咸陽面終南，背北邙，高原迤邐，萬塚纒纒，皆周秦漢唐帝王將相之寢宮也。出城十餘里，登高崗，望文陵，以遠鏡視之，如在咫尺，謹一遙拜。余西來過函谷，一拜老子像，謁西安府學，一拜至聖像，於此而三。遣僕人劉德乘馬詣陵採著草，惜無老幹可用爲著者。青子離離，馨香盈把，與他蒿迥異。或曰：文武周公三陵在長安西南之畢原，此乃秦文王武王陵，前人辨之甚詳，何可誤也。應之曰：余心中所拜者，文武周公也，古聖神靈，如水行地中，畢原畢陌，無往不在，豈秦文王武王所能襲取乎？自長安以西，樹木漸少，楊柳望秋將零，而青翠如夏，野原蒼麥股紅，棉花吐白，來牟遍種，青青如氈，路旁低窪之區，荻葦盈望，葉蒼黃而花濃白，令人秋思蒼茫，宜兼葭白露詠於秦風也。是日西風甚緊，太白峯頭嵯峨璀璨，積雪皓然，遂覺冷氣逼人。行四十里，到店

張驛，驛荒寒無住足處，徘徊市中，遇保育堂馬榮垣，邀余同子芳入其齋小憩，索余書聯贈之，聯云：逐客至如歸，鮑叔夷吾敦友誼；先生隱於市，終南太白見高情。飯罷行三十里，僅二十里至醴泉縣，入南門，住行館。劉僕述文陵後有武王陵，同在一垣，相距二三丈。成王康王陵在前，約三里。周公太公墓在文王陵東，皆據土人所言也。本日晴朗無雲翳，咸陽西北長山，有一尖峯獨高，與洛陽北邙同一山，此其首也。潼關以西，土色漸黃，有稍赤者，至西安以西，則仍白矣。向聞人言，西北寒早，九月草木黃落，今曠野草色猶青，楊柳濃綠，不見一葉凋零，僅荻葦飄蕭，秋色撩人耳。

至唐張驛，飯後爲馬君書聯，中初始行，途次暮色催人，介侯尤慮日落，余解之曰：自明以前，中西天文家均謂地靜，日月繞地運行；自西人哥白尼始發明地動日靜之理，當時以爲妖言，嗣是精天文者驗之，中星恆星行星，躔度遠近遲速盡合，而地球繞日，月繞地球之說乃定，恐後世不能易也。獨怪衆人謂日出日沒，月缺月盈，日月食，而天文家亦斤斤言之何也？自有日月以來，固未嘗有出有沒，有缺有盈，有食也，生人目力太短，妄以坐井之見誣日月也。若天算家藉日月以爲量天測地之表尺，則謂之出也，沒也，缺也，盈也，食也，斯可矣。介侯問故，應之曰：俟到西域崑崙頂，與君略言之，俟到英國大天文臺，與君詳言之。介侯曰：君精天算乎？余笑曰：亦宋儒理想之推步耳。

二十三日巳正，行四十里，宿乾州。唐之奉天也。住行館，雖規制略小，而屋宇整潔，鋪陳甚備。將晚同華封登顧樓，望乾陵。陵在城外北山，卽古梁山也。秦立梁山宮於此。唐諸陵乾陵最壯麗，古柏萬株，石甬王來朝像六十四，下有章懷太子墓。金元之際猶存，溫韜發唐諸陵，獨乾陵欲發，輒爲風雨所阻，天豈留此以暴金輪之穢惡歟？不然，卽取多用宏，爲鬼猶強盛也。

余觀終南太華雄秀葱鬱，始知山川日月歷劫不壞者，只是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，故能光景常新。人能吐納山川日月之氣，必清必新，可以處富貴，可以處憂患，余返躬自省，處憂患時尙能激發志氣，不怨不移，處安樂時侈然自放，不及檢者多矣。

### 發乾州

太華終南策馬過，六盤九折更如何。唐陵珠玉埋黃土，漢塞風沙接絳河。去路雲山朱閣近，望鄉花月白門多。經宵三時原頭客，清夢依然繞薜蘿。

二十四日天明卽起，卯正行，出西門，登來子嶺，高約十里。造頂下輿，入山家遠眺，二犬怒吠，一老婦出叱之，遺余坐具。詢之童子，婦姓王，其祖母也。蕎麥登場，棉花軋機，土垣茅屋，大有世外隱君子風度。坡



見綠柳陰中柿林掩映，葉落柿熟，朝日射之，密若繁星，爛若濃霞，又如綠綺萬丈，滿繡碧桃，雖石家錦幃，不能逾也。行四十餘里，至安家公橋，一帶土山平坡，忽深陷數十丈，俯視峯巒巉聳，皆在地底。土人就巖穴爲屋，如鴿房。共行五十里，至監軍鎮午飯，仍多穴居。西來漸高，土山平漫，有深窪處，方有民居墟市。自醴泉乾州以來，水皆鹹苦，不宜飲，到此頗甘。渡淮後，汴梁以東，水半苦澀，以西近黃河處則漸甘。飯後行四十里，至永壽縣，宿東門外行館。出乾州城，卽逾大嶺，愈行愈高，九十里內有登無降，至永壽城外，登高四望，立身千仞崗矣。兩嶺夾道，中陷一澗，自頂起土田鱗次，遞至澗底，有類層梯。自監軍鎮以西，土田枯白，麥僅見苗。道旁間有楊柳，蕭疎斷續，野草叢薄，大半黃落。永壽壓山而城，荒涼可掬，土人穴山而居，高下洞開，望之如千門萬戶，每爨燒黃蒿，黑煙噴湧，迷不見人，婦女鶉衣百結，面垢不濯，而所生小兒，壯實可愛，邊地生計艱難，東南真福地也。此去乾州不百里，風景已有霄壤之別，前途更可想見。百穀惟蕎麥最晚種，九十月收割。今日始見明駝，豐茸碩大，一駝可負三百斤。宋呂大防令永壽，無井苦遠汲，尋得二泉疏爲渠，民賴之，曰呂公泉，見宋史本傳。

二十五日晴暖，辰正行，出城登秦峪嶺十里，下嶺約三十里，數渡澗水，下坡卽地窖溝，過溝至秦峪鎮午飯。自咸陽以西，層級而升，歷二百里，至此始下，崔巍蒼莽，厚負土而深包石，太古以來，風雨車馬，摧

蝕蹂躪，加以澗水冲激嶺下，道旁石骨迸露，有碎石結成巨塊者，有方正平直層疊磔砌者，有壁立數十丈巖根深凹如覆簷者，有大石深臥長百丈而背脊豎立如獅蹲鼈負者，千怪萬狀，幾於天柱折地肺裂矣。山間穴居如蜂房，值秦峪鎮演戲，負載攢集，婦女逐隊往觀，粉黛紈綺無異中土，貌亦端厚，下峻嶺，則面山倒行，蓋雙足纖小，不勝下趨之觸也。但久居洞府，膚色黢黢，正太真未浴夷光未浣時也。飯後出鎮，踰大嶺，高十餘里。自嶺頂中裂一澗，深數十丈，人馬行其中，兩壁削立，蔽虧日月，仰天僅一席，峯巒奇秀，萬變不窮，而風梳雨淋，土紋如織，如鏤，如注，如漏，如畫，如蟲蝕，木不鬆不塌，正在仰視驚異，低頭一瞬，深巖陡壁，更在脚底，爲之駭然。下嶺約十數里，近邠州，東五六里，兩壁高聳入雲，奇變更勝，間有土橋寬丈餘，長二三十丈者，洞竇以磚覆土於上。午後行三十里，宿邠州城內行館。途中駝最多，負物山積，駝性極慈，牝者三歲二胎，孕十四月生，每胎一子，初生不能行，爲置於所負物上。母始行，或有斃者，仍負而嗅之，必俟其臭，方捨之，舐犢之愛，略與人同。邠州牧張世英，甘肅人，良吏也，民感頌之。曾官渭南六年，餘資盡作善事。聞邠州歷任皆賢明，獄內空虛，生青草，獄卒以種菜爲生，凡儉瘠之區，民風純廈，易致刑措，非東南所能企也。

二十六日晴，卯正行，涼颼砭骨，初陽怯霜，平蕪羣秀，英靈將頹。屈子云，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

遲暮。又云，微霜降而下淪兮，悼芳草之先零。遠遊悲秋，動我精魂，此嫣紅姹紫之真相也。取宋玉九辯，諷之不能終卷，慙悽增獻，涕下沾袍，天地至文，必至其境，讀之方字字沁入心脾，古之傷心人，別有懷抱，急索解人不得。四十里至亭口午飯，午後行四十五里，宿長武縣署旁行館。距邢州十餘里，明岨山有水簾洞，就山開穴，穴內各嵌石佛，玲瓏如峯房，遠望龕中燈火隱現，惜未一究其勝。行二十里至大佛寺，唐慶壽寺也。貞觀二年，尉遲敬德建造，穴山爲龕，就山石琢爲佛，高五六丈，旁二侍者略低，龕上徧刻小佛像。出龕躡石級上，有三龕亦滿刻佛，與龍門同，精巧稍遜，古樸過之。唐使西域，宋用兵西夏，諸將帥僚佐過此皆有題名。購拓本十餘紙，拓全約八十餘紙。佛龕上層爲平臺，中露大佛面，旁爲僧人客堂，極清曠。再上更有數層，不及登矣。出寺依山傍河，行十餘里，全山一石結成，色赤而黝，如聚億萬鍾來牟之粉，菽粟之漿，和爲大劑，風雨霉蝕，縱橫皴裂，可謂奇絕。出邢州，棗林逶迤，至寺前而止。土人曬棗以蓆，累累成堆，今年大熟也。出亭口後，所行多溝道，深峻與地窖同。縣令李煥墀，湖南監生，署是缺。

## 邢州大佛寺

邢州風景似吾鄉，剝棗堆紅落木黃。看到六盤山色好，鬢絲吹上二涼霜。

西來佛祖大慈悲，手握金輪轉四維。世界微塵身丈六，山河劫盡欲安歸。

二十七日晴，卯正行，長武城西有碑，署隋牛宏明景清故里。四十五里至瓦雲驛，一名晚雨，午飯，飯後行五十五里，至涇州城，宿行館。路平而遠，名百里實有一百二十里，二鼓始入城。介侯賃一驢代步，途次數顛蹶，笑曰：龍象蹴踏，本非驢所堪也。出長武西行三十里至客店，陝西境止，入涇州境，屬甘肅。出瓦雲後行二十餘里，登崑山高屏嶺，嶺盡下趨頗陡，輿夫幾難駐足。紆迴溝道中，上臨絕壁，下俯萬仞，其崩陷處如削壁，如立錐，如石筍，如劈桃榔，如壘帶，如堆酥，如蛟螭昂首，虎豹怒奔，如僧披袈裟，如美人拖裙綴珮，纓絡萎蕤，如崩濤壞雲，如危牆半裂而垂倒，幾於不能形容。入涇州境數里，楊柳夾道，疎密不斷，途中客商販物，悉用駝負，來往雜沓，西上者多棉花皮紙，東行多蘭州煙土藥。夾路柳陰張幕，平疇麥苗鋪氈，西日將沈，紅霞漫天，羣駝背負棉囊，行萬綠叢中，起伏蠕動，如千丈白龍游戲碧海，真洞心駭目之觀。

二十八日晴，換車未齊，住一日。晨起檢點什物。子芳山東濰縣鉅族也，其先世瞻月尚友先生，官戶部尚書，文子夢齡先生官巡撫，至今科甲聞人不絕。述其令祖瑞周臨終，將親友借券，無力償者悉焚之，諭其尊公漪亭先生曰：家不匱乏，爾謹厚，不留此溺爾也。漪老恪遵先訓，一生言行忠信，動不逾則，嘗訓子芳曰：爾遇事不肯沈思，如食物僅至喉，不下咽也；可稱名言。昨晚至試院住宿，適交卸涇州鄧君資奮

住眷其中，與之商，慨允讓廳事，與子芳同住。今日晤談，官差過境，定章每員給車二輛，遣員則可通融。前徐君季良過此，多給三四輛，因懇鄧君向州牧張君小山元濬婉言之。甘省向章，凡差到涇州，即發給長車，長價由地丁內坐扣，開報公家之款，嚴防濫支也。

二十九日午前陰雨，午後晴，車不敷，仍未行。與一山閒談，光緒元年六峒苗民四角牛作亂，雲貴廣西三省會剿，在蠟樹坳一戰而克，彼時親歷行間，事平得保。同治十三年丹江廳取楠木出山，派苗民扛運，每日每人給醃菜錢六文，一木需三十餘人，山路崎嶇，十餘日始到鎮遠，以鞭責督之，苗民在雞講者聚衆殺廳官，全家僅餘一女，蘇宮保夔繼昌督師平之，一山時爲營哨官。午後同子芳一山華封往游王母瑤池。涇州在拿山之陰，涇水之陽，瑤池在汭水之北，回山之南，均回山橫，亘涇汭二水之間，其東麓汭水匯涇處也。汭水清而黯，土人謂之黑河，古名宜祿川。瑤池用白石甃，作方式，上有王母像，池內泉聲淙淙，清澈甘滑，前有稚桃一株，壁嵌昔人題詠，岳正七律一章云：雲鬢霞帔一樣妝，侍兒誰是段安香？仙人漫詫長春術，寺宇重來比舊荒。武帝豈知桃核異，穆王空辦馬蹏忙。雲霞不改回山色，依舊蒼茫下夕陽。天順五年得罪，謫戍鎮夷，賜環後，過此題。古燕岳正季方書：回山頂有王母宮，聞多古碑，宋僧夢英小篆一碑最工。山高日晚，疲於登降，未半途而止。涇州當秦隴衝要，東北距董字原五十里，宋討西夏倚爲重

鎮，韓范諸帥悉屯此。憑弔遺跡，無復存者。接省電，車僅得二不敷，因電懇蘭州道王觀察，未知應否。

### 回山王母宮

仙山金闕在何方，瑤池倒影蓬壺光。長生金母得真訣，羣仙參禮如皇王。紫雲煉丹搗霜雪，玉童灑掃東西廂。霓裳縹緲偶來下，走穆天子驚武皇。八駿飛塵奉清宴，明珠乙帳樹瓊漿。電氣雷鑰在掌握，小兒方朔來拍張。無端龍戰弱水竭，桑田螺蛤餘天荒。桃花一實六千歲，雪鬢蕭颯生秋霜。至今荒祠壓佛閣，殘碑斷瓦明斜陽。寒泉白石朔風緊，破板黑河秋水涼。詞人弔古尙綺語，巫山神女同荒唐。我聞王母壽天地，戴勝穴處難俱詳。後王好色復畏死，欲求神藥登仙鄉。重樓覆空候光景，浪傳青鳥通雲房。我皇有道繼賢聖，萬年自滯南山觴。

### 過涇州

皇恩同覆載，霑灑到微臣。驛騎馳金勒，氍毹車轅玉塵。崑山青似黛，涇水白於銀。爲問瑤池姥，桃花幾度春。

十月丁亥庚子朔，陰小雨，候省電。何煥初出示回山各碑，有宋人題名及高顯禪寺碑甚佳，擬拓未果。將晚雨甚，賚奮來久談。午後偕同人入城游覽，至馬王廟觀劇，微雨乃歸，電懇王觀察加車，電資三千餘文，張直刺堅辭，使三反。雨頗寒，恐將雪。仲弟來書，將改就一官，藉謀祿養，問出仕後應看何書。答之曰：應分爲三門，曰身心，曰政治，曰文字小學。近思錄、歷代學案可以約束身心，而曾文正家書切實細密，爲宋儒所未有，日閱數則，遇事自有條理。孟子周禮是政治之本，勤加溫習，後世治具治理悉發源於此。五種遺規、吾學錄本末燦然，平實有用；曾胡政書，近六十年來利害得失，可資考究；漢以後地志、循吏傳，亦須流覽，地志因革不同，形勢未改，循吏政績，時代風氣不同，萬勿拘泥誤事。文字是心性所好，自不能離，然亦不可好之太甚，落文字障。姚氏古文辭類纂、曾氏經史百家雜鈔，弟所素好，已足賞悅；古今體詩有漁洋古詩選、湘鄉十八家詩鈔，詩派略備。以上各書，皆吾家所有，弟可檢帶，至新政時務必須多看。近人著錄，擇其善者從之可也。

初二日陰風作寒，接省中王道台來電，每人添給二車，可以行矣。午後與何煥老閒談。自此至瓦亭三站，便到六盤山脚。當六盤未開之前，大道由瓦亭至固原，過海子溝至靜寧州，現由六盤過山至隆德縣，由隆德至青家驛一站，至靜寧一站，此三站較固原大道省五六十里，同是三站而有遠近難易之別，

因海子溝路爲衆水所匯，年年冲損，不易行也。至乾州以西，山澗深處土橋有高數十丈者，均左文襄命營勇修築。車價照章由涇州至蘭州省城十二站，計九百十里，官價每車發銀十七兩有零，領銀十八兩零。西來惟長武涇州一帶米糧最賤，至蘭州便昂，涇武麵一觔八文，米一觔上白二十文，窮人最易度日。甘省所有南邊小菜，均文襄公攜種來教人栽植。

崆峒山在平涼南三十里，黃帝問道處。涇州乾州各山俱從此山發脈，西上爲六盤山。初三日辰正行三十里，實四十里，至黃冲午飯，午後行四十里，實五十里，左相勘丈共九十三里至白水住宿，無客店行館，覓

一駝店居之。將昏始到院，大屋破，無門窗，無燈，冷氣逼人。余得一屋，遮以破板，然燈輒爲風滅。更餘家丁火食車始到，煮粥食之。初出涇城，渡泔水板橋，沿回山東麓王母宮前，西折入大道，兩山夾道，涇水中流，循涇水南岸向西行，柳陰夾道，交柯接葉，九十餘里，沿山草地牧羊者千百成羣。回山秃赭枯劣，似無靈秀之氣，招引王母自西來，綿延百里至東麓而止，泔水卽由此入涇。山根白石層疊，每層約尺餘，山南迤東轉北，平齊如線，層疊如砌，青白相間，石紋如此，可爲繼長增高之證，地逐漸結成不虛也。余意回山與拿山本係一體，後爲泔水所割，涇水又從而冲刷之，始自成一山，形勢尙可推求。日落寒甚，回山北面有削立處，風雨摧剝，遠望如樓閣隱起。傍回山行十餘里，忽於柳陰蒼翠中，見山根豔若塗丹，爛若潑火者，



二百餘丈，初疑柿林，近之乃橡栗樹也。

## 發涇州

塵土欺人可奈何，帽簷斜欹自高歌。秋風芳草悲青塚，春雨桃花照黑河。乘傳急馳蒲類馬，歸裝穩送木蘭駝。涇堤南畔千株柳，莫忘征夫載酒過。

初四日辰正起食粥，辰末行三十里，至四十里鋪午飯，復行四十里，酉末至平涼府城，宿南關外客店。昨見山根平地牧羊，以爲草地，今視之乃麥苗也。詢之士人云，凡冬月麥苗，縱羊食之，春月發科更茂，此與牛山牧羊之理不同，而與老子爲道日損，禪家拔斷草根之義，卻可參會。東坡云，君欲富餅餌，要須縱牛羊，信矣。夾道柳林與昨同，而葉黃零落者漸多，田中已有積葉，土人棄不取，近山多柴也。自黃冲以西，每十里建兵房三間，旗竿臺一，土墩五，標明里地。平涼踞嶺而城，涇汭繞之。城東兩幹並抽，南幹初起，均小山數斷，至三十里外，石山冲跌斷再起，卽回山之首，綿亘直至王母宮而止；北幹其高大不及回山，而東去更長。平涼城西三十里外有山巍然，巉峒也。今晨霜積甚厚，至午煖甚，夜涼手足覺凍。府東十里外大路寬三十餘丈，植柳四五層，三路並行，參天合抱，想見左文襄經營西陲，同於召伯甘棠，而遠略尤

過之。途中橡栗，霜紅耀目。

初五日晴，辰正行四十里，至四十里鋪。午飯，飯後行五十里，宿瓦亭客店。出平涼西門，兩山中開豁爲平川，過三四小水，清而溜，皆湮水上流，源出崆峒山。崆峒在西南三十里，突兀聳峙，元氣渾淪，回山之祖也。一名笄頭山，黃帝秦皇皆至焉。酈註以爲大隴山，乃隴山之最古者，惜未能往游。出四十里鋪，行十餘里入亂山中，連環合匝，四無人煙，湖水怒號，寒風蕭瑟，怪禽啼野，雉兔馳突，羣駝散放溪澗中，輿夫呵之，卽讓道，柳葉零落，枯枝纖纖，衰草厚積，蒼黃彌望。燕城賦云：『萍葵依井，荒葛罨塗，饑鷹厲吻，寒鴟嚇雛，崩榛塞路，崢嶸古廬。』數語極肖近邊景物。至去水溝，有三四小兒衣紅襖，不著褲，向余啞啞笑，鄉關兒女之念爲之一動。山人野燒，行煙焰中十餘里，赤日斜烘，重棉欲解，漸有春夏氣。自密店下輿，覓茶小坐，再行至三關口有古廟，日晚未入視。土人云：內祀楊六郎昆弟，聞有吳欽帥八分書碑。宋史楊業有子七人，延昭最著，契丹目爲楊六郎，梨園演劇，盛稱楊家將，殆本於此。廟前兩山欲合，相距僅以尺計，懸崖赤立，巉峴垂注，無寸土。澗水怒流，卽瓦亭川也。傍左山根石路而行，對岸石壁鑿『峭壁奔流』四字。山石奇怪，彷彿龍門，而兩山相摩，尤覺駭目，連山不斷，一石融結，而變態各別，以畫法喻，有鬼面皴，有旋螺皴，有牛毛皴，有荷葉皴，有大小斧劈皴，長短披麻皴，有折帶皴，有象鼻皴，有灰堆雨點皴，直萃南宗荆關

董、巨、子久、黃鶴、仲圭、石田、伯虎諸大家絕筆於數十里內，爲之歎絕。坡仙云，峽山富奇偉，得一知幾喪，不謂隴山亦然。屈曲山峽中，約二十里，至瓦亭，近瓦亭諸山，石上細沙流注，慘青黝綠，或謂內有鑛質。既至瓦亭，四望羣峯，環合無隙，西南有鉅嶺橫亘，卽六盤山也。昔人出關記程，皆經過六盤，洪北江作樂蟠，倭文端謂卽古之絡盤，殆文襄重加修鑿耳。瓦亭古爲隴阪阨塞，水經注，隴水出隴山，一西流逕瓦亭南，一東南流歷瓦亭北，二水合流爲瓦亭川。隗囂聞略陽陷，使牛邯守瓦亭。六一翁尹源墓志，源遣大將葛懷敏書，謂元吳攻定州堡，不宜救，宜駐兵瓦亭，見利而後動。南宋吳璘使子吳挺破金兵於瓦亭，唐與回紇分界亦在此。晚寒到店遲，土炕燒牛馬糞，頗觸鼻。

尙書史臣記事多拙略，惟顧命一篇最工整，爲史家別開門徑。至國策國語每於敘事中傳神，太史公繼之，更化堆垛爲雲煙矣。其描摹細膩入情處，多憑空結撰，筆補造化，本事未必盡如此也。孟堅意在翔實，不解遷史鑪冶妙處，其大篇便委瑣板重，以之記事則有餘，未能盡文章之妙。太史公後要推昌黎君實爲鉅手。

曾文正宗法三十二子，聖哲畫像記初成，三原賀清麓先生見之，猶譏左莊班馬李杜蘇韓非聖門之言語文學，不免陳同甫王霸并用，義利雙行，攬金銀銅鐵爲一器，然則學者除語錄外，無書可讀矣。張

考夫先生祖述孔孟，憲章程朱，而於通典、通考及明代章奏，皆誦習無遺，四六亦能爲之。程子除言理之文，別無措意。朱子則兼綜博覽，詩古文辭卓然成家，何嘗墨守章句。三代後詞章蔚起，攻詞章者非博不精，欲博安能免雜。周秦以後聖道晦塞，至揚雄始尊孟氏，昌黎始識孔孟，亦因文見道，載道以文也。竊謂學者能博而精固善，否則寧雜毋陋。

關造化之機緘，著鬼神之情狀，闡道德之精微，文之至者也；感慨興亡，進退人物，次也；流連光景，發舒鬱陶，又其次也。工於爲文者必先肖題，寫東南山水，不能移之西北，暮春夏風日，不能移之秋冬。余年十七，薄游江左，大亂適平，社鼠宵鳴，山鬼晝嘯，頽垣廢井，觸目含愁。初至治城，取哀江南賦讀之，寒雨荆榛，倍增獻喟。復游維揚，紅橋衝波，玉鈎弔月，意有所感，取燕城賦讀之，雖悲壯蒼涼，究與劫後景物不合。西行過涇涼，逾甘隴，春風馬上，秋雨燈前，怵目觸心，驚魂動魄，無一非賦中景物，乃知明遠別有寄恨，不僅爲燕城發也。東吳山川秀麗，人物綺麗，雖城郭摧殘，河山破碎，落花濺淚，啼鳥斷魂，亦不過如西子捧心，憔悴苧蘿，息嬌嚙語，寂寞桃花，卽至青塚琵琶，烏孫黃鵠，風沙慘淡，鼓角悲涼，而蕙心紈質，玉貌絳唇，終不脫脂粉氣味也。若夫高隴極天，大河動地，阿房劫火，長城夕暉，禾黍邱墟，梧楸霜雪，而風土儉嗇，氣象蕭條，則如項羽橫戈，烏騅陷陣，曹瞞對酒，老驥愴懷，易水激昂，河梁慷慨，伊涼塞曲，勅勒鐃歌，庶幾近

之。蓋東南譬之美人韻士，西北則烈夫俠客也。蕪城一賦，確爲西北寫照。吾過咸陽，所經雄關壯邑，沙磧荒原，凡心中所有，腕下所無者，便引數語以自代，幾於字搜句剝，剿說雷同，非此驚心動魄之詞，不能狀次寥凜栗之境也。

子芳曰，與君久處，見所誦習者，仍重詞章，何以平日論人，每輕文士？余曰，自周以來，莫不以文學兼德行，卽孔子之聖，亦以文莫猶人，自任，況大賢以下乎？夫視聽言動，非禮必謹，惟顏子身分始足以語此。三代以後，舍文無以爲學，舍文學無以求德行，我所輕者，何嘗是真文士，真文士未有不見道者。吾歛施先生虹玉教學者，以九容養外，九思養內，最爲切要，嘗書此作聯以自勵，從此入手，渾乎文行之迹，而實握文行交修之原，聖賢千言萬語，但有一二語心得，便受用不盡，爲文以博爲主，制行以約爲主，我之好文詞，所以終難進德也。

初六日晴，晨正起食粥，行十五里，至山脚，火燒店小坐，登山至六盤山頂，午飯，路極陡峻，盤紆而上，路旁臥亂石，開道時所移也。流泉嗚咽，陰風怒號，深澗積雪皚皚，石惡土劣，植柳不能成行。東望日色慘薄，雲霧混茫，自念此身，如虛空微塵，巨海浮漚，不知存亡何所，起滅何從，忽聞來車有嬰兒啼，慘於四聲猿矣。三秦記云：『隴西關其阪九迴，不知高幾里，欲上者七日乃越，其上有清水四注，俗歌曰，隴頭流水，

鳴聲幽咽，遙望秦川，心肝斷絕。』今之六盤，豈亦昔之九阪乎。極頂僅一茆店賣麵酒，行人湧集，無立足處，索麵一盂充饑，食時一老亦到，杳如子芳食畢，因行李車重，每用兩車騾馬拽一車上，再返拽之，候至未初，尙未齊集，余乘轎先行下山，車路坦直，不似上山之陡曲。輿夫行小路近里餘，直下幾難留步。至楊家店，楊柳成行，山戶十餘，有牧羊者。土人謂山頂至隆德二十五里，余度之不過二十里。下山沿北嶺行，大石斜倚層累，如堆酥餅，如牡蠣片，石上有青灰細沙溜注。六盤山一帶，山根有草，英落苞開，白毛茸茸，圓如毬，白如絮，從風飄揚，土人謂之野棉花，又名夜明花，吾鄉亦有之，卽苣蕒菜也。六盤之西，兩山夾道，隆德當衝而城。邑宰送柴炭二十餘斤，可謂雪中炭矣。將至火燒店，東北風甚厲，戲作一詩嘲封家姨，登山遂息，雖積雪在目而不覺冷。下山宿城內，風復作，冷甚。

六盤山頂有牌樓，題隴干鎖鑰，聯曰：峯高華嶽三千丈，險據秦關百二重。陶勤肅建。羣峯陰翳，高入雲表，夏月常遇雪，今竟晴煖，同行者皆謂難得，平生所向無一遂，茲游何事天不阻，不可解也。

六盤絕頂旅店主人，湘產也。初入伍，流寓於此，築室三楹，繚以短垣，門四達，客至則啓榜路北向者。而居室南向，一妻一子一婢，隔一椽爲內室，甚清潔，釀酒細麵，鮮腊足以供客者，穴地藏之，索則立應。時北風甚寒，入其室，已擁地爐烘乾柴，叢山絕頂，四無居隣，豹鹿接迹，飛鳥不至，客至皆在午前，旣散則次。

溲闕寂，西日未下卽閉門，妻子怡然，取供客酒肴自奉，絕不知塵世事，其有託而隱者歟，未詳其姓名。

## 六盤山

崑崙一脈西入關，萬山東走飛巉岫。雙丸出沒蔽光景，天梯石棧紛鉤聯。連環突兀衆峯合，截斷隴阪膠秦川。益焚禹鑿不到處，五丁力盡空長嘆。中興桓桓左侯相，氣壓喬嶽吞神姦。芟平河湟臨瀚海，西域萬里知朝天。渺茲蟻垤梗王道，移同王屋原非艱。特留阨塞限回紇，號令兵甲開雲烟。材官健兒執忞錡，枯杖亂石分火鑪。童禿赭立太蕭瑟，更種楊柳青毵毵。宛駒越象接躡跡，羊裘翠鬪通貿遷。大車礪礎響格磔，顛駱汗出珍珠泉。笳輿登登縱緩步，俯聽流水鳴潺潺。峯迴路轉飛走絕，陰崖積雪堆醜鹹。中原回望在何許，混茫一氣連終南。便欲凌雲斥八極，驂鸞駕鶴非神仙。飛沙走石將相力，山靈往往遭呵鞭。壯游欲壓崑崙頂，到此嘲笑攀孱顏。

初七日巳初行四十五里，至神林堡午飯，復行四十五里，至靜甯州，宿行臺，頗好。途次山地柳漸成行，但稍瘠耳。早起冷結冰，昨夜北風欲雪，及曉日出，同行皆喜。人謂過六盤畏風阻滯，過山便煖，不知至隆德地氣愈寒，六盤橫亘南北，直劃東西，寒煖所由分也。將到州城十里內，有所謂九里十三灣者，兩山

對峙，深澗中蟠，傍北嶺行，鑿山就路，縈帶巖側，上戴崇阜，下臨絕壑，一壑一灣，對山犬牙相錯，彼凹此凸，澗水作之字形，州城出水口也。住行臺，有賈姓七歲童來賣飴糖，一文一枚，衣服整潔，與之語，對答了然，頗識數，人皆愛而購之立盡。詢之，其父已亡，母守而育之，蓋孤子也。自河南以西，客店皆賣麵食，至涇州乃有米飯，以豬脂雞卵同煎，頗佳，今日雖有，稍粗糲矣。潼關以西，車軸加寬，能載物負重，涇州車廂反狹，軸雖寬而不能載物，駝馬亦疲，此官僱之不足貴也。

杏如昨過六盤山，捨車步行，雪滑徑窄，下臨絕壑，千氣萬力，喘呀不已，脫一衣擲同行車中，車夫拒  
不納，遇途人挈之以帶，帶絕援之以手，始出險，天下人性善惡不齊如此。

初八日晴，辰初起，辰末行，四十五里至高家堡，午飯，飯後行五十里，住青家驛行臺。出靜甯西門，約行十里，登大嶺，高峻不及六盤，而紆遠過之，幸坦而易行。輿夫行捷徑，下臨深澗，窄而多缺，有時懸輿直過，俯視心悸，有峻陂直注，輿行如飛。下嶺後約二十里，到堡，午後登一大嶺，赤土孕結，披離腫漫，如綻如爛，如大肉山，有百千眼，無量嘔食。將至青家驛，十里內有坡，初向西北，折向東過澗，復轉向西，卽倒回溝也。行館爲李良穆軍門建，左相有碑記湖軍周紹濂修路築橋緣起，楷書學顏，惜未拓得，碑文深厚沈細，正宗也。已見磨盾餘藩。土山深陷，奇在俯視，石山壁立，奇在仰觀，此西行看山要訣也。潼關以西各城多



土築，壁立而不頽卸，六盤附近多石山，遂無穴居者。至靜甯復見土穴，山地多耕，亦湘軍招集有以啓之。道旁柳漸黃落，而一望蔚然，小株尙垂青。過清水河見山嶺皚皚耀目，以爲雪也，而日光甚濃，詢之士人，乃鹽硝也。水不甘，山溝早晚結凍，着棉袍狐皮馬褂，足少冷。

初九日晴暖，辰末行，四十五里至翟家所，行臺午飯，又行四十五里，宿會甯城內。出青家驛，卽行亂湖中，高下崎嶇，至太平店以西，二十餘里均傍右山麓行。山嶺豐隆腫突，連環相接，依山傍湖，灣環繚曲，無數十丈平直者。山高湖深，雨水沖突，路窄容一車，多缺口，萬一逸軌，則不可測。湖中沖刷日久，槎枿破碎，峇崎峭削，險惡萬狀。入潼關後，所經溝湖無奇於此。蓋自青家驛以西，衆水所歸，太古以來，風吹雨蝕，割整爲碎，蠹高爲深，極荒僻險阻之境，而幽泉秀壑，奇峯怪石，卽在其中。路傍山根，以山之凹凸爲路之曲折，或轉入山腹，或下落巖根，幾於移步換形。翟家所東三四里間有一大灣，積水深泥，同行之車無不陷入，用五六馬始拽之出，至尖所，已過午。民居多土穴。飯後出所，路稍寬，行二三里過一山，方趾圓頂，沿山麓行，度一橋，巖壑甚美，復度二橋，路曲折，約行二十餘里，至張成堡。西下坡，入大湖，水黃濁怒號，靜寧以西

所險大嶺，水流會此，西流會此。

輿夫涉之。

上左岸大道，行二百步，見車軌半沒，裂陷成穴，如甕，如池，如碗，下視無底。途

遇一人，告以前路橋斷，不可行，遂紆道折回，過一大穴，路僅數寸，輿夫健步側行而過。復下湖行亂水中，

澗寬約三四十丈，水渦在澗底，紆曲盤旋，或左或右，遇卽涉之，至數十次，諺語謂七十二道脚不乾也。

如杏

以錢記之，過二十八次。

兩岸壁立，高插雲表，爲水所蝕，崩沓潰裂，峯巒奇幻，岫壑冲深，卽終南太華天臺雁宕無

以過之，但彼石此土耳。石一成不易，土爲風雨所虐，一年百變，愈變愈奇，上懸無極之高，下垂不測之淵，西來第一奇險也。太店以西，山根時見赤坂，有一嶺盡赤者，大澗底平水處赤白層疊。行二十里登右岸，途中多穴，與前略同，蓋車路均下臨深澗，初或蟲蟻蝕一小孔，風遂入而呼吸之，久則通而爲穴，一遇風雨，水卽浸入，愈刷愈大，上仍平坦，下已深陷，車馬受害最大，昔人謂隴阪多風穴，卽此也。蘇子云，衝風振河海，不能號無竅，隴多大風，奔騰澎湃，竅爲之也。吾人孔竅開張，故吹求掙擊，鬼咀神嚼，亦乘間而入。莊子云，一日開一竅，七日而混沌死，旨哉言乎。張成堡以西大澗，乃隴阪大道，而兩岸高峻，竟無他路可移，若遇夏秋大雨，洪流汹涌，雖千人萬馬，必爲魚鼈，當道者宜措意焉。二鼓後始入會甯城，店狹隘。

初十日晴住。自瓦亭至此三站，均九十里。昨日一站，據驛夫云，曾經丈量，實一百八里，故人畜同困疲。商之同人，暫息一日。青家驛至會甯，應作兩日行，中站翟家所行臺，房屋整潔，最好住宿。自所至城實有六十餘里，一日行之，尙不竭蹶。店主王姓，本土人，已故，號振甫，有左文襄書聯二甚精。會甯宰蔣康號公度，常州武進人，已卯同年，午後往訪之，留晚餐，詢及昨路澗水แหล่ง，公度出示請修稟稿，歷敘東境諸

山水道原委，前人修築始末，知此澗來源，發於太平店大山，卽漢之祖厲河也。

連日飲澗水苦滿，同人皆有腹疾，余亦不免。義山句云，秋霖腹疾俱難遣，萬里西風夜正長，不至其境讀之，不知其言之悲也。義山七律工於言情，而又善怨刺，得楚騷杜詩微旨，其妙處全在善於製題，每篇皆有所指，而所製之題俱將本意隱匿，使人讀之，猝不能解，便覺幽深冥杳，惴惴迷迷，若題目卽將本意揭明，亦祇眼前語爾，玉谿可謂狡獪。

江南亂後，頽垣渴池，往往掘得窖金鉅萬，非賊所遺，卽民所藏也，於是貪人聞之，至穿垣穴地以冀野獲。近有友人述二事，頗足解頤。京師西直門外某旗員宅後園，牆圯露大石板，下覆鉅甕，以爲藏窖，秘不告人，月夜率妻子孥婢焚香敬禮而後啓之，去其石，乃一僧拈指危坐，頂髮青如新薙，面團團白如粉，兩目映月有光，少頃拆裂有聲，化爲白骨一堆，衆驚散，主人撲地，一病幾殆。宣武門內西單牌樓肅府故第，相傳內有寶藏，後歸某宦，內堂有屋，連環周匝，舊呼爲姨太太房，一日與下陷一穴，甚深，羣臆果寶藏也，燭以火，結束纒纒，青白相雜，鉤致之咸不識爲何物，一少婦趨視，擲而唾之，衆始闕笑，蓋白者淫籌，青者信布也。或知其事，諠之曰，得財夢穢，古語驗矣，至今傳爲笑柄。

坤輿厚積土石，母萬物，坻四海，以成其大，惟水能以浸潤排蕩之力銷土蝕石。西北富於土，圍九邊

以爲帶，使中土安若覆盂，大塊臃腫，人不知土之貴也，水乃濬之使深，高者以成，彫之使零，聚者以散。東南近海，土幾爲海食盡，惟石質堅，能與水戰而益著其奇幻。柳子厚寫柳州山水，每藉助於石以形容之。隴山蒼莽不在石而在土，繪石易，繪土難，古今畫師畫水石無畫土者，土之賤久矣。子厚怪造物者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，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，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，柳州何幸得子厚也。使子厚譎隴，發抒景物，必能易寫石之筆以寫土，使土重於璠璣也。君子無入不自得，造物所以摧折困辱之者，亦卽所以自扶其闕，與君子何損焉，而造物又何巧焉。

治天下有三重焉，曰道，曰人，曰法。法與道依人而行，從古如茲，無新舊之界也。維新者必從法始，倘信法而不信道，重法而不重人，浮慕夫新之名無當也。凡造器者，有良匠始有良模，有良模始有精器，今欲得精器，不求良匠，安有良模。天下重器也，造器者道也，今不患無匠，特患無造匠之匠，與識匠之匠耳。道者造匠之匠也，能造匠者必能識匠，能識則不待造而匠已不可勝用矣。夫迹者履之所出，迹非履也，法立於道而非道也，法行於人而非人也，以今日國本國勢而論，無所謂新也，但去故而已。中國之故非二百餘年之故，乃二千餘年之故也，以二千餘年之故而欲革之於一旦，雖三王孔孟無所措手。如種穀然，天時不至，粒不實也。如炊飯然，火候不至，粳不融也。善人百年，河清難俟，卽欲速成，亦須俟之十年，以

五年燭敵，以五年除敵，此十年限內，皆立法之際也。燭一敵，卽立一法，以除敵。與天下共議之，國人曰：可而後行之，能除一敵，則故退一步，故退一步，卽新進一步，後五年中所需之人才、財政，皆於前五年內預儲之。其時有無成效，尙不敢必，若但憑一二人之心思才力，謀之於密室，書之於細氈，而朝發一令，策其行，夕發一令，課其功，上以空文求，下亦以空文應而已。善治天下者，見道而不見人，見人而不見法，執新孰舊，其致治一焉。無道則無人，無人則無法，道既失矣，法從何立；人未善也，法將孰司？其究也，人愈雜，法愈紛，法愈紛，人愈困，視人愈輕，視法愈重，必至人與法同爲虛器，吾未見其可也。周公制六官，洪纖畢舉，古今法制無善於此者，然周公未必果行之周也，果行之周，其弊立見，以其是法而非人也。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，周公知之審矣。今日新法能過於周官乎？徒法不能以自行，其抑深思法之所以行者何恃乎？

李文忠自粵入京，將行，同官謁送，問應變機宜，將出，僕請曰：國難卽解，公將奚先？公蹙額曰：事定後，中外局面又一變，我國惟有專心財政，償款不清，無以爲國，若求治太急，反以自困。中國地大物博，歲入尙不及泰西大國之半，將來理財，須另籌善法。僕曰：多取多用，各國皆然，取天下之財，仍還之天下，出入相敵，萬端就理，有何不可，但須利不外溢耳。公曰：聯軍不足亡中國，可憂者恐在難平之後。僕曰：公憂及此，天下之福也。竊有一言爲公陳之，中國之弱，弱於人，非弱於法也，人有得失，法無新舊，果得其人，因時

損益，法雖舊亦新也，不得其人，雖博探古今，組織中外，適以滋弊。公笑曰：八股舊也，策論爲新，策論得也，八股爲失。我與爾皆八股匠，故說舊話。衆爲闕笑。有同官極言時局艱危，公亦愴然。僕曰：君子當國，不震己之強，不侮人之弱，亦不怯己之弱，畏人之強，惟求一己以應天下，守至常以待至變而已。公太息曰：國運所關，實有天命，後事殊難逆料也。遂辭出。公生平堅忍倔強，雖處甲午乙未之變，從容鎮定，未嘗以鬱悶之色示人，及庚子難作，每深談時事，便淚含於眶，氣之衰痛之劇也。

堯舜以上，君臣皆聖，下民之聖者皆可爲君相。堯典授受吁咈，但重命官，無所謂立法也。至武周承夏殷極敝之後，大勳新集，封建益衆，世祿世官，去民日遠，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，非法制周密，便難鉗筭天下，故周公六官始專以法治天下，五帝醇風日就澌滅，三代之衰至周而始，雖以武周開國，神聖一堂，而治安之效僅及百年，從此治天下者知有法不知有人矣。同一法也，得人則治，失人則敗，今欲救敝，不求之人而仍求之法，欲收富強之效得乎。

唐虞二帝是真憲政，君有執兩用中之心，民有於變時雍之化，雖無立憲之名而有立憲之實，此其故在君而不在民。君從民俯而就之，取人爲善，其勢順，民從君仰而企之，不令而行，其勢亦易。蓋二帝本有公天下之心，二帝在一日，憲法卽存一日，若泰西所謂立憲國者，大半由亂民迫脅而成，民強君以必

行，君亦從而予之，名爲立憲，實則互相詛誓也。人至積不相信，始出於詛誓，有久要不倍者乎？此人人共見共知之理，而下民強迫之，國家亦樂從之，並深恐人之阻其成者何也？在上只爲萬世一系四字所誤，在下只爲平權自由四字所誤。立憲之後，果能以萬世一系責之民乎？果能以平權自由責之君乎？東西立憲各國，君權民權，君黨民黨政黨，無一日不在水火中，固彰彰也。人之有所挾而求者，求者愈力，予者愈靳，至不得已而予之，未有不隱施拒力以自善其後者。人之相與也，雖細微之事，有一念之私存乎其中，未有歷久不敝者。今以天下之大，億萬之衆，而各挾一私心，以成就久大之業，是市道也。我中國果有此舉，必以堯舜之心，行武周之制，統君民而納於軌物之中，則憲法可略言焉。修身尊賢，親親敬大臣，體羣臣，子庶民，來百工，柔遠人，懷諸侯，尊五美，屏四惡，舉直錯枉，親賢遠佞，君之憲法也；學道愛人，敬事節用，大臣法，小臣廉，恭寬信敏惠，果達藝，知仁勇，官之憲法也；親其親，長其長，孝友睦婣任卹，莫敢不服，莫敢不敬，莫敢不用情，好學知恥，有勇知方，士民之憲法也。大學首章，憲法之綱領也；周禮六官，憲法之條目也。君能以天下公之民，民必以天下私之君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歷聖相傳之憲法如此，若僅陶孕泰西，組織東瀛，則淺之乎視中國矣。

十一日辰末起行，出會甯西門，羣山四豁，一路高原，白楊夾道，青青未凋。初越三四溝，涉二河，至曹

家河，下深溝約三四里，出溝兩山漸狹，又入溝中，至董家河午飯，共行四十五里。飯後出店，仍溝路，寬平易行，出溝四山環繞，中平如砥，白楊蕭蕭，陰連響答。早起白雲漫天，有釀雪意，午後雲斂日出，溫暾如春，行十五里，宿西鞏驛，行臺荒涼，改宿茅店，較有煖氣，荒遠之地，非旅店不能利行人，成聚落也。靜寧以西，土鹹水苦，民間悉穴窖藏雨水，官廨亦如之，住店購雨水爲第一義，小壺亦須數錢，幾於水二石入絹一匹矣。作家信，託蔣大令寄無錫。

粵人鄧某以賈起家，頗好事，多收揮王畫，倪雲林佛因地圖在其家。余官南海，屢約往觀，未果，卸篆後避著翠林園，來晤，越日邀至其書室，觀四十餘畫，皆精。見其幼子禮恭而意甚殷。自澳門歸，知必遠謫，江南籌五千金寄余，交鄧暫存，未幾鄧病，友人勸余往索，余曰：與人交，託以資，聞病而索之，是料其不起也，彼若愈，再見將何以爲情？旋聞鄧病甚，友復曰：不早爲計，後勿悔。余曰：是迫人死也，友誼安在？月餘鄧卒，遣人往弔，徐詢前款，代鄧主持者竟以無券證爲言。或爲計曰：鄧妻佞佛，請質於神而要之，以幼子爲誓，彼愛子不忍誓，則趙璧歸矣。余曰：乘人之危而咒其孤，非仁者事也。竟止不索，而萬墮行資斧頗窘，終不釋然。一夕閱紀氏閱微草堂，云有狐女與某少年合，其父訴於法師，法師攝狐女至，諭之曰：留未盡緣，作來世歡，可乎？言訖，見一華衣女子飄然而逝。余深嘆狐女解脫，旣而思之，可以人而不如狐乎？從此胸



中洒然，不復置念。粵人知此事者頗多，今接兒輩書，猶詢及鄧欠始末，故書此答之。

十二日晴，辰正行五里，登青嵐山，三十五里至嶺，尖於山店，飯後行四十三里，至安定城內，宿客店，僅土炕，徧假不得一椽，向隣舖假一炕几，置食物，荒涼可見。青嵐山雖不及六盤高峻，而峯巒綿亘，澗壑盤紆，其遠倍之。下嶺從左山度一大湖，至右山足，西行不五里到城。青嵐山東趾有柳數株，青青孃山之四圍，高低層疊，均旱田，已開未種。六盤以西，風氣愈寒，來春二三月方可種麥，冬麥每怯凍不生。關內外均以春麥爲佳。由青嵐山南向至秦州，約六程，履山脊而行，卽小隴山也，爲隴阪正幹，其阪亦九折。農民耕山背，僅通騎行，遇雨更爲畏途。會寧東窮山惡水，無地可耕，至安定以西，多熟田，旅店稍佳者，非湘卽蜀人也。近見店夥桿麵，於尺餘案上和麵一拳，抽之，擻之，擻之，須臾圓徑三四尺，劃以刃，細如絲，亦絕技也。

中庸善言天地，其切要處只不息不貳四字。惟其不貳，所以不息。天地性質特別，絕非萬物所能及，萬物皆貪安逸，惟天地最勞，萬物皆工變幻，惟天地最信，億萬斯年未嘗住一息，未嘗差一杪，聖人無可形容，特演一誠字。子芳因問天地有知覺否，余曰：若有知覺，便不能誠，萬物有知覺，所以不誠。卽如我等行路，一覺體倦，便思住店，既住店，又欲擇屋，是息且貳矣。天地不知倦，又無所擇，所以不息不貳。吾於誠

字外更演一說曰，大勞曰大信。人能學天地之無知覺，則自能勝大勞，能成大信，因材而篤，卽是不擇註脚。吾此論可破赫胥黎天擇之隘，有知覺而能誠者，功夫最大，孔子外惟顏子庶幾能之，孟子便有許多機鋒。昔人謂日行程度，於冬至驗之，每八十年必退一度，其說互異。余謂積算歲差，自古已然，既有一定之差，予人以可見，則其不差也可知矣。

## 青涼山

卽大涼山

萬重嵐翠落尊前，小飲微醺兀欲眠。西北風來雲捲淨，讓余豁眼看青天。

## 二涼山

二涼山頂小盤旋，歸路方尋太華眠。西望黃河東白日，狂來幾欲啗青天。

## 寄仲若無錫

滿目青山隱落暉，途窮忍與世相違。于時已滅懷中刺，出走方裁短後衣。傳語岑參空有淚，悲秋宋

玉欲安歸。寄聲雲外南翔雁，爲帶鄉書向北飛。

十三日辰正，出安定西門，行兩山之間，數踰溝澗，夾道殘柳鬢髻，村落相望，來牛去馬，交錯於道。行四十里，過澗河上岸，至巉口午飯。早起白雲瀾漫微雨，將午北風作緊，蔚藍萬里，晴曦灼人，手足欲汗。飯後度澗河上岸，兩山夾道，行四五里，入深溝，過大澗，傍右山下深溝，循左岸行，約十里，至稱鈎驛，宿行臺。連日旅店卑狹，幾難安枕，間有行臺，奴子病其荒涼，器用水火俱乏，舍之就小店宿，有煖炕易呼應也。驛行臺周凱山，芳吉軍門修建，堅固整潔，入門覺有生氣，同子芳住焉。夜宿甚煖。明日過二涼。土人謂之大涼子。

秦隴均土山，無林木，終南太華乃石棧天梯，其附庸諸山則土也。所見石山已載記內，大至六盤亦土多石少，青嵐則純土所結，至安定以西，各山寸草不生，鹹滿故也。水苦之地皆然。安定山土純白粘膩，高原亦如之。出城約行三十里，有一峯，厥土赤埴，土厚故無靈秀之氣，鹹滿故不生五穀，地脈使然，安得格致家一洗滌之。

食品園蔬難得，豆腐三日始一見，土人以鹽下飯。楊柳搖落，餘無青色。炊飯用枯枝，木炭一斤十五六文，甜水一擔百文。隴麥二三月種，六七月收。

王君乘粹由通渭至安定，經鳥鼠山下，親見鳥鼠，鳥首鳥尾，身與四足同鼠，飛走林野間。昔人注『

鳥鼠同穴，其說歧出，有謂荒誕不經者，可見鳥鼠實有其物，山亦因此得名。後晤王晉老云，鳥自鳥，鼠自鼠，二物同土灰色，甘涼伊犁一帶皆有之。元和郡縣圖志，鳥鼠山今名青雀山，其同穴鳥如家雀色，小青；其鼠如家鼠色，小黃；近穴溲溺，氣辛辣，使人嘔逆，牛馬得此氣，多疲臥而大汗。

伊犁三臺海子有鳥鼠同穴而居，鳥類鵲而小，尾長背綠，鼠色灰如常，每晨鳥出翔空際，鼠立洞口望之，少頃鼠出，鳥下墮，立鼠背，鼠往返急馳，鳥在鼠背，張翼而噪，久之同入穴。徐氏水道記謂卽爾雅之鼯，與晉老說合，秉粹所見或別一種也。

## 一劍

新詩綺語未爲奇，一劍隨身萬里時。客子光陰秋雁過，孤臣心事夜烏知。艤舟西極探星宿，飛矢南山走月支。好逐羝羊訪蘇武，便騎天馬下龜茲。

十四日辰正行，出驛不遠入深溝，溝盡登二涼山，

卽車道嶺

其高略同青嵐，路頗陡峻。十五里至第三

峯頂，山店午飯，皎日當空，青天如洗，舉目見百里。西來站路最大者，長武至涇州，青家驛至會甯，此二站必須破作兩日，遠而難行也。飯後行三十五里，至甘草店住宿。午後雖下嶺，而或高或下，忽東忽西，盤旋

衆峯之上，下嶺三四里，卽到店。今日四十九里，不啻五十餘里。甘草店百餘家，市面頗好。

二涼山南四十里，危峯層出，巖嶂迴環，煙雲縹渺，林木蔚葱，頗似少華。詢之士人，乃金縣興隆山也。距蘭州九十餘里，南連龕谷，北俯馬銜，時爲異人所棲。近有悟元子劉一明於其西修棲，雲山道院，與興隆對峙，朝夕鐘磬，以次遞擊，朝起東山虛皇殿，至西山頂混元閣止，暮起混元閣，至盧皇殿止，清越可想。悟元能書善醫，著道書頗多，所居爲自在窩。

十五日辰正行，出店後行兩山之間，中間一湖，柳枝已禿，楊葉猶青。初傍右山行，度湖後傍左山行，二十里至新河瀾，左山斷而復起，湖多頑石。仍傍左山行五六里，至山西麓，爲山之起處，右山亦漸低平，路出平原而深陷崎嶇，越溝度湖，竟無坦途。至下關營已未正，共行四十里，不啻五十里。飯後出店，右山漸逼，左山復起，大河中貫，車行河中，肩輿渡河，傍北岸而行，十里山根多赤石，乃紅斑碎屑結成，名紅崖灣，產喬理貓，似鼠而尾長五六寸，毛色可愛，貓見之齧而不食。又十里至買子堡，秋林迤邐，土垣茅舍，掩映高低，挖渠作圳，引澗水灌田。傍山臨河一望，膏腴皆種烟葉，婦女沿流浣衣，碓杵四達，若春夏間過之，真一片江南也。惟車行河內，碎石格磔，大路在北岸，深溝曲徑，極不易行，民間引水用木槽，橫置若橋，人行其下，淋漓飛洒。行十里住金家崖，行臺房屋整潔，器用亦備，行人之福也。早晴，下午微雨。近二日道傍

多牧羊，麵一碗二十四文，或三十二文，入甘境，白酒釀甚佳。涇州平涼一帶，細麵每斤八文或十文，上白米一斤四十餘文，會甯安定白米極難得，木炭一斤十三四文或十七八文。自河南以西，人情愈厚而愈拙愈嬾，見有乘轎者必謹讓之，而轎夫動加呵斥，余深戒之，此野蠻性質之一端。隴西婦女裹足纖纖而執粗役，亦自苦也。入甘境後，米麵青菜豆腐麻油醃醃皆不可得，原野秃白如洗，無子種在地者。稜稜霜氣，蔌蔌風威，孤蓬自振，驚砂坐飛，景象最爲蕭索。凡久耽安樂，邪氣結轡，而有四支委隨血脈淫濯之患者，至此必不治而自愈。

十六日晴，辰正行，山水林木民居，悉如昨日，而一望明瑟，水田更多，圳高於路，沮滯難行。十里登右岸，入一山硤，見黃河縮入硤中，深不可測，車行河內，肩輿行沿岸小徑，至陡絕處下輿徒步而過。渡河抵响水午飯。下關營河向西流，經買子堡，金家驛，名買子堡川，四十里至响水，入於黃河。遙見河北岸長城迤邐，亘歷山脊。按長城在嘉峪關外者，燉煌玉門均有遺址，漢所築也。自關起東至鎮番東北，折而南行，至古浪縣東而爲二，一向東復折向東北，絡賀蘭東麓至甯夏止；一向南經平番，東繞蘭州黃河北岸，至响水子止，皆前明補築，非秦之舊也。飯後仍沿山坡行，三四里，下大澗爲桑園河，似張成堡溝路，而石更奇，寬約四五十丈，夏月揚波北注，湧流赴河，秋冬水竭，淺灘曲澗，踐石埒而過，兩岸懸崖怪石，又似龍門。

登岸踰東崗坡，黃河兩岸皆山明淨如堆沙，東崗坡以石爲骨，以土爲肉，以沙爲衣，微颺拂動，鬆撲如沸粉，峯巒重疊，徑路紆迴，或壓於頂，或礙於眉，豐隆當前，幾於無隙可入，而危崖線路層折不窮，山根多赤石，忽見青氣一道，乃黃河也。晴天若潑藍，丹壑若塗砂，素湍如委練，望之蕩人目精，尤奇者山頂每陷爲深溝，仰視僅一線天，而已置身千仞崗。乃一溝分爲數溝，一峽劈爲數峽，細塵飛沙，不見片石，天造地設，鬼斧神工，令人莫測，較之六盤青嵐二涼高險百倍。計上下十餘里，至東崗堡始到平地，又行十里，至空心墩，又十里入蘭州東門，宿督轅東街客店，房窄價昂，每房日銀一錢勢難久居。夫隴阪在中原之西，長河以限之，萬峯以阻之，闕惜險遠，幾令東南人不能窺仇池一拳，越雷池一步矣。而人力所至，無遠弗屆，騎壘跡，車塵軌，塵閤撲地，歌吹沸天，履險如夷，過於康莊，此何故歟。下東崗坡後，黃河在右，左山從東崗坡迤邐直達五泉山。

今午入店具食。門前土阜，羊豕雜蹂，塵穢堆積，屋後一池，溷濁更甚，滌器生臭。飯罷行黃河岸，見澗染者濃藍蘸波，蕩漾卽沒，因憶前過烟臺，見汽船傾煤屑數十石於海，沈碧浮花，淨無點墨，始悟阜與池之宿垢，乃其體小而滯於物也。若河海崑崙之大，何所不容，人患不爲河海崑崙耳。區區玷污，焉能浼我。葉爾羌西南四百餘里曰密爾岱山，一曰鐵山高三萬八千尺，巖壑重深，四時積雪，是爲崑崙玉京，巖石黑

黝中函瓊瑤，運斤揮斧，肆意取之，雖連城百雉，廣廈萬間，皆可以玉爲之。聞採玉者初至，土人偶指一峯曰：此玉也。從者笑之，曰：黝石也。玉安在？土人曰：焉有美玉而不蘊於璞者。爲鏟其石，玉乃見。

金家崖西行十里賈子堡，又十里响水。金家崖西四五里產米，皮紅而糙，屢舂不能去。至响水產米，色白而粒細。土人取响水稻移種金家崖，一年色白，次年半白，三年復紅，可見籽種雖佳，地能變易，猶人性善，爲習俗所移則惡矣，瓜菓亦如之。

响水向南數里有萬眼泉，山石透削玲瓏，偏開小孔，吐水下注成渠，至西坪，以溉田，極膏腴，產煙葉。土人取石以位置盆池，拋麥稻孔中，茁芽青青，伊犁果子溝亦有此石，色蒼白。

十七日辰末起，陰雲微雪，午欲晴，率家丁整行李，取出應用之物。銀一兩換錢一千一百二十文，每百九十二文其平與京市平同。途中平最大者莫如涇州以西各州縣。皋蘭趙大令靜涵贈肴饌燭炭。午後腹內有時作痛，晚服姜桂。

十八日清晨起，大便甚暢，腹痛止，服厚樸煨姜焦查以滌蕩之。初服豹裘，同縣李芬三在陝被議，升帥調來充文案，聞余至來候。本日晴暖，午後晤同戍劉君禹。至一老寓小坐，子芳杏如亦至，同往看屋未合。



子芳問江淮巡撫之設，是非蠡起，究竟何如。余曰：必作罷議，凡改建者非與時有關係，卽與地有關係，無故而改建者鮮。蘇松常鎮江徐淮揚，吳楚之舊疆也。自東晉至南宋，凡劃淮守江者，皆不得已之策也。江蘇以太湖爲內藏，江北以裏下河爲內藏，而共以江爲腸胃，海爲尾閘，譬之於人，外有四肢毛髮，內有心腹腎腸，形體具，神智乃生，從無將肢體腸胃中分爲二而得生者。今江南江北劃江而治，卽劈分腸胃也。吾知江南縉紳，必以全力爭之，不作罷不止，若謂國小地狹，不足回旋，猶後也。

十九日晴暖。迪化府潘祿吉太守之長公子伯庸來謁，談新疆近日情形甚悉。下午同一老往謁蘭州道王觀察，並謝澤州添車之惠。晉老言新疆官車局差事過境，諸多阻滯，現改新章，發官價僱民車，每車給銀一百四十兩，由蘭州直至迪化，新撫吳中丞所訂也。因詢余近況，並暢談詩文學派，語語愜心，爲西來第一快事。將西征詩就正。

子芳談某髮妻美而慧，琴瑟甚調，後置妾，遂反目，妾去復調。余曰：此義繫傳早言之，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，易曰：三人行則損一人，一人行則得其友。易以一陰一陽之謂道，若一陽二陰，二陽一陰，必有悔，故天下妻妾無和者。此雖戲言，可以喻道。

二十日晴暖。午後楊守備培德來談，約日內往游望河樓五泉山。午後回鄉，張海秋泗林來訪，久談。

其祖父光緒初年曾官蘭州道，祖母夫人卽葬於甘，來掃墓。海秋壽州籍，現居霍邱南鄉，與管府姻親，詢知吾師墨賓先生之父揚熙公，樞仍厝兩江義園，有碑記可尋，此吾師終天抱恨事也。憶師館吾家，課『游必有方』題，因言父歿於甘，尙未歸骨，母妻同遭平涼回亂，埋骨山邱，屢尋不獲，淚下如雨，余兄弟爲之感惻。師常言得積金二百，必親往負骨還故鄉，旋命其胞弟琴舫前來，竟半途折回。及余兄弟隨侍江南，師歸里，贈二百金，瀕行而病作，彌留之際，猶張目西望，捶胸不能語，此仁人孝子所同爲悼惜者。余每念及年遠世溷，故老無存，必付諸荒煙蔓草，恐難慰兩世夜臺之泣矣。聞海秋語爲之狂喜，當親往尋明，歸骨一事，定力任之。發錫電，用晴暖到廿四字。

二十一日晴暖。午後答拜李芬三、張海秋、潘伯庸、談夢九，至夜始歸。芬三談陝甘鹽務甚悉。海秋言管樞回里，檢金入篋，驟負之行，尙不甚難。

友人問古樂府與唐人樂府同否？余曰：成周雅頌卽樂府也。漢以後大祀樂章亦雅頌之遺。大要樂府有二，有譜聲與辭以被之管絃者，有使人歌唱而以絃管和之者。唐以後所著樂府，未必果能被之宮絃，要其美善刺惡皆足以感發人心，樂與政通，詩之精者感人心，厚風俗，陶情淑性，與樂同功。心之所發爲聲，聲之所著爲音，音之所諧爲均，詩與樂同也。古聖作樂，有樂器，有樂歌，器有短長，清濁，歌有抑揚疾

徐，其爲器也有八音，其爲歌也有五聲，依器和聲，而宮商角羽二十八調以次相生，各以其律節之，按律審音及銖黍，十二律者六陽六陰，所以候天地之氣，備四時之樂也。凡萬物之有音者不外乎八，凡諸字之成聲者不外乎五，在物有八音，在人亦有五聲。大行人屬瞽史，諭書名，聽音聲。禮曰：寒煖燥溼，廣谷大川異制，民生其間者異俗。班固曰：凡民涵五常之性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，繫水土之風氣。可知稟受異則唇舌齒腭喉之長短厚薄廣狹剛柔亦異。字同一聲，五方之人讀之，輕士多利，重士多濁，其音各別，唇舌齒腭喉爲之也。就一字而審之有五音，就萬字而審之亦不外此五音，音泛而成聲，而宮商角徵羽分焉，五聲分而平平上去入各有一定不易之音，以各從其聲而韻生焉，此天地之數也。約而言之，唇舌齒腭喉，宮商角徵羽，平平上去入，三而一者也。精而求之，審聲以知音，審音以知樂，審樂以知政，一以貫之也。唐虞三代以迄兩漢，君臣之賡和，友朋之贈答，詩教日盛。唐初取裁於六朝五言詩而研斲聲病，益加密焉，特定爲律以取士，詩亦本於樂也。宋策論特頒禮部韻略爲場屋詩賦之用，於隋唐分部尙仍其舊。元經義之外兼用詞賦，明屏詩賦，韻學幾廢，故一代學者皆病空疎。乾隆二十一年釐定科場條例，鑒於前失，始用唐試帖取士，嗣後大小試皆有五言律，所以存韻也，存韻所以正萬物之名，齊五方之聲，同天下之文也。古經文多用韻語，漢魏唐宋號爲能詩大家，無不精習聲韻。古體近體一韻或十字，或十四字，

必有三五字審聲以從韻者，所以音調和諧。漁洋覃谿論聲調而不根本於韻略同填詞，猶皮相也。今廢八股並廢試帖可也。因而廢韻不可也。而今而後，不學詩者將不知韻書爲何物。今之通行韻書，分部從劉淵，已失隋唐之舊，古韻幾亡，若並此而不之習，矧論宮商律呂，聲音道喪，生人麤鄙暴戾之氣，何以化之，可慨也。

二十二日晴暖，梁書韋叟爲豫州刺史，與北魏楊大眼戰，緩服乘輿，執竹如意，以麾進止，大勝之，魏傷亡十餘萬，平日被服儒者可風也。千萬買隣宋李雅與呂僧珍事，珍生子，雅進金錢千餘，珍遂薦爲衡州刺史，可見雅攀附勢要，非君子交也。午後同海秋潘志言往看江西會館房可住，言定月租四千，押租十金，擬二十四移居。或問遣戍永不釋回，始于何代，余曰，自帝舜已然；或以爲過，余曰，使以堯舜之聖，施之共驩，何過也。古之赦典，漢儒鄭君尙不謂然，而究不能廢。堯舜世遠，深恐以共驩之刑誤加之皋夔也。佛最慈悲，佛說我今示汝無所還地，卽永不釋回註脚也。東坡云，欲問雲公覓心地，要知何處是無還。佛法反對無還，參透卽還矣。

孟子曰，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，樂固如此，詩何獨不然。唐人近體始有律詩之目，余甚惑焉。古詩自唐虞賡歌以至漢魏六朝，精求之莫不有律，其禁更嚴於近體。漁洋論古詩，名之爲聲調譜而不言律，是

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然也。余直斷之曰：古體爲古律，近體爲今律，二者無少軒輊，敢以質之海內大匠。二十三日晴暖。昨訂江西館屋未成。晚間洛陽張石洲來談。子芳偶問交友之道如何，余曰：寧爲小人所棄，勿爲君子所容。海秋來留共食，問曰：君嗜學如性命，請舉其要。余曰：湘鄉文正馨香三十二子，道源學派盡之，吾力弱不能兼綜也。約而求之，有四宗焉：曰禮、姬、辯、孟、龍、老、魚、莊；有四配焉：曰繫、騷、腐、史、肥、韓、髡、蘇。以治行，老、莊以涉世，屈、遷、韓、蘇以盡文章之變，而洞、吾、天、倪，此吾憂患種子，亦活命金丹也。海秋聞之，噴飯滿案。

周、孔而後，學分兩派，曰漢學，曰宋學。漢學尙考據，宗周公，宋學尙義理，宗孔子。今之西學亦不外考據義理，其獨到之處實有足以羽翼周、孔者。漢學宋學源流不能強合，朱子後姚、惜、抱、曾、文、正漸欲融而爲一。余意數百年後必又有大儒出，研精西學，去其枝葉，擷其菁華，與漢宋並存，亦昌黎、墨子必用孔子，孔子必用墨子之意。西學最精者，哲學科學，不能責以詞章義理，從此漢學、宋學、西學，三峯鼎立，恐亘古不能易也。

嘗語仲、弟曰：我輩讀破萬卷，欲貫澈天人，通知古今者，將成聖、賢、仙、佛，次亦不失爲文人名儒耳。若時至躋、將、相，佐天子，安萬民，駕馭無外，究能消得幾行書。三代以上重立德立功，至周、公、孔、子始以立言

教萬世，而納功德於言之中，嗣是學者非言不顯，非言亦無以著功德，試問秦漢以來名將相能立言者幾人，能讀書者幾人。仲曰：如君言，將相可廢書矣。余曰：不然，古將相所以加於人者，天姿英邁，器識宏通，凡天下之高材異能奇文博學，一見皆納而入之筵中，分布天下，窮儒下士，片長薄技，皆供彼之儲用，雖不讀書何傷。

二十四日晴暖。午後同強心如劉華封出西門觀黃河橋，橋長三百七十步，寬十步，用二十四舟聯接而成，上覆以板，亦古法也。晉書五行志，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，朱雀大航纜斷，三艘流入大江，卽浮橋也。後漢吳漢傳，進逼成都，阻江北爲營，作浮橋。東坡在惠州，羅浮道士鄧守安以四十舟爲二十舫，鐵鎖石碇，隨水漲落，有詩紀事，法與此同。說文，併船謂方，又方舟爲航。今此橋每舟相離約八九步，窄其中以防水之滯滯，旁植木欄以防人物墮落，河兩岸各鑄大鐵柱二，斜插入地，上露數尺，北岸一柱勒洪武九年魏國公鑄，並列指揮使以下各官姓名，鐵色甚精；一柱勒道光十九年鑄，列總督以下各官銜名，其圓均合抱，南岸二柱亦如之。南岸東一柱道光年鑄者，埋土中，露尺餘，勒文不可見矣。柱上各繫大鐵索，粗逾臂，一在橋西，一在橋東，夾而束之，以防橋之崩移。河從西來，兩山夾峙，水極涵湧，非極人力之雄固，不能禦也。鐵柱外另有木樁十餘，各繫大竹纜，以輔鐵柱之力，亦偉觀矣。陟北岸山，登北極廟，階六十餘

級，以遠鏡窺全城形勝，皋蘭五泉如指諸掌，久坐始下，至中流西望落日，大逾車輪，與水光相激射，金紫灼目。登車入城，燈火如繁星。同子芳至，王端生寓夜酌，同坐者王芾卿皖人，尚秀卿河南人，飲酣，二君各奏曲，盡歡而歸。

二十五日晴暖，午後同子芳杏如心，如介侯華封游五泉諸寺，風景似江南，惠山而秀麗幽逸不逮也。近山平田多煙葉，歸已昏黑。二鼓海秋呼門而入，談史事及班書人表，余曰：三代下文字惟史漢最精，政事文學悉發源於此。其精善處不在學而在識，子長之識高於孟堅，孟堅創地志藝文志極佳，古今人表使燕雜可笑，不僅有乖史例也。若子長胸中祇有秦伯夷、齊屈原、虞卿、魯仲連、藺相如一輩人，卽淳于髡、荆軻、蒞政亦加倍摹寫，至侯王將相大半視之如土苴奴隸，於武帝封禪不能明言其非，但敘太史公執手流涕語，深痛當時大臣贊成封禪，陷君不義，直是賊臣媚子；於三代後帝王最服膺漢文，張釋之、馮唐俱爲文帝加倍寫照，猶之張耳、傅中寫貫高，實加倍寫高祖也。吾嘗欲撰人表，大旨以秦伯文王爲仁，伯夷、叔齊爲勇，伊尹、周公爲義，舜禹爲智，魯仲連、范蠡附之；秦政、新莽爲愚，君盜國臣盜君者附之；讓天下而不取仁也，阻人毋取天下勇也，身任天下之重而無所私義也，取天下之長以爲善而知未形之順逆智也，私天下盜竊天下大愚也。吾此論爲民政憲法濬其源而立一影子，海秋粲然。

蘭州烟葉兩種，一名棉葉，一名白條，以五泉山東紅泥溝產爲良。每年二月種麥，麥長寸餘，灑煙子於麥內，五月拔麥去根，留烟苗分栽成塿，間八寸一株；入伏後葉長尺餘，翦中心之葉，遏其生氣，使旁行，上地留八葉，次留六葉，恣其肥碩，中心葉生枝，仍勤翦之，謂之翦煙心。九月初白條連根採之，陰乾色綠，棉葉留地經霜，色黃。冬末摘葉後，始拔其根，白條良，食之能化痰消瘴，綿葉雜青油紅土薑黃食鹽，土人以白楊刮成片，然火食之，易致痰喘。

二十六日晴。午海秋來，午後移居鐵柱宮，賃金照前議。晚至金谷園赴伯庸之招，同坐九客，杯勺皆銀，爲東南酒館所無。甘委殷典，史襄臣護送，湖南人，來見商起行之期。

子芳盛稱唐貞觀知人納諫，爲三代後一人。余曰：此奮時濟物之英主，非真帝王氣象也。子芳問故，余曰：只是心中理不勝欲，古帝有天下，均視作哀痛迫切，萬不得已而爲之，豈忍骨肉相爭。三代下有帝王運量者，惟漢文帝、漢世祖、宋太祖，觀賜趙佗，遺匈奴，賜竇融書，海涵地負而至誠自足動物。太祖寬仁孝友，發於至性，又與陳希夷友善，必能得其深處。語趙普曰：風塵中若識天子宰相，人人得而物色之矣。好微行，或諫之，曰：『有天命者自爲之。』是何等氣象。錢俶入朝，羣臣欲留之，卒不聽，俶遂感獻地。奉杜太后命，傳位太宗，而與太宗友愛益篤，絕不爲妻子計，使貞觀處此，又釀建成元吉之禍矣。此三帝者所



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，豈真觀所可擬者。

二十七日晴。午一老子芳來，午後至協同慶晤任曉初，商由上海電匯銀兩，免費每百三兩，電費自出。答拜古浪縣李幼田大令。晚歸患頭痛，夜半三吐乃已，眠甚酣。初換絲棉被，表裏皆絨，溫軟欲蘇。

僕人購薪引火，有枯枝乾脆易然，詢之，乃盜伐官柳，聞而傷之。涇州以西達關外，夾道楊柳連陰三千餘里，左文襄公鎮隴時所植也。凡苦澹不毛之地，旋植旋萎，沃土則蒼蔚千霄，逾數抱。柳三五株間以白楊一，觀所植之盛衰，而知土地之肥瘠，奈守土之官不告戒愛惜，山阿荒僻，剪伐多矣。入隴後沿途墩房有立榜禁盜伐者，曰：『崑崙之陰，積雪皚皚，杯酒陽關，馬嘶人泣。誰引春風，千里一碧，勿剪勿伐，左侯所植。』羅穆倩刺史輓公聯云：『食性我能諳，白菜滿園供祭饌；濃陰公所茂，綠楊夾道迓靈旗。』昔賢經緯萬端，洪纖悉寓精心，十年培之而不成，一日覆之而有餘，今昔之感，豈爲此依依者耶。

二十八日晴，早醒甚安，食粥少許。致電無錫囑由協同慶電兌銀三百兩，並告月初將行。晚芬三來談奉委開辦巡警，因經費支絀，僅挑標兵二百，每名連額糧加至四兩八錢，就甘省論，口糧已優，將來再逐漸求備。又言陝甘惟花馬池產鹽富，此外則取給蒙鹽，蒙王向將鹽池租與內地商民，由官收釐，每年萬五千金，現向蒙王租賃，妥擬辦法，果整頓得法，民食既便，國課亦增，取民之財以衛民而養民，國之利

民之利也。早陰雲漸冷，午偶見日。海秋搆示令祖寶卿觀察手書詩稿二冊。

近代士大夫隨筆著述，惟張文端聰訓齋語、紀文達閱微草堂、閱之有益身心、文達抽芭蕉之心、翻蓮花之舌，尙有時才鋒湧溢，不免近雜，文端則光風霽月，金和玉粹矣。其論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一則云，考亭注不知命，則見利必趨，見害必避，而無以爲君子。少奉教於姚端恪公，服膺此語。又云利害之見既除，而爲君子之道始出，此爲字甚有力。又權勢之人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，到難於相從處，亦要內不失己，果謙和以謝之，宛轉以避之，未必決能禍我，此亦命數使然，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。文端所謂謙和宛轉者，尙係可謝可避之事，若地方利害攸關，一己名節所係，稍涉依阿，萬事瓦裂，其勢不容謝避，亦只有撻其禍而已。居官者常事不避難，果撻其禍而死，亦我之命，非人之陷害也。今晤王晉老談及古今是非曲直，萬不能無公道，不過生前身後略分遲速。予驚以爲至言，竊觀古人受禍慘毒者，亦只數年數月數日數刻之間，便爾過去，人生下壽亦六十，何不忍此數年數月數日數刻之暫，以待百年之論定乎。

甲午庚子償款盡取諸民，時之所迫，雖孔孟處此不能不言利。夫剝肉補瘡，猶剝己之肉補己之瘡也，今因父兄之急，剝子弟之肉，供坐客之大嚼，國家萬不得已以爵賞獎計臣，而士君子不幸處此，卽能

籌鉅萬，其爲悲痛悼歎當何如，尙忍以萬人之膏血博一己之顯榮乎？況朝廷理財，臨之以勢，折之以理，動之以情，非甚操切，商民未有公然抗拒者。予昔在粵，隨同籌辦新捐，多者百萬，少亦數萬，至今思之，同事諸公，口舌之勞，誠不能免，實無奇才異能，他謬巧也。或曰：君謂孔孟處此不能不言利是矣，果使孔孟當國，審可否，知得失，必無償款之事，是亦一說。

二十九日晴，夜蓋絲棉被覺暖，不安眠，早醒飲茶二盃，天晴稍寒。昨晚服健脾胃養陰之劑，頗適，惟覺力弱，不耐看書久坐。讀張觀察詩數十篇，性曠情真，頗似白傅，海秋謂公喜隨園詩，尙未盡其旨也。居室有舊聯云：『曠懷掃氛翳，公論懸日星。』似特爲余署者。臥室自書一聯曰：『閉門思過，開閣延賓。』晚端坐約秀卿明日來看書畫。客去稍檢行裝，預定應添各物。

蘭州無時鮮，酒筵多用海味，黃河白魚最美，大者一頭千餘錢，鴨雙掌四五百錢，河魚之大者惟雙鬚，黑魚長幾盈丈，水漲始浮出，不可食。

粵商繁多盜，秦漢已然，近愈熾。文武獲盜，距省遠者道府覆訊定讞，近者錄供送營務處緝捕總局覆審，獄成候督撫令下，兩首縣視行刑，一月者數。嘗語同官董仲容錢樸如曰：牧令民之父兄也，父兄不養不教，任子弟爲非，從而殺之，我等監刑，與爲子弟送喪何異？聞者慨然。同官中常以獲盜得優賞，予與

仲容樸如呂鹿笙黃子惠諸君子相戒不肯爲，凡獲盜均保營員，亦可謂同志矣。

粵中訊盜有情輕法重者，問官每將犯供酌改數字以就例案，有謂萬不可改者，相爭不能決。余曰，如情有可原之犯，移重就輕，雖失出，究系仁者之過，若移輕就重，故入人罪，則萬不可改矣。爭者乃定，蓋情既可原，例內必有可引之條，亦非問官故生之也。

三十日晴冷。午後秀卿來觀落水蘭亭趙十札，至昏始去。十札彼有原拓本，頗着意也。東坡在儋耳，自言我絕不爲海外人，近日頗有還中州氣象。未幾果渡海。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，東坡不妄言也。海秋謂予九死一生，隻身萬里，不作牢騷抑鬱語，若論氣象，亦不應久於塞上。余曰，此由命也，不盡在氣象。海秋曰，氣象亦自命來，君平日論人最重氣象，究竟如何是氣象。予曰，張楊園謂氣象當於顏色容貌詞氣求之，自是確論。二帝三王，其政治後人皆可憲章祖述，惟氣象便難追步。堯舜吁咈，禹湯勤勞，伊尹耕莘，傅說野築，太公釣渭，文王囚羑里，周公居東山，其氣象可於開卷得之。此後留侯從赤松子遊，馬伏波征五溪，武侯耕南陽，李泌隱衡山，陸敬輿徙忠州，溫公居洛陽，歐陽公謫夷陵，明道貶涪，東坡竄海外，王文成入九華山，皆與顏子陋巷，淵明三徑，同一樂天知命氣象，其所以有此氣象者，皆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。天下如此橫逆，彼容得下，天下如此膠黏，彼丟得開，氣象焉得不好；我輩胸中常有此等人物氣象，自然

不同。春秋賢卿接武，惟一子產；三國時人才輩出，惟一武侯，欲求一人作對不得，其氣象均在三代上也。海秋因言曾正文、胡文忠延攬人才，削平大難，亦是氣象好。余曰：文忠能下官相，文正能用淮軍，此是何等氣象，今日有替人否？海秋嘿然。孟子謂傅說、膠鬲輩是動心忍性，困心衡慮，尙是英雄舉動，余謂是居易俟命，樂天知命，與孔顏一脈更近，試與海秋參之。

十一月戊子庚午朔晴，不冷。近日體氣尙好，惟目力不明，或謂肝腎虧耗所致。檢蔡藝香同年所贈陳李昌固木丸，服三錢，服後頗燥，夜眠不熟。余弱歲卽墮文字障，性不耐閒，所爲皆無益事，近年猝櫻憂患，亦僅一身一家之禍福，別無關繫，蒲柳之姿，何遂望秋先零耶。嚴君常言我乃頑鐵，椎鑿不入，汝輩柔脆，又入仕途，若無安身立命處，滄海一粟，漂沒何所。西行時思此語，已恨用力太晚矣。蘭州近邊，冬月極寒，今年獨雪少而溫，多南風。章石琴述土人言：道咸以前，隴境雷不震鳴，雨不破塊，北門外黃河大橋，立冬十餘日必凍，凍後橋拆，人車行冰上，謂之冰橋，冰合後必大雪厚積，至來春驚蟄春分前後始開，歷年不差。自光緒十年後，夏月常有疾雷震電暴雨，與東南同，冰橋須冬至方結成，亦無大雪，至來春雨水節便解凍，可見天地氣化與時變通，不但東西異宜，南北異候已也。

蘭州至嘉峪關，四季多東風西風，少南北風，不解其故。余入潼關至蘭州二千餘里，所行路均在兩

山之間，幹山自西之東，或遠或近，或兩幹，或三四幹，無不由西而東，若南北橫亘，不過六盤青嵐二涼隴，阪東崗坡數嶺而已，故風亦由西之東，由東之西，最爲疏達，若南北山既阻隔，風亦因之不通，此自然之理，形勢與理氣合也。

李楚生云，平番出牛黃翎線香羊皮紅花麝香礪砂名馬犀牛尾纓紅氈等物，帽纓用茜萋草染之，色紅而瑩，歷久不殘，史記千畝卮茜是也。近有用洋紅者，色紫暗，新疆亦產茜草，惜土人不諳染法。

初二日晴暖，購各色氈作車篷門簾牀鋪之用。作篷者每氈銀一兩一篷，共用四氈，寬厚結實，再糊洋布，以障沙灰。車前用布簾，外加氈簾，使風不能入，一篷需竹席四張，覆氈上篷架以木爲之。現言定三篷氈皆自購，席架由店家代辦，共價銀十兩。余坐一篷，內加洋布。出關之車篷要厚而密，雖大風雪不入，夜臥車中也。

古循吏傳中最奇特最渺茫之事，後人每驚以爲神，在當時行之，皆有至平實至微細道理，第粗心人當前放過耳。余昔在南海沙頭鄉辦匪，舟泊河干，將寢月色皎潔，小立船頭，忽西來一船，飽帆駛過，視之西江米艇也。余遣三勇率線工掉小舟尾之，告之曰，若行至某埠停泊，便舍之歸，否則仍尾追，中途如有人下小舟，卽挾之來。行至三山，見小舟來就載二人去，勇丁拘之歸，果劇盜也。爾時億而幸中，却亦有

至理。是時盜風披猖，賈商相戒不夜行，各要隘皆有勇船嚴緝，盜不得逃。米艇開行有定候，中途至某埠，必再裝米而後行，今深夜非開行之時，又不至某埠停泊，非盜船卽載盜以逃，明矣。緝捕類此者頗多，然亦或得或不得，有驗有不驗，記此以見爲民牧者當時處處留心爾。

初三日早陰雲，午見日。午後至秀卿寓小坐，秀卿工書，能篆刻，書齋雅潔，出示宋紹興二年大甯廠臣蘇漢臣監造至德壇香鉦，長方式，四周鑲漢文，上蓋壽字，通花底，小篆極工。按此鉦非鑪也，略同今日香盒，曾見兩浙金石志載之，惜行篋無書可考。秀卿見右軍千字文卷，驚嘆不已。

吾友余子昆工制藝，中州名士也，近接其書。科舉廢後，舊雨星散，問字不來，竟無以爲生。予解之曰：八股雖廢而八股之義理終不能廢，至今詔令公牘仍八股也。經曰：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。女子在家孝父母，和兄弟，謹身勤事，卽學養子也。士人未遇，力田讀書，孝弟忠信，隱居求志，未有不行義達道者。若日日言經濟，人人思得美官，下帷攻苦，卽邀王侯之顧盼，朋儕之標榜，下筆爲文，卽侈談時政，菲薄古人，人心之不靜，亂之機也。今日學堂中之人才，非果成之學堂，仍出之八股也。三十年後，八股餘氣銷磨盡矣。爾時視學堂中人才與科舉孰多，便可定此段公案。子昆復書曰：得君言亦足慰我寂寥矣。

初四日晴，早冷。午後同海秋志言出南門五里許，至兩江義園。

此四字翁叔平協揆書。

尋管太夫子旅櫬，前

有廳廊兩進，園在廳後，坐南朝北，叢塚林立，枯蒿被徑。同海秋志言久尋不獲，於西園牆下距南牆約十餘丈，南牆即園之後牆也得一土壙，壙內三塚，壙背西面東，上一塚已卑塌，下二塚並立，左塚獨大，右塚前墜片石，題同治某年管公讓文卿府君之墓。據海秋云，最上一塚即揚熙先生，左爲文翁之三小姐，右爲文翁側室某氏，片石署文卿之墓者，文翁柩已回里而遺此石於塚前也。然三塚纍纍，別無碑記，至今可彷彿揚熙公一坏土者，賴此片石耳。當時擲此，或亦吾夫子誠孝所感歎。歸寓將昏，秀卿來索看書畫，出鍾太傅季直表真迹，松雪小楷參同契卷，麓臺青綠仿大癡山水卷，秋帆尙書贈王夢樓者，前題烟雲供養四字，後附長跋，秀卿詫爲未見。夜間往問杏如近恙。

初五日晴和。秀卿借觀劉太史鼻煙譜，較晦叔勇盧閒詰加詳明而遜其雅興。同住單大令來候，將晚答拜之。幼谷亦來，談凍冰後，西甯甯夏向有滄魚鯉魚來，價廉而味美，今年冬溫尙未至也。廚人以大錢四百購黃河鯉一尾，類江南白魚。自河南以西剃頭匠漸拙，秦隴尤甚，間有能者，皆湘蜀人也。今得一匠梳髮輕透，而奏刀滑潔，輕重得宜，尤善挑耳，爲之一快。然適體之端多則累，不可盡責人之拙也。余嘗論書家運筆，當如善剃者之奏刀，目無全牛，則善矣。

日讀韓子文，歎其雄奇詭譎，睥睨萬象，純乎陽剛，絕類莊子司馬子長。唐以後作者無不力追韓子。



而未有一人一篇能嗣響者，其所詣皆至六一翁而止。六一真能爲韓子之文者，下筆沈鬱昭彰，俯仰跌宕，無一語不以矜重出之，而自饒風韻，熙甫望溪惜抱伯言湘鄉文正皆學韓不至，退而爲六一之文也。後世傳誌碑銘，當以韓子爲宗，取法乎上，上者不能至，自與六一翁爲近；倘入手便學六一，欲求爲六一之文，又不可得矣。文正深知韓子妙處而力不能逮，古今絕詣未有能繼者，不獨文也。

初六日晴漸冷。午後與介侯昆仲出北門，眺黃河，歸談崑崙崙崙河源。中國輿地之學，於西北塞外，足跡未至，多採傳聞，如山海經、淮南子、郭景純諸書，言崑崙崙崙高低里數荒渺，似崑崙更在西域之西，或從海面積算，亦未可知。惟山海經云，崑崙墟在西北，河水出其東北陬；水經、鄴注河出崑崙，淪於蒲昌，二說最明確，應專指塞外之河，不能與黃河混而爲一。今之羅布淖爾卽古之蒲昌海也。羅布淖爾有二，小者在西，長百餘里，寬十數里，大者在東，長闊各百餘里，相距八九百里。漢人所謂星宿海者在青海西南，大積石之西，去黃河源已三百餘里。舊說謂萬泉湧地，如星麗天，乃河之重源，旣云重源，故有伏流之說。予考之各圖及熟於西域形勢者，羅布淖爾居三十六國之中，地最低窪，深水所匯，水至此而止，非自此而始也。小羅布淖爾東流爲蒲昌河，又東流四五百里爲阿拉罕河，又東流二三百里始入大羅布淖爾，前人多混爲一。阿克蘇、喀什、葉爾羌和闐于闐各河匯於羅布淖爾，最著者曰塔爾奇河，卽葱嶺南河，由塔爾塔什

山發源，向東流至葉爾羌，車府為澤普勒善河，又為葉爾羌河，再東流經瑪納巴什境，即巴匯阿克

蘇河，入小羅布淖爾。即河曰喀什噶爾河，即葱嶺由吉布察克山發源，向東流經瑪納巴什境，匯阿

克蘇河。曰烏什河，由雪山發源，向東流匯阿克蘇河。曰和闐河，即玉由卡拉胡魯木達坂南尼莽依山

發源，向北流，匯阿克蘇河下游之渭干河。即塔里曰穆咱喇河，由招罕嶺發源，向東流百餘里，至拜城

為拜河，再東流至東河灘後，為英氣蓋河，入小羅布淖爾，出小羅布淖爾東流，為蒲昌河，再東流為阿拉

竿河，與孔雀河匯。曰珠勒都斯河，由騰格里山發源，向東流至喀喇沙爾，即焉為開都河，再東流經博

斯騰泊海子，向西南流二百餘里，經哈滿溝，至庫爾勒之小鐵克奇莊，折向東流百餘里，為孔雀河，再東

流六七百里，與阿拉竿河匯合，向東流二三百里，入大羅布淖爾。東岸為羅布莊曰于闐河，由哈拉

塔克山發源，向東流經葉斯泊海子，入大羅布淖爾。于闐河自哈拉塔克山流蒲昌河下游阿拉竿

河水色濁，孔雀河水清深見底，自南來會，如涇渭然。孔雀上流近庫爾勒為開都河，初流渾渾，經博斯騰

泊流出，洶湧清駛，淨綠可漱，故庫爾勒一帶物產人民得其清淑之氣，秀美為南疆冠。由小羅布淖爾東

至婁羞，細沙平漫，不見片石，沙質柔懈，見水即頽，隨團隨散。自婁羞至燉煌，平沙極天，隨風飛揚，非載水

以行，不能飲濯。陽關大道，久為沙揜，伏流之說，實臆度想像也。予友湘陰陶自耕久客喀什葉爾羌和闐

以行，不能飲濯。陽關大道，久為沙揜，伏流之說，實臆度想像也。予友湘陰陶自耕久客喀什葉爾羌和闐

媿羗，曾親歷各河，予檢各圖校之，頗爲明晰，亦前人所未發也。

河源出大積石極西，在青海西南塞外羗中，東流三百里始匯星宿海，本朝自康熙以來探考最確，其地有巴顏哈喇山，謂卽崑崙，予尙疑之。舊說山以崑崙名者十數，若論崑崙坤輿之首，則當以和闐南卡拉胡魯木達坂爲崑崙主峯，是山卽一統志岡底斯山西北幹之僧格喀巴布山也。他山無玉，或有玉而不美，此獨產美玉，卽玉以定崑崙之所在可也。山海經云，崑崙墟在西北，河水出其東北隅。又云，崑崙之墟方八百里，高萬仞。以于闐南山爲崑崙主峯，則葱嶺適當崑崙之西北，北河正源，適當葱嶺之東北，嶺卽崑崙墟也。卽崑崙以定崑崙墟之所在，卽崑崙墟以定河水之所從出，而崑崙與葱嶺有定位矣。昔人謂羅布淖爾伏流，自大積石復出爲河之重源，今河源所出，或泉或淵，皆有山名可考，水不能逾山而伏流也。天山南北凡衆水所歸，有入無出者，皆謂之海子，如迪化白家海子，綏來阿雅爾淖爾鎮西巴爾庫勒泊，哈密沙爾泊，綏定賽里木泊，精河，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塔城赫薩爾巴什泊，艾拉克淖爾諸海子，小者數十里，大者數百里，皆容納衆流，不渴不漲，與海同體。詢之士人，卽聞有伏流復出者，亦不過近在百數十里內，若羅布淖爾距大積石一千五百餘里，限以平沙，阻以羣山，何以能伏而再出也。黃河之所以成其大者，不在源之宏而在流之遠，黃河源高而就下，長八九千里，千萬支水川水皆歸之，所以

成其大也。土能尅水，理不可易，塞外各河奔流洶湧，遇沙磧則漸耗散，遇土壤則束而納之，行乎地中，水能穿沙，水不能穿土與石也。若伏流地中，不過百數十里，必有突出而爲泉者，凡河之兩岸，雖一蟻穴，灌注既久，必至潰決，安能伏至千餘里，經高歷卑，而入之深遏之固，不一見也。此說始於山海經『不周之山，東望渤海，河水所潛也』數語，漢人頗祖其說，昔人已有疑之者，但未暢發其旨。洪水之患，必西北塞外數千里，冰山積雪融化，洪流泛濫，溢入中原，始有昏墊之災，四瀆既導，萬水朝宗，戈壁之地高而且平，葱嶺天山諸水既不能歸西海，又不能歸東海，稍低窪處便爲海子，其地質皆粗沙碎石，塞外恆有峻風吹蕩，助沙石之力以耗水，沙石久爲水浸，日光灼之，鬱蒸之氣騰爲雲霧，降爲霜雪，迴環更始，流行不已，水行於地，源出於天，萬水同出一源，一水各有一源，江河之水皆源於山而出於泉，但一山有一山之泉，此山不必借助於彼山也。昔人伏流之說，咸以羅布淖爾容納衆流，入而不出，永無增減爲疑，不知四大瀛海收納地球之水，皆入而不出，永無增減，何獨於羅布淖爾而疑之也，蓋衆水皆爲日力消耗，水面闊者消耗愈多，日力能吸水入空際，化爲雲霧雨雪霜露，天地之所以交，萬物之所以生也。使吾親至河源大積石觀水有術，必能更破重源伏流之誣。

羅布淖爾產魚，多虎狼，多鹿，鹿魚所化也。天鵝錦雞鳧鶩飛鳴游泳，生機洋溢。沿岸胡桐叢生，綠天

千里，荻葦蒼茫無際，水中葦根肥白，如藕如菱，味甘，纏民碾碎爲粉，入沸湯，成糊食之。纏俗少者耕地，擁央格三四爲妻妾，食牛羊肉抓飯；其老者則逐居淖內，泛桐舟網魚，取乾葦煨鳧鴨充饑，採野麻織塔海即負米之袋爲生，其子孫者亦不過問也。

涇與渭匯，澗與淄匯，漣與湘匯，漳與漳匯，皆清入於濁而終爲濁混，君子之不敵小人宜也。惟開都河匯孔雀河乃能易濁爲清，其清可以勝濁，然必自博斯騰泊海子涵渚澄淀，而後清光大來，湜湜其泚，博斯騰泊者，操激濁揚清之大權者也，顧安得此海子主衆流而挽狂瀾乎。

庫爾勒又名可爾開都河，水最清澈，游魚成隊，居民伐木爲竿，結繩爲綸，屈錐爲鈎，以麥粉裹棉爲餌，沈諸水，霎時啣鈎潑刺，大者至二三尺，味鮮美。土人夾河而居，架長橋，通南北往來，橋上置闌闔如市，風景類東南。引河水爲小渠，寬數步，魚游其中，可俯而拾。下游產胡桐，大者數圍，土人剝以爲舟，呼爲卡盆子，相傳卽張博望乘槎處，卡盆殆槎之遺製歟。東至羅布淖爾有纏種，曰野纏頭，見漢人卽走避，噉魚爲生，以手接飲，古謂接手而飲，卽獫狁飲也，今仍其舊。

初七日晴，晚冷。芬三來，談黃河龍王迪奇勝，在今陝西韓城縣東北五十里，卽古龍門也。河水經龍王迪，自上懸流而下，勢如倒瓶，怒濤衝擊，飛沫噴湧，上流十里外，隔山觀之，蓬蓬如釜上氣，又如烽煙上

突霄漢，船至稍不檢，便爲疾流吸下，立成齏粉，須就東岸泊，將篷舵貨物拆卸，將船麗岸，以橫木鋪石灘上，百餘人牽挽而行，約三四里復落水。河流下迪後，入石峽中，河身縮小，僅十餘丈，寬處約一二里，兩岸懸崖峭石，飛走路絕。山根平坡多民居，取魚者坐岸邊，伺魚過以木杵擊中而後取之。計行二百六十里，始至底柱三門，三門者俗以神門人門鬼門別之，二鉅石壁立中流，有斧鑿痕。舟行人門神門，溜急如箭，鬼門多石，舟至輒碎，此奇勝非身歷不能言也。晚秀卿端生復來，索書畫看，夜深始去。午後任曉初來，示無錫回電，寄到蘭平銀二百九十兩。將晚劉禹川來。

初八日晴，稍暖。午後張翰香匡可行來。可行館晉老處，言其公子爲人，時有不忍人之心，推此可致遠大。余過其書室，適晉老在坐，談韓文奇妙，爲秦漢後所無，柳文於六朝餘習尙未擺脫，老泉之文儼成一子，高於二蘇，劉子政文雖古茂，究嫌氣局緊實，不能撒手游行，然的是漢人氣息，王荆公文高妙渾成，爲宋文冠。韓文杜詩蘇詩皆無蹊徑可尋，蘇詩尤機趣橫生，韓詩便有蹊徑可以學步，爲李杜先導，山谷詩燦如古錦，可醫庸俗，荆公詩亦妙，不免爲文所掩，六一翁詩有精心結撰處，爲詩家正宗。韓文天馬行空，而一有依傍，便覺束縛，如順宗實錄是已。五代史於史漢之外，別創一格，所以能傳。望溪說理之文太多，難動人，歸熙甫文善於言情，出色不刊之作約十餘篇。梅郎中文過於刻畫，間有沈滯不能自了處，不

如柳文渾成老練。龔定菴詩文求新奇，無範圍，可謂文妖。李習之說理之文，獨變面目，似高於望溪。所論多與余合。

初九日晴煖。午前海秋來，讀余西征諸詩，並談芬三詩亦有佳者，因誦其黃河鯉五絕云：『龍門生長地，不肯到江湖，投入珊瑚網，只應供御廚。』頗饒情韻。將晚至致蘭齋買茶食，西安雪裏紅尤鮮美。與一老聯銜上升督憲書求給車各五乘，不知邀准否。

初十日午後芬三來，邀余往見嚴子卿廉訪，談新省南北路情事頗悉，有風弋壁，多大風，有飛狐似狐而尾長，飛走空中，則大風至。同治中有李觀察三營人馬爲風吹去，不見影響。風來黃塵突起，遠望如堵牆，高入雲表，一遇風卽停車，人伏輪際，碎石飛走，風過車行月明中，見飛狐無數伏地，食駝糞。土人云，是物能作大風，殆如江豚之舞，浪蜥蜴之啣雹也。復同芬三至督署後園一游，卽明肅府花園過肅王妃塚，登

拂雲樓。樓北簷下觀肅世子書二碑。相傳肅妃殉難，卽碎首碑上。天陰尙見血瘡。樓峙北城垣上，垣外卽黃河，迤城東去，背北山，面五泉，極河山之形勝。左相篆大河前橫額，聯云，積石導流趨大海，崆峒倚劍上重霄，雄壯足稱是樓。園門聯云，閉門種菜，開閣延賓，左相撰書也。至今園中菜畦縱橫，皆公闢也。過一繫舟，觀壁間刻石游畢，同芬三至酒樓暢飲，歸已二鼓。

十一日晴稍寒。午後伯庸海秋來，晚赴秀卿之招，坐無多客，所談皆書畫，出冷枚洛神，張浦山董香光藍瑛山水各軸相示，二鼓後歸，伯庸來索石谷山水大冊影本，卽以贈之。

庚辰春余在琉璃廠得畫馬一卷，外籤署子昂畫馬，展視之，乃唐麻紙，鈎勒設色，絕非宋元人所能，知爲韓曹筆，數之得十六馬。一日閱東坡題韓幹十四馬詩，他本又作十五馬，同一詩也，因思既可作十五，獨不可作十六乎，取此詩細讀，始知所題者卽此卷也，被庸匠裝裱倒亂。就坡詩考定次序，所謂十四馬者，將老髯奚官騎且顧句內一匹混過，既云騎且顧，所騎必一馬可知，又將最後一匹馬中龍句混入，前有八匹飲且行內，故只得十四匹，所謂十五匹者，知最後一匹在八匹之外，而奚官騎且顧一匹仍未看出。坡詩無一字不摹寫畢肖，故自言蘇子作詩如見畫，不見畫不知詩之工也。樓鑰攻媿集，趙尊道示龍眠臨本，爲書坡詩於後，亦以此圖爲韓幹作，馬實十六，坡誤作十四，豈知坡詩實不誤，乃題目誤耳。壬寅秋在南海有友攜示一卷，山水人物橋梁樹屋有閱武者，着色濃厚，用筆渾勁，絕非唐以後筆，草草一閱，因事他出，旋得仲弟書曰，前畫卽退之集內所謂雜古今人物畫記者，聞之深訝，歸取韓文與畫卷對觀，如「兵器弓矢旌旗之屬，士卒所服用者也，坐而指使者其帥也，坐而脫足者，寒附火者，涉河者也，畫寒附火者殆冬狩也，奉壺矢者，舍而具食者，挹且注者，行人食於旅舍者也，簞笠錡釜，舍中物也，寢者訛



者、人立者、痒磨樹者、羣馬戲於林野者也；駝三乃行於途者、牛驢之屬乃繫於舍前者、孺子戲者乃一車、載婦孺六、車前童子九人、各抱一膝、作商羊舞、旋轉而行、不知何戲也；各車皆豎一旗、殆旂車也。』距旅舍西數武有土橋一、舍旁綠竹蔚然、古木成林、枝枯無葉、乃韓文所未記者。畫中人物龐雜、韓子各歸其類、東坡譏此文同記帳簿、誠然、極繁極簡、非韓子不能爲、東坡題韓馬、何嘗不是記帳簿。按此卷卽隋朝官本畋游圖、但不知是趙侍御所臨之本、抑是國本。韓子此文本歸畫於趙侍御而記此以自釋者、其不附畫後宜也。惜此卷未搆出關、想像大概如此、他日得歸、當另作一記備考證、亦韓文中一大故實也。又東坡前赤壁賦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、而吾與子之所共食、食字尋常刻本均作適、明以來書家屢書之亦同、吾見東坡墨跡書赤壁賦者二、均作食、其最初本爲元豐甲子將去黃州前數日書贈潘邠老者、指頂楷書、最精、藏于壯陶閣。前明入鳳洲爾雅樓、後有賈秋壑印、亦作食字、與三希堂本同。按耳食出史記、人所共知也、而阿含經云、眼以色爲食、耳以聲爲食、又目以睡爲食、亦本佛經、周槃園曾引之、是共食二字、上頂耳目句、義法最爲精密、若用適字、便少味、書畫中類此甚多。唐宋古畫多存市間、惜無識者、余見卽收之、往往可取以證古車馬衣服器用之制、嘗擬作書畫存古錄、於考證不無少補也。

十二日同一老往謁榮廉訪、詢余事始末甚詳。榮公補鎮迪道兼新疆按察使、遣戍人員應一見也。

晚約友人小酌，伯庸屬題繡谷墨牡丹詩，成七律二。天晴頗暖，久於蘭州者，俱謂甘省近年地氣變爲融和，然亦從無今年冬之暖，往年九月十月必見大雪，前登拂雲樓，見黃河有冰塊順流而下，芬三云，每年河凍亦只在省城上下數十里內，餘仍不凍，可異矣。

回民奉穆罕默德之教，與纏民同。穆罕默德一作摩哈麥特，默加一作麥加人也，生於陳宣帝大建四

年。一作元默加又名默克，在愛烏罕之西，地近紅海，唐之大食，元之天方，明之默加，皆其域也。生而敦魯不

識字，少爲商娶猶太富商寡婦，曰比比，黑里奇，黑里奇信猶太教，意不合，遂入山讀書。年四十，忽言奉天

神託付，闢阿拉伯耶穌諸教，闡清真之旨，著天經三十卷，名曰甫爾加尼，一作可蘭，一作庫魯，安魯安，一作甫爾堪。六千六

百六十六章。其王發兵捕之，逃于麥地拿，徒衆復聚。唐高祖武德四年攻破王兵，據其地，始立國，立十年

卒。其妻父阿伯拜堪及瓦滿代之，漸強盛，遂滅波斯。自印度至大西洋皆爲其教所統，東及葱嶺，開元時

逾嶺而西，流入西域。其始祖曰阿丹，即亞當，生於天方，產七十二胎，每產一男一女，自爲夫婦，傳至秦漢

之際，有名囁撒者，始興其教，後六百年而穆罕默德生，故又謂之天方教。其教規有五，曰唸經，曰報恩，曰

齋戒，曰課己，曰朝真。七日一禮拜，與泰西同，其常誦習，有憫煞力毛魯的兩經。明金陵回劉智撰天方性

理天方經典兩書，以發明其義，大要以識主爲指歸，以敬事爲實行，頗與儒通。乾隆四十六年馬明心蘇

四十三自西域歸，稱得天方不傳之祕，創爲新教，田五繼之，謀爲不軌，先後伏法。嘉慶間有穆阿渾者，與馬化澁之父馬二演新教，至馬化澁自稱總大阿訇，託名商販，到處煽惑，其益益張，遂釀關隴之禍。其傳教者曰海里飛，曰阿滿，其誦經者曰阿洪。教規略同老教，惟老教端坐誦經，合掌向上，新教則搖頭仰掌，合誦唧噥；老教送葬不脫鞋，新教脫鞋；老教剃髮與漢人同，新教則留兩耳畔之髮下垂。衆回見總大阿訇必長跪，不命之起，不敢起，凡殺一雞一羊一牛，必延阿洪誦經超度，否則不食。經內謂馬聖人爲漢人鋸而死，誦至此便擗踊號泣，忿火中燒，欲殺漢人以復馬聖人之仇。回民犯大辟者口誦唵喇呼三字不絕聲，唵喇呼者，謂升天堂也。西甯河州爲回民巢穴，有四大門官，曰穆扶提臨洮拱拜，創新教死者，立廟謂之拱拜，教主爲狄道馬維翰，甘涼狄道西甯回衆多奉之。曰華寺，教主爲馬永琳，已伏誅新教主爲馬如彪，已伏誅西甯循撒及河州西鄉八方多從之。曰白莊，以地得名，教主爲馬騏馬驥，河州東鄉多從之。曰胡門，其始傳教之人多顛，因以爲名，其興不過三四十年，教主爲馬福壽，河州東南鄉多從之。此外尚有七門八戶大拱拜，畢家場拱拜之屬。門宦中惟大拱拜最先與蜀之松潘保甯諸回聯絡一氣，而保寧回族充營兵者尤衆，諸回各奉一教，雖父子兄弟不能強同，創教之人死，則墓于拱拜中，禮拜寺以祀天，拱拜以祀教主也。既有拱拜，則子孫得世爲教主，謂之門宦，以漁利，有慶弔事，其教下皆斂財以饋，有改從他

教者，則聚而爭之，回與漢爭，則衆回一心，新教與老教爭，則一教一心，而禍亂作矣。其教之源流新舊與治亂極有關係，亦政治家所當究心也。日前過西城禮拜寺，介侯詢回教始末，爲考其大略如此。

光生日，日生明，明生觀，觀生相，相生想，想生像，萬像皆空，得像與空之至者惟佛。氣生風，風生動，動生覺，覺生知，知生意，意生理，萬理皆實，得理與實之至者惟儒。此宗教之大源也。宗教者始於一人一念，及於千萬人，以一人之理像所得於風日者獨全獨先，故能鑿乎萬人萬世之心，雖欲出其範圍而不得。釋迦生於西，卦位屬兌，孔子生於東，卦位屬震，儒能深入憂患之中，故震驚恐懼之意多，佛能超出憂患之外，故解脫說豫之意多。凡宗教不外兩義，曰迷，曰覺，迷則使人暗，覺則使人明，儒與佛惟恐人不覺也，邪教外道惟欲人迷恐人覺也。萬教忽起忽滅，與時廢興，惟儒與佛參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易，楞嚴華嚴大乘諸經，佛心中有儒，大學中庸繫辭，孔子心中亦有佛，儒攻佛，佛不攻儒也。天堂地獄，佛爲愚人說法，其精深圓妙處，佛知非儒不能代爲傳也，得儒數語足以開太平，得佛數語足以開心太平，其有功於世略同，而儒更平實利於行爾。

伯庸屬題司馬繡谷墨牡丹二首

九霄黃紫占春時，別有榮華出墨池。國豔當風凝翠黛，天香着雨洗胭脂。潑將來，蒨烟鬢色，譜得徐  
國富貴姿。最愛夜深紅燭暗，片雲冉冉墮堦墀。

一品花開倚禁庭，重樓深貯皂絳屏。薰天富貴心猶黑，傾國妍華眼更青。月照玉杯惟見影，梅殘金  
粉尙聞馨。儻能解語真無恨，墨齒餘芳待酒醒。

十三日晴不冷。君禹來談患頭痛，開香蘇飲，令之服。午後芬三偕楊鼎臣觀察來，索看落水蘭亭。晚  
晤晉老，言學老文功力甚深，高於梅郎中，於八家神理，各有心得，而下筆却自成機杼，傳誌尤多佳作，惟  
銘詞究不如曾文正之奇崛沈厚耳。余與學老相識二十年，尙未能多讀其文，彼亦闕之，及見刻集，深悔  
生前知之不盡，今晉老亦作是語，並云讀其文，愴然出涕，向余索學老集，僅此一部，卽以持贈。晉老自言  
初作古文，極爲黃子壽方伯讚賞，學老見之，謂其不工；沈思力學，復有所作，學老曰：得之矣。自述生平得  
力之處，諄諄不忘死友，則其虛心服善，愈老愈進可知。惟學老天演論序多溢美之詞，深於中學者似不  
應爾，況西學過於中學者亦多，何必專崇此論，天演固譯書上品，而理致究不外乎中庸生物因材數語，  
卽推勘盡致，亦周秦諸子緒餘，學老殆有所激而發歟。晉老以余言爲不謬，三鼓歸寓。

十四日晴頗冷。午後與海秋看西甯羊皮袍一二件，尙與市間不同，整細如絲，毛一莖必七八曲，皮

板甚輕，蓋甯羊飲灘水，食山草，牧者日夜看視，不令臥地，故毛色潔淨如此，惜價太昂，一袍須三十餘兩，議而未成。晚芬三同督幕廖靜之陳仙樵傅玉蓀來，索觀落水蘭亭。

入市見駝褥，取駝領下鬚織成。鬚長尺餘，色殷黃，坐臥其上，厚積三寸，疏勁而茸密，禦寒之具無逾於此者。西北生狐貉，東南產葛絺，天育物以養人，人伐物以厚生，可謂至矣，將何以報天而愛物乎？君子抱仁負義，既溫且肅，允稱是物，宜名之曰仁義褥。

十五日晴頗冷。閱晉老陶廬古文，其出色之作有似荆公者，有似韓歐者，要亦神理相近，非摹肖也。有一二篇用力太過，稍覺未盡自然，正可醫淺俗之病。高處立，闊處行，真勇於爲文而能進道者。此老與吳攀老皆以文章爲盛德大業者矣。余每誦古人文，至沈痛處便覺背上灑灑生粟粒，今讀晉老文亦然。歸熙甫曾文正文讀之恆如此，若讀六一老惜抱軒文，則雖寒冬亦覺身溫溫然，肝腎陽氣以舒。至太史公韓昌黎則喜怒哀樂，或歌或哭，百變在前，迷離荒幻，不能自主，及掩卷而坐，穆然遙企，一似身在沖虛之天，冥漠之野，而放乎無何有之鄉矣。吾心知，口不能言也。海秋來，談顧幼庚爲顧元熙耕石之子，在四川年已八十，才名大著。馬王廟聯，『卜王道其昌乎，看天馬來從西極；此房星之精也，有蒼龍見於東方。』又有聯云，『引袖拂寒林，古意蒼茫，看四壁雲山青來劍外；停琴佇涼月，余懷浩渺，喜一篙春水綠。

到江南。』一時稱爲佳構。有友自武昌來，言晴川閣有南皮尙書聯云，『洪水龍蛇循軌道，青春鸚鵡起樓臺。』才雄氣壯，固宜爲八州督也。余因言蘭州拂雲樓中佳聯甚少，文襄一聯尙不專爲樓詠，似須得一佳聯以稱是樓。一老來，言其婢昨已故，婢僅十一歲，由粵來，相從萬里，一老與如夫人起居飲食，一切賴之，其謹勤趨事類成人，從未見其游戲，同行者嘆爲難得。聞其在粵起行，擬攜他婢，婢自請相從，或諷以道遠且苦，不動也。初病僅中風寒，服藥未當，遂發疹，夜起便，旋撲地，傷頭面，亦不自知，臨危猶曰：我願來，死亦無悔。一老甚傷之，年穉而忠於主，殆亦有宿慧歟。葬蘭州南門外義地，姓名未詳。

十六日晴冷。午後於常賣舖內得一器，上哆下殺，類酒卮，玉色白膩，土斑如雲，而無底，不知何用。演繁露，『堂谿空見昭侯曰，今有玉卮無當，瓦器有當，君渴將何以？』以爲喻言，果有無當之玉卮乎？擬拂雲樓聯，『終南太華鎮東方，楊柳金城萬井挹關中紫氣，葱嶺崑崙睇西極，葡萄玉塞，一尊吸天上黃流。』出潼關後，西行二千餘里，惟拂雲樓能得山川形勝，關隴節度兼轄陝新，必如此則長安迪化方爲拂雲樓所有。午後芬三來，述榮廉訪意，邀之同往，晚留便飯。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早廉訪值軍機處班，軍機大臣不知。聖駕西巡，廉訪將軍機堂印藏懷中，晤王相交堂印，自帶金牌，友人堅勸之出，至北城暫避，復往晤王相，力請從。聖駕謀定大計，王相始奉印出京。前數日榮相面奏拳民不可恃，各國不可失。

和，剛相在旁多異議，相相出，至軍機堂猶忿忿，廉訪至前厲聲相爭，剛相怒之以目，後到行在，僅憑軍機處一印辦事，廉訪臨難不苟，亦司道中錚錚者。

十七日晴冷，皋蘭趙靜涵大令來晤，余到此尙未往候也。同海秋至芬三寓晚飯，芬三出珍玩相示，有田白洞印章一枚，高二寸餘，上雕一馬，四足踏印四隅，文曰以清白吏貽子孫，白文全體溫膩瑩潔，如水晶羊脂合化而成，刀法亦精巧，真尤物也。又漢鏡銅質凝厚，鏘鍊精工，鏡銘三十五字，車騎作鏡大無傷，浮雲連出逮四方，白虎避邪居中央，子孫慎守富貴昌，壽如金石宜侯王。夜半歸。

十八日晴冷。午後幹臣來，榮廉訪交還蘭亭季直表二卷，復借閱明皇訓子圖、麓臺山水卷。晚子芳來，邀赴協同慶任曉初之招，甯夏駐防常冠山協嶺在坐，談甯夏羊皮之佳，緣賀蘭以東，西自赤木口，東至洪廣營，長七八十里，寬約三十里，羊皆食灘草，飲澗泉，故毛色絕異，佳者一袍須三十金，尙不易得，甯夏武弁每年向收戶豫定運至京，獲大利，欲購者年終付定銀，明年六月交貨，夙傳以輕不及三斤者爲上。冠山言此乃將皮板刮薄，底毛刷淨，不足禦寒，非原產也。余問諺云黃河富寧夏，何故？冠山曰黃河出塞蟠屈，寧夏六屬田低河高，開渠首尾皆達於河，旱灌而澇輸之，故無患，向產米，近多改種阿芙蓉矣。

曉初招飲，席設東西向，或以爲不恭，欲易之，蘭俗以南向爲尊也。余語子芳曰，不憶武安侯召客飲，



自坐東向，而坐其兄蓋侯南向，不以其兄爲主，時論非之，可見古人不以南向爲客位也，主人遂止不易。按古禮平常設席，南向東向上右，北向西向上左，是東南房西北向者必上左，西北房東南向者必上右，東南爲陽，西北爲陰，取天地對待之義。鄭康成曰，布席無常，坐在陽則上左，坐在陰則上右。然余偶以劉項鴻門宴及武安侯召客，戲排作圖，客皆坐南向北，客之屬則坐東向西，主皆坐西向東，主之屬則坐北向南，似平常布席，亦有一定，與舊說溫厚之氣盛於南，上南者厚賓主之交也。義合，豈設席之堂皆東向南向而上右乎？古人居室必有堂，如南向屋三楹，以東楹爲室，中楹西楹敞而爲堂，室之四隅爲奧，奧者藏物取物之所也。召客必在堂前，主客位次與今俗或尙南向，或尙西向，皆不同。若古鄉飲朝享，則賓主各設專席，與平常又異。子芳問古人一席廣若干，余曰，古三席合成一丈，一席應得一丈三之一也，古今尺度不同，今之席廣於古明矣。

十九日晴冷。車輛傳牌由臬司發下，同一老各給車五，由涇州來每人四車，因冬日出關，衣物食用須多備，求加一車，蒙升制軍照准。余與一老由粵至新，除私費不計外，一路夫馬取之官者，廣東江西水路三千里，每縣發水脚二十元，酒席等費約十餘元，有本省本府道委員火食過九江後，陸行，長解委員二，省委一文一武，河南有經過府委，每日需夫二百數十名，每名一百五六十文，二三百文不等，加以驛馬夫料，經

過一邑至儉亦需百餘千，至河南永城，人則乘轎，物則車載，夫少用而車價儘足相當。河南供給飲食尤周到，入境日起，每餐人一席，大小八簋，每站約費百元。至官費可計者長解委員路費四千兩，到涇州用二十乘，每車支二十餘兩，由甘省至迪化每車支官項一百四十兩，大約發遣一員至戍所，公家所費多則萬金，少亦五六千金，而遣員私費仍三之一，凡遣員窮乏者居多，非由驛供給無力到配也。午後入市購小紅銅手鑪一，宣德鑪一，晚聞一老患腹瀉，往候。

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，堯之仁爲江河，爲黍稷，黎民賴以不饑不渴。舜有殫行，所至民從成都成邑，堯以天下授之舜，舜之德足以感人也。孔子如天不可階而升，其明如日，萬物冒之以爲目，孔子之道足以範圍萬世也。乃有所謂活佛者，馳釋迦之外道，昧如來之真詮，倡爲死生禍福天堂地獄之說，塞民之紛，賊民之智，利民之愚，中其說者，傾顛駭癡，驚蹙摘擗，如野鹿之觸而絆其足，如游魚中鉤而不得脫，瞠目相視，攘攘嗃嗃，如淫於色，如失其母，而惟佛是歸。前後藏內外蒙古，朝廷豢育以恩，涵濡以德，納之

於宥者二百餘年，有政教之所阻，恩禮之所窮者，以一二活佛臨之帖耳而伏，雖被其踐踏荼毒，至死而無怨悔，仁人孝子所不能以之事父母者，而三百萬衆獠狽之蒙番莫不延頸跂踵，兢兢欣欣以事佛，佛之功德感應至此，賢於堯舜孔子遠矣。班禪喇嘛駐後藏，達賴喇嘛駐前藏，哲普尊丹巴呼圖克圖駐庫

倫，章嘉呼圖克圖駐青海，皆活佛也。此外各盟旗復各請一佛以爲之宰。活佛多產於西甯而授命於達賴喇嘛，有請佛者，達賴遣一人往指爲佛卽佛也。旣得請，沿途進香進財寶，望塵逐影，絡繹擁擠，雖荒涼寂寞之區，活佛一過卽成都市。近年內蒙古某旗請得一佛，年十五六，本丁姓子，其恣睢暴戾過於盜跖，終日騎人背游行市間，蒙民道旁叩頭，偶觸其怒，卽舉足踢之，所著皮鞞堅而利，被踢者面目血出如湧泉，其秩屬有忤輒鞭之，血透重襦，其人曰：我應有災，血出災可免矣。蒙民有病不服藥，危篤請佛誦經，佛至諭某某誦若干經當瘥，須謝駝馬牛羊若干，乃誦經未竟，病者亡矣。佛乃收經卷驅駝馬以去，病者之家無絲毫吝悔，曰：此人應死，升天堂矣。西藏活佛日以飲食所餘，和濃涎涕唾，雜堂前土模作小佛像，人得之，朝夕頂禮，以爲護身保命逾於金銅所鑄也。夫熊蹯之臍，豸豹之胎，駝峯猩脣之腴，入之於口，輸之於胃，出之於尻，糟粕腐朽，遺而爲矢，以之糞田，禾役穰穰，此聖凡貴賤之所同也。乃活佛之矢，其左右承之以櫛，貯之以盤，晾而乾之，碾以爲粉，裹以霏楮輕紈，珍爲靈丹大藥，每分少許，俟元旦有族戚來賀者，送出門，探懷贈之，其人銘感焚香，百拜而後食之，如飲屠蘇，如灌醍醐，曰：今歲大利，可無災矣，其不能得者，艷羨欲死。佛所過處馬躡塵，取之以治疾無不驗者，蒙民偶有不祥，必延佛誦經，客至其家，不忌大便而忌溲溺，有奉公人役過其家，稍不如意，臨行特向其室中溺焉，招蒙民示之曰：此吾所溺也，蒙民噤不

發聲，俟其去，延佛誦經，費數十金以爲常。嗟乎，宗教如此，迷信如此，性質如此，將操何術以祛其惑乎？果有人焉，以堯舜孔子之道祛其惑，擊其智，易其俗，則大亂作矣。此義惟蒙莊知之，吾雖竭唇脣舌，萬言不能盡也。

二十日晴冷，午後訪常冠山，相見極歡，留小飲，言晉豫荒歉時，入京，路過山西平遙縣，餓殍滿路，北門梁姓世族也，收藏極富，引至其家，檢古碑帖三十餘種，議價未就，僅購松雪大德三年行書道德經及顏魯公書誥身，共酬十金。誥身後有米友仁董香光跋，顏書墨色黯淡，卷內有大印文已模糊，後有蠅頭書當時各官銜名，上鈐吏部印，與書畫錄及三希堂戲鴻堂帖刻合，當是真迹，惜未得一見。晚芬三同裕振甫來，索觀落水木蘭亭。日前於協同慶遇冠山，初通姓名，入座肱相並也，把酒共語益愜，罷席邀余至其寓，夜深未往，今日訪之，入室已溫，尊酒相待，舉箸大嚼，欲去強留之，告余明日卽回寧夏，極戀戀。余回寓，逾時來答拜，旣出門，遇芬三，又偕之來，余深怪何意之勤也。冠山曰：以君名高詩工而命又蹇也，隻身萬里，特來相親，君若爲南海令，煊耀天南，不敢踐君階前一尺土矣。語迥異，殆亦食昌獸羊棗別有所嗜者歟。

二十一日晴冷，竟日無客來，頗覺靜中有味。將晚至晉老署閒談，論及說文轉註，昔人多就訓詁說，

未合造字，由一部首之字，推之，如由考至老十一字，同一首卽同一義，同義之字既盡，然後由本義推至他義，其字亦各以類相從，說文分部均本此意，序次未可混雜倒亂也，其說甚諦，當與許氏自序合。張廉卿先生以能古文名當世，而八法以北碑筆法成南朝結體，遂造極境，李文忠嘗推爲國朝第一，晉老偶舉其輓山中故人汪某聯云，『三載情深，桃花潭水；百年人遠，薛荔山阿。』情深意遠，可謂工絕。晉老復示余舊作古今體詩一冊，余作拂雲樓聯，頗爲賞嘆，將萬室改萬井，一字師也。

二十二日晴，冷甚。午後往問一老病，入夜晉老來談，自言於中庸周易爾雅夏小正諸經皆有考證著述，有已刻者，有並原稿而亡之者。生平文字於史事傳記尤擅長，如歐洲列國戰事本末一書，敘戰事精采處似左傳五大戰，史記項羽本紀，世已盛傳，必不可廢。近著希臘春秋，余見數卷，其博大謹嚴，合旨傳腐史爲一手，而沈鬱跌宕又似五代史，凡著述家漸老漸精，此書當加於歐洲戰事一等，世多識者，必不以予言爲阿好也。晉老曾得金閨閑老人詩集抄本，知不足齋藏而未刻者，爲之詳考生平，著年譜，並詩刻之，亦罕見書也。

## 過蘭州柬王晉卿同年觀察

曠代卿雲著作身，曾聞攀老道津津。鴻文縱筆調天馬，龍戰搜瀛續魯麟。清節陽城能勵俗，和風隴阪自生春。障川獨立湘鄉叟，心折而今有替人。

年來鱷夢幻沙蟲，得失無心問塞翁。搗鼓禰衡天不死，投門張儉路誰窮。龍吟欲縱三山浪，鵬舉須乘萬里風。餐雪荷戈經瀚海，陽春長憶玉關東。

二十三日午約可行秀卿芳三小酌，午後至人家觀劇。人之生也，外具五體，內總百骸，養欲給求，其需於物也至劇，陽無陰則亢，陰無陽則溺，於是姦聲亂色，奇伎淫巧，左歌童，右舞女，蕩情縱欲，棄嫌踰矩，無所不至，亦血氣之盛，養求之侈，未能節之以禮耳，論者或目之爲牛馬禽獸，抑又過矣。太史公曰：目好五色，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，耳樂鐘磬，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，口甘五味，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，情好珍善，爲之琢磨圭璋以通其意。荀子曰：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，椒蘭芳芷所以養鼻也，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，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，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。聖人知飲食男女生民大欲，不能強之使滅其性，但防之使不過乎中，此禮樂之大原也。予幼值喪亂，竄身巖壑，旣冠移家吳下，頗暢山水之情，極耳目之好，年來出入生死，煎灼憂患，憶少壯歡樂事，如夢如幻，奔波勞辱，衡慮苦思，始慨然有味於悅生之旨。西行萬里，黃沙白草，景物蕭條，斷角哀笳，音響悲慘，耳目之娛安在哉。今日邀二三友人圍爐把盞，

既散復同往觀劇，晚歸獨坐，猶覺舞衫有餘色，箏瑟有餘音也。始悟西人腦筋印物之說。人之精氣上聚於腦，腦髓充滿則耳聰目明，心君愈靈，觀劇時金鼓以震之，絃索以宣之，清歌慢舞以動盪之，百脈憤興，薰灼澎漲，上聚於腦，腦汁熱力大增，目光如鏡，故印物速而且肖，留影不散。凡觀劇後，夜深人靜，耳目必旬轟恍忽，依稀影響者，腦爲之也。樂記曰：樂行而倫清，耳目聰明，血氣和平。孟子曰：今之樂猶古之樂也。孰爲鄭聲，孰爲雅樂，其爲無益之事，悅有涯之生，則同也。

二十四日晴冷。午後晤嚴廉訪，談新省風土，秀野亭在烏魯木齊滿城外，已湮廢不可考。南疆爲崑崙嶺衆流所匯，土脈膏潤，林木葱鬱，麥稻瓜果，家給人足，土著盡纏民。北路地廣而荒，舊開之渠，非湮卽決，屯田早廢，米穀價賤，終歲勤動，不敷工本，相率罷耕，聞近年穀價三倍於前，正宜屯墾，民寡而貧，必須發官款，相水源，濬舊渠，招民承耕，俟歲收有餘，卽分年攤還，民亦樂從。北路漢民雖多，皆意在商不在耕，吐魯番伊拉里克坎井，林文忠廣爲疏濬，民間亦繼爲之，至今產木棉葡萄，芝蔬尤豐。官吏能注意水利，開墾牧畜，民將不招而自至，此新省要政，天而欲興西域也，必有人焉，出而任之。

纏民有三劣，曰愚，曰惰，曰貪，惰與貪，愚爲之也。好貨人之所同也，纏民得一鎰則視如性命，有匱乏堅不拆換，將鎰寄當，不惜重利，未幾子倍於母，益之子而後已，不悔也。墾田專備完糧，官貪多取，則多種

而勤於耕；官廉少取，則任其荒廢。南疆多桑子，最甘美，入夏甚熟，將釜飩出售，相桑甚繁密處鋪一氈，仰臥而俟其墜食之，飽卽偃臥，甚盡始去，瓜菓熟時亦如之。至冬始典衣購爨具，俟其饑而後力作，有三日糧不出戶矣。與人交易，值一金者予五六錢，再增至七八錢，必售，有予至一金外者，必索二金方出手。應供之役，官司善言導之，或酬以值，避不應也，施以鞭撻或執鞭示之，則奔走恐後，故有三句好話不及一馬箠之謠。不肖官吏不憐其愚，從而奴隸魚肉之，忍人也。治此等愚情不開化之民，應用強迫愛勞政體，設農商工官督課之，嚴定規程，勤則獎予之，不及則責罰之，取民有制，涓滴歸公，爲之正經界，課耕種，繁畜牧，教工藝，實倉庫，以待其乏而救其敝，猶之分財與頑弱子弟，子弟不能理而父兄代理，俟其成立而後授之，此所謂愛勞政體也。若僅沾仁厚之名，行寬大之政，輕徭薄斂，以助其逸而絕其生計，恐爲子產武侯所笑也。夜間與華封介侯談纏俗，泚筆記之。

二十五日陰雲欲雪，冷。晚至榮廉訪署小坐，復至晉老處，出示所著廣雅補疏四卷，凡高郵父子指爲誤字及音義未確者，悉引古義證明之，精博絕倫。晉老深於訓詁，而古文古今體詩極工，亦漢學家開徑獨行自樹一幟者，宜爲張廉卿吳摯父所推服也。

晉老言古文大家造乎其極者，同一矩矱，無所謂宗派也，詩人乃各有宗派，各有面目，確乎不同。余



曰詩至李唐後流派遂多，各派皆有獨到之處，其所謂獨到者，有餘實不足也，過之實不及也，若李杜韓蘇以迄元明名家膾炙人口諸作，神理盡合，又何嘗有宗派也。天地之大也，民無能名，至日月星辰，江淮河漢，一立主名，則具體而微矣。

二十六日冬至，陰雲雨雪冷。有人送鎮番煤，然紅入爐，雞子大一枚，盡日方化。聞玉門安西所出更佳，用紙吹然之，置風雪中不沒。晚晉老邀便酌，出示西寧碾伯縣礦金一塊，重一兩八錢，色赤黃，與熟金無異，云由山澗流出，尙有重者，番人每把持私開。甘省多鑛產五金，人棄不取，地亦自晦。燕城賦云，「孽貨鹽田，鎔利銅山，才力雄富，士馬精妍，」甘隴足以當之。晉老嘗言宜收本省羊毛，購機器織造毛貨，充各省軍衣，可塞漏卮。俄人收甘新羊毛，歲約三百餘萬，織成後復售之各邊，便倍其值，凡氈絨羽泥光華類絲者，皆羊毛駝毛爲之。老萊子云，鳥獸之毛，可績而衣，三代以來，西戎重織皮也。劉瀛仙後來述贈張勤果聯云，西域橫行班定遠，東方大治管夷吾。由此知遇，延入幕。午後雪不及寸，晚晴明，星滿天。

二十七日晴較冷。蘭州紅棗遜邠州之肥碩，煎以沸湯，皮厚而肉潰，味亦不甘。晚飲劉伯康寓，伯康曾祖湘浦及其祖兩世爲陝撫幕客，負盛名，關中要政賴以參決，疏入。內廷亦知爲劉某筆也。其父蔚林先生工畫，尙宦西安，左相輓湘浦聯有天語吹噓句，紀實也。海秋邀華封至安定，爲相先瑩，二十日

去，今早始歸，據云於其曾祖母墳左相得一穴，海秋擬將其祖母移葬，細詢華封，形勢元運，果佳城也。殷襄臣來，言甘委照新章又加一車，檄下可行。

席間友人論孫夏峯救東林，左魏事，余曰，夏峯英風浩氣，聖賢而有俠行，令人仰企，惟孫文正得書後，遽疏請入朝面陳機務，忠賢大懼，繞御床夜泣，謂且興晉陽之甲，乃以嚴旨遏諸途，每讀史至此，深嘆二公道義忠亮，扶持善類之苦心，而究於事無補，爲可惜也。忠賢之惡，舉手障日，時會未至，豈易翦除，使文正當日得書，不必遽請入朝，即將左魏之冤痛切直陳，或別出祕謀，如楊文襄之誅劉瑾，康對山之救獻吉，或身握重兵，遙作聲勢，如唐甘露之變，各節度上書問罪狀，忠賢或不敢卽置左魏於死，亦未可知，乃疏請入朝，忠賢豈有不從中阻止者；果准入朝，一紙詔書，去其兵柄，並置之死，亦忠賢所優爲者，文正當日未始不早料及此而亦無可如何也。嗟乎，德業至孫文正，豈後世所敢輕議，然士君子處萬難之際，亦當委曲求全，冀千慮之一得爾。

二十八日早微雪，午見日，冷。翰臣贈漢武都太守李翁表，卽黃龍嘉禾碑也。碑在階州城縣北某山懸崖下，臨黃龍潭，必架梯而後可拓。余到蘭州數與晉老晤，晉老多談時務，余好論古詩文，刺刺不能休，今夕各談逸事，有二則頗足記。有僚屬餽晉老天津豆腐乾一匣，啓視非也，覆曰，「驚開古浪芙蓉匣，化

作天津豆腐乾，某未達，不敢嘗，一笑置之，不責人以自異也。左文襄之佐駱文忠幕也，文忠信之專，文襄亦自任綦重，爲忌者中傷。廷旨逮問，胡文忠緩其獄，時郭筠仙中丞與潘文勤同值南齋，交最昵，文忠陰以重金求解於筠仙，適值歲暮，文勤頗患債逼，筠仙矜其乏，以金爲壽，告以意，文勤感文忠高誼，又素奇文襄才，因力薦之。此事甚確，人每諱言，余謂不必諱也，特記此以見三賢道義契合，能行權以解偉人之厄而靖世難，皆君子也，而文忠深遠矣。文勤嗜金石鼎彝，文襄帥隴以三千金購毛公鼎，贈之，報前施也。午後晴。

咸同之難，湖湘諸君子不視爲國事而視爲家人父子昆弟友生之急，崎嶇患難，百折不回，卒撥亂而反之正，自淮軍出，此誼已稍替矣。然李文忠待諸將仍有休戚與共之意，故人亦樂爲之用。今則共功名者非同流合污，卽互相傾軋矣。利祿者功名所從出也，惟不以利祿視功名，而以道義視功名，自有誠意貫注其間，若功名之際，舍卻道義二字，則變相百出，要在朝廷能用君子，用一君子則百君子至，君子與君子共事，如疾痛疴養之在一身，焉有膜視者。一時之治亂，一事之得失，以此義求之，可以前知。易否泰初爻『拔茅茹，以其彙征吉。』文同而否特加一亨字；宋儒將志在君也一語，看作忠愛一邊，遂不免牽就其說。余謂小人遇否，與君子遇泰同，君子一身無所謂亨也，雖位至將相，無室家之營，耳目之玩，惟

憂勤惕厲，欲引未進之君子與之同升，而中無所繫，故曰志在外也。小人既進，其乘勢結黨，較君子尤亨，而惟欲得君以保其利祿，故曰志在君也。小人有亨，君子無亨，此義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言也。蘭芷升庭，夔龍躋躋，荆棘塞路，豹虎縱橫，知人則哲，惟帝其難，國君進賢，如不得已，可不慎歟。

二十九日早微雪，將午晴見日，冷。萬物之生皆秉五行之氣以成形質，而生克卽在其中。凡煤火中置木炭，炭雖然，出罏卽息，煤置炭上亦同，若煤多而炭少，炭必早燼，炭多而煤少，炭燼煤亦不燻，木克土也。土盛木衰，雖不能克，而木之性亦鬱而不揚，雖小物亦然。

東南多水故魚繁，西北多山故獸育。隴西羣山峨峨，狐狸所穴，氈裘所產，衣被天下，食品中魚鮮罕而見珍，然亦頗有佳者。蘭州黃河之沙椎，靜遠之鴿魚，西甯之湟魚，寧夏之冰魚，悉肥美，尤以冰與鴿爲上品。沙椎其膩在唇，或謂湟魚出青海，海中有山，番人居之，死者棄屍於海，魚吞食之，味腥穢，人不貴也。鴿魚乃鴿所化，冰魚至冰結，穿一穴熱火冰上，魚卽躍出，官場尤重之。

十二月己丑己亥朔晴冷。由陝至甘護解委員強恕，乃嘉慶間滑縣令強忠烈公會孫也，承襲騎都尉，官都司。據強君自述，忠烈公由乾隆乙卯舉人，大挑官滑縣知縣，嘉慶十九年林清李文成牛亮臣等起逆謀，忠烈偵知其事，屢稟大府，請嚴緝，不應，事急，忠烈將李牛二犯捕繫，折其足，研供得林清在天津

起事狀，事聞，飭將李牛解訊，行至中途，林清已起事，將李牛劫去，卒以足不能行，爲步軍提督拿獲，研訊，始悉此案始末。

朝廷深獎忠烈，欲大用，未幾滑縣黨與再嘯聚破城，忠烈全家三十六口殉難，隻身往見本府，爲恢復計，知府責其不能守城，忠烈憤歸以身殉。

睿廟特旨褒卹，有功在社稷語。城破時，僅忠烈二子逃出，其長子婦死，事尤慘烈。

錫封恭人，長子恩予騎都尉，罔替，次子恩賜舉人，文

武聽自便，應文會試，不中，復賜進士，用庶吉士，本籍韓城加文武學額，以牧令殉節，恩賚爲曠古所

無，可以勵萬世之臣節矣。強君家世中落，以騎都尉歸，標得都司，久無差委，至衣食不給，現隴督收歸督

標候補，強君衣敝綈袍，往來風雪中，余贈以羊裘，強君爽直，雖窮而能不墜家聲，可敬也。所傳忠烈事與

前人記載稍異，姑書之。晚至秀卿處閒話，出示香光七十八歲書桑園居士傳，搨本甚精。子夜衆星隱現，

落微霰。友人送鎮番煤二十餘觔，黝黝劫灰，凝重化石，碎之以斧，元珪天錫丙夜然之，紅到日出。

初二日早微雪，午晴冷。海秋來，談甘省田地不加糞，三十年上石子一次，大者如碗，小如拳，覆田

上，幾不見土，烟苗麥芽即從石縫茁出，至三十年石力盡，再易新者。隴阪向少大雨，五六月亦僅霰，深廉

織，片時即止。石性最潤，得微雨一過，便流注到根，石質屬陰，雖烈日亦難灼透，可以障蔽炎氣，且性暖，中

或問余行記攷得許多古蹟，余曰：人行萬里，雙足僅一線耳，能踐許多古蹟，況行止跡也，非心也，足之所履且不暇記，遑論古蹟。吾馳騁萬里，有觸於心則記之，若古蹟已備載昔人圖志諸書，非行記所能摭拾也。

余降於威豐甲寅十二月丙申日加午，今五十二年矣，愧修名之不立，悵美人之遲暮，將何以慰親心而覲往哲。入夜冷甚，將寢火盡，就枕覓溺器不得，披衣暗索，歸臥重衾不溫，甚怨諸僕，並悔不攜兒輩同行，輾轉不寐，忽念八十老親鰥居無偶，斯時饑寒安否，未必有人慰問，皆余之罪也，有此一念，忿恚盡消，不覺睡去。

初三日晴微暖，石琴來言黃河未開凍，橋尙未拆，爲向來罕見。自十一月初河中卽有冰塊順流而下，河夫日在橋上，持木棍導之使下，有結成大塊者，碎以鐵槌，恐損橋也。橋工定章每年領銀三千兩，由縣司其事，僅敷工料，倘水漲橋斷船毀，修整需三四千金，由縣籌墊，而河夫水手以橋壞爲利，每故摧之，橋毀用船渡，卽可訛索渡資，放私貨，滋爲奸利，每遇水漲凍結，縣令再四申警，置站籠河干，犯者重懲，法嚴所以保橋利行人也。三十年五六月之交，暴雨，萬派奔赴，水高數丈，時皋蘭令李楫亭奮力以與水爭，於尋常鐵練草繩外，加棕繩二，粗同栲栳，以維繫全橋，中洪怒號，如萬馬奔騰，橋心突起過兩岸丈餘，竟

得完固，楫亭亦勇矣哉。省城之東，東崗坡之西北，河流漫衍，有十八灘，地極膏腴，煙麥菜蔬均逾常產，其年大水，正值收成，漂蕩無餘。水盛漲時，有一橋船被水冲沒，順流至東崗坡峽口，橫閣不得下，麥堆屋椽叢積，河喉梗塞，須臾倒流，一片汪洋，城東北角樓塌陷數十丈，北城垣幾不保，居民大災，賑濟流離，修理城工，費帑金鉅萬始戩事，此亦蘭州黃河之爲厲者。

初四日晴冷。午後秀卿偕朱海幹生同年見過。幹生由某釐捐回省。幹臣來約至新泰與洋行小聚，主人孫紹曾善唱曲，幹臣酷嗜音樂，胡琴尤高妙，諸友各奏所長，幹臣以胡琴佐之，後有唱採桑者。憶甲戌春初入京，至四喜班觀劇，時伶人小福擅盛名，演此曲，聞者嘆絕，至入妙處，千餘人寂靜如啣枚，飛鳥十餘亦回翔空際，儼然淵魚出聽，至今思之，真有天上人間之感。甲申夏余客無錫，游惠山，晚泊荅湖，諸媛雲集，有一伎歌此曲，撥絃發聲，與小福同調，詢之亦久在歇浦精習京都聲者，此後已成廣陵散，今夕重聞，根觸舊愁，低徊欲絕。荷戈西行萬餘里，陽關杯酒，青塚琵琶，宜唱漢家鑿歌，作金戈鐵馬之聲，乃忽聽此曉風殘月，令人思柳七賦媚矣。

初五日晴微暖。定車三輛，由甘省至迪化每輛價一百二十五兩，若民僱百兩內外足矣。由省僱至肅州價不過四十兩，由肅州至新省五十餘兩，中途尙可停歇，免受車夫迫促，但肅州車少可立辦，多則

不易。近年甘省解餉出差，每向地方官索車爲難，近由大府定章，省委一員給一車，出關者由省長僱，以免擾累地方，此杜官車之弊，若過客自僱，毫無所求於官，官亦無從限制也。

初六日晴暖，午後梳髮，始留上頭。華封家傳勘輿書甚祕，工於認穴，因語華封曰：古之葬者營於冢，人掌之墓大夫，後世官廢，始聽命於葬師。郭景純著葬經，今世所傳已失其真，青烏之術全本卦氣九疇，不知易不能言風水也。華封所傳之書，首列天心正運圖，有東四卦，西四卦，先天後天之說。余曰：此卽乾坤闔闢法也，彼以乾兌艮離爲西四卦，巽震坤坎爲東四卦；若論先天乾兌離震爲東四卦，巽坎艮坤爲西四卦，東四卦由正南至東北，天道左旋也，西四卦由西南至正北，地道右旋也。面向南從乾謂之闔，面向北從坤謂之闢。譬之面南而開戶，天左旋，地右旋，兩手外張，卽闔也。面北而闔戶，天左旋，地右旋，兩手內拱，卽闢也。此卽易繫闔戶謂之乾，闔戶謂之坤，乾坤其易之門之義也。華封因問何以爲易，余曰：說文以日月爲易，此象形也。說者謂日月爲陰陽，尙未盡日月爲易之妙理，易者盡萬物之變也，萬物惟日月爲變，一月三十日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日月之行未嘗瞬息踐故步，一月月之變盡而無一息之不易，一年日之變盡，亦無一息之不易，而經行軌道變而不變，故以此極形易道之變動不拘，悠久不息，惟聖人深明天道，始取名以象易焉。晚冷，夜赴秀卿端生之招，與幹臣同坐，秀卿與李義臣孫紹曾均善歌，引商刻



羽，雜以流徵，幹臣司紘索，極金尊檀板，陽春白雪之盛。

### 養頤自謝

天公與我百吝惜，猶幸墮地爲男子。平生百慮煎我腸，一笑掀髯亦可喜。二十調帝承明廬，清

癯生長山澤裏。長安卿相多少年，含香上殿談國是。中興將帥競朝天，虎頭燕頤等常視。湘鄉老子號多頤，白謂多頤老堪鄙。褒鄂冠劍動朝班，凌煙閣上神光紫。身外萬事盡毛髮，毛髮要亦天所社。污羹一語誤萊公，秋風萬里從茲起。我年五十尙濯濯，童山又縱牛羊齒。石田善種穎巖巖，嘉禾莫與草同耔。團扇從今畫放翁，頰上丰神問個中。夜來老兵慎看燭，丞相文書高於屋。

初七日晴較冷。甘肅提學葉君昌熾借落水蘭亭，託君禹約余一晤，談隴右金石，午後往，出示所得松雪書鮮于府君碑並燉煌縣千佛洞書經畫像。書經有題大中年號者，余細審經字雖不工，而結體用法極似唐人，用單層藏經紙，中捲木桿心，卷首於本紙背書明某經幾卷，無包首，唐人書經卷子皆如此，首尾完整，惟紙色淺淡不滑澤，有色白者，質頗厚，非唐造精箋。西番崇尚佛教，以造像寫經爲功德，惜無名筆供役。佛像立幅用絹，紅綠燦然，俗匠所繪，不如書經之古。友人云，某年燉煌千佛洞有石巖塌露一

孔，入視大廈也，滿鋪氈氍，排列短足木几百餘，每几陳一銅燈，一經卷，類今蒙番禮拜寺。初啓氈色猶鮮，經風漸朽化。余謂當係回教大興，廢棄佛法所封閉者。西域唐以前皆宗佛教，開元時回教始及喀什噶爾，宋初便爲其教所據，遼興仍奉佛，元取西域封諸王，佛法益盛，此經卷豈宋初封閉歟。元鮮于府君墓誌松雪五六分小楷，略兼行意，樂毅論十之六，黃庭十之四，與余藏趙府君阡表墨跡相同而字較大，行較疏，正力追鍾王時作，高於閑邪公數倍，明以來書家極稱之，惜石亡世不多見。提學出示一冊，前有梁山舟楷書題籤，山舟書墓志多用其意，後有王良常小楷一跋，稱爲松雪盛年經意之筆，並言松雪小楷過秦論三篇，黃絹墨跡，爲其友人張叔佩所藏，因欲壽母求售於人，以爲可惜力阻云云。提學言此帖係沈韻初舊物，歿後其子出售得之，生平收碑片數千種，惟此帖爲篋中之冠。皋蘭趙大令招飲，並告車價銀發下。

天下最淒清最慘淡之境，處之最有味，最炫耀最快足之境，如自以爲有味，則最淒慘，最抑鬱之境，卽肇乎其中。爲民牧者更宜加意，蓋我所炫耀快足者，而小民此時已淒慘抑鬱矣，我之最淒慘抑鬱，已播種於此時矣，人苦不覺察耳。偶有所觸，書以自警。

接南中友人書，華桃於中秋夜半化去。桃字紺雪，吳人，善昆曲，工寫桃花綠萼梅，居芙蓉湖醬園濱，

清溪曲巷，修竹壓簷，偶叩門，一小鬟出應，臥樓西向開一窗，收納九龍煙翠，苔蘚被階，屐痕可數。余前得羅兩峯畫冊，內有桃花一幅，板橋野水，煙月悽迷，題句云：怕來長板橋頭立，短命桃花太薄情。蓋有所託也。紺雪愛甚，日取摹之，後有友索觀取還，旋爲奴子盜去，徧求不得，紺雪疑余誑而吝也，乃綴南田仿徐熙折枝桃花小幅償之，紺雪摹得，余題云：五雲樓閣綺窗開，天上蟠桃幾度栽，阿母不來青鳥去，胭脂和淚潑蒼苔。又紅雲片片下蓬萊，移向元都觀裏栽，畢竟人間勝天上，春風一度一花開。此二十年前事，今人與畫俱邈矣。

初八日晴冷，午後子芳至，皋蘭縣代領車價二百兩，每車先發七十兩，至肅州發四十兩，新省三十兩。晚至皇華館，幹臣留晚餐，返寓，晉老來約夜談，丑正始歸，途次極冷，星斗滿天，冰霜侵骨，邊地苦寒，惟夜爲甚，大約出關極冷時，白晝亦如此。晉老言近代儒者當以顧寧人爲冠，本朝學者攻漢學，詩文每不成家。余謂經學攷據與詞章本同源而異流，賈董相如子雲與毛鄭諸儒各造其極，古今無兼擅之人。聖門分四科，後史以儒林文苑分傳，然攷據可以人力爲之，而文章高妙多由天姿英異，居高明之地，既得正傳，又充之以積學，始克成家，未有鈍根外教，浮光掠影，而能傳世鑿人者。

初九日晴甚冷，收拾行李。昨夜歸太遲，睡未熟，天已將明，今日精神便不充裕，可見夜氣爲來日生

發根本，雖強盛亦須養之，稍違常度則戕折矣。友人來談甘新茶政，向由晉商承辦，謂之東商，口岸略同鹽法。回亂後，東商逃散，左相求之不得，遂飭湖南人承辦，謂之南商，所銷運皆湖南磚茶。及晉商歸，復向南商承撥分銷，至今東商僅十之三，南商十之七，另有湖北羊樓峒茶，謂之散茶，偶有販運，只可於南東兩商口岸不到之地銷售，其餘各茶均由官商私帶，查禁甚嚴，究不能止。茶政歸蘭州道主持。聞新疆古城奇台屬茶樹溝一帶，野茶樹長二三百里，天山冰雪產茶必良，惜土人摘焙不精，余得數餅試之，色綠而微嫌青氣，若焙製得法，當不減湘晉。內外蒙古哈薩克均賴茶以活，若就地取材，官治官售，大利也，至新當物色之。

### 蘭州別尙秀卿

皋蘭山色青峨峨，冰橋夜半喧黃河。天南孤鴻欲出塞，玉門雪片飛白鷺。王郎折柬招我飲，葡萄吸盡金叵羅。興酣起舞爲君壽，西涼絕調聽君奏。金戈鐵馬動邊聲，絳蠟光騰北斗宿。黃鸝驚號榆谷風，凍雲橫亘馬寒岫。薛米賞奇癖更同，開奩坐暖金絲絨。曉晴寶晉高軒過，晚聽臨川閣上鐘。胡笳吹老邊城柳，天馬歌成催進酒。青海月明瀚海沙，拔劍回頭撞玉斗。

初十日晴冷。日間客多，疲於酬應，端生、伯康來談，夜半始去。余脫外衣來往院間，爲風所襲，夜發寒熱作嘔，就枕熟睡，次早始解。

晉老賦長句二章答前作。莫唱陽關怨別離，漢家鏡吹入君詩。萬山脈絡來葱嶺，一柱蹄通繞地維。嚴譴詎堪親老日，遠征況復苦寒時。臨歧贈語須牢記，手大冰花壓鬢絲。望子高歌淚滿衿，天涯何處覓知音。烏頭馬角千年恨，臣罪君恩萬里心。海上未忘精衛志，匣中常作老龍吟。憐才杜甫年來甚，記取當時李翰林。其沉痛處不減工部贈鄭司戶作，讀之感動。

或問淵明歸去來辭，其逸趣與樂志論等，何以東坡謂晉無文章，祇此一篇，綱目特書晉徵士陶潛卒。余曰，淵明處波靡之時，而能樂天知命，抱道不污，其身分極類顏子，此辭切要處不過數語，序內饑凍雖切，達已交病，是一篇之骨。凡熱中而枉道者皆是心爲形役，故先抉其病根。羨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，沉痛語令人淚下。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，道盡一生得力處。而豪情奇氣，尤於詩中時時流露，後世惟邵堯夫氣象堪與作對。此二人若得志，其運量當不在武侯下。東坡紫陽處患難皆得力於淵明，余西來方知此意。

十一日晴冷。午初起食粥尙畏風。晚約友人小酌，秀卿適來，邀之入座。葉提學見贈邢州大佛寺題

名八十五種，高顯寺碑一張。又於常賣鋪中得羅紋拓荀氏蘭亭，甚精，西安新出土馬公廟碑，類顏書。

易乾坤二卦後始交而爲屯，是天地定位，必有首出庶物之一人以立人極也。卦辭曰：剛柔始交而難生，動乎險中大亨貞，雷雨之動滿盈，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寧，是天下最難最險最不寧者，莫過於一人也。惟聖人知其難且險，始衆建諸侯，與之共治而不敢自寧。六十四卦惟乾坤屯三卦卦辭宏深肅括，包羅萬象，後世人君不知天下之險且難，皆自求寧之一念誤之，一念求寧而禍機患氣已伏，禍機未發而患氣先中於一人之心，其氣最昏暗，最凶殘，最弛縱，既中其氣，必求同氣者與之居處親暱而後快，遇有清明仁厚莊敬之人皆格乎不入，雖入於難陷於險而不知悟。此患氣先中於一二人，蔓延滋長以徧於天下，可畏也。讀易偶有所感書之。

十二日晴冷。午後同盛和號尙芹洲來見，有店在迪化，卽八大號之一。前夜奴子來和，因懶惰欲責之，及喚至僅將其帽撲地，訓以飽食煖衣，不應安逸廢事，乃竟負氣私將皮襖脫去，着棉袍，次日病，詢悉其故，復喚之至，將撻之，繼思此亦倔強，不受嗟來食者，縱之則長其驕，撻之亦近於忍，命其跪而數之，以戒將來諸僕，令其將皮襖着回。余西來常覺胸中生意盎然，見窮苦饑寒者便覺惻然，而自覺享用太過，於推己及物四字，僅有是心，當勉行之。

十三日晴冷。四川小陳初來，囚手垢面，衣不蓋體，到蘭後，爲購善衣得飽煖，容貌遂更。近述其父來書，欲令之歸，或謂其言僞，欲有別圖，余曰：子歸省父，人之至情也，與我意合，但是子年少不解事，易受人騙，未便因疑而阻其孝心，給銀五兩，爲兌同鄉攜歸廣元原籍。

友人言四川城都府署有張獻忠七殺碑，文曰：天生萬物以養人，人無一德以報天，殺殺殺殺殺殺殺。覆之以牆，稍觸之地方必出命案。志林云：亂臣賊子猶蝮虺也，其所螫草木猶足殺人，況其所噬齧者，此固自然之理，不獨此碑也。

### 題沅江女史小像及所臨十三行

斑管銀箋寫洛神，沅湘蘭芷爲誰春。可憐絕代蛾眉影，多少風波妬婦津。

女史本土家女，流落兵間，從一武夫，不容於嫡，鬱鬱死，小楷甚工。

十四日晴冷。早起清適，閱漢書匈奴等傳。午後秀卿來，久談，詢及新餉所，左相原定協餉章程，應協省分陝西山西河南河東道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兩淮江蘇閩海關，每年九月以前應將本年協餉解足，自九月至年尾再提前將次年之餉解足三成，掃數者獎勵甚優，延欠者處分亦重。初定協餉四百八十

萬，後減去四十萬，每年甘肅防營餉支一百十六萬，滿營則寧夏涼州莊浪青海衙門共支二十萬，其餘二百九十萬均解歸新疆。現各省統算僅解至八成以上，能掃數者秦晉淮皖湘楚等省。每年核明實解到若干，卽盡數攤支各營，如解到四萬，甘留一萬，以三萬解新省，此大概情形也。夜晤晉老，言謝太守葆靈豪於詩，工部草堂有野花天寶淚，秋雨杜陵碑之句。入夜甚冷，二更時月明落微雪。奴子來和受寒化熱，譫語，身熱渴飲心煩，初延菴心如診，服表散劑，略解而熱復作，今早延湘人譚某來診，方固陰清熱，散寒疎風，一服輕減。得仲若緘，費肥懷編修在吳門以微疴化去，方子順太守怡在粵感時疫卒，皆予文字友也。而於肥懷交尤篤，近則無日不相尋，遠亦無月不通訊，得金石書畫佳品，必馳書相告，揮手未幾，已隔人天，大江南北，誰爲後凋松柏乎。吾年未四十已爲哀樂所傷，居常忽忽不樂，遇天下第一流人，每不敢用情太過，情之所窮必生煩惱，他日萬里歸來，問舊驚呼，恐更無聊賴也。

予中歲櫻幽憂之疾，雖名山勝地，置酒高會，前有墮簪，後有遺珥，舉坐若狂，而予興致終不能鼓動，匡居獨坐，偶有感觸，便作太息之聲，或聞之以爲不祥，予亦屢戒而不能止。仲弟曰：此聲看爲何而發，若熱衷富貴，悼窮嗟困，抑鬱牢騷，此誠不祥，若心存君國，悲憫民物，屈子賈生皆作此聲，在一己縱不祥，而在天下則祥矣。士大夫嘗聞危論，嘗有憂色，一國之太和元氣也，貢之於君，立致景星慶雲，和風甘雨，煦



有至理。  
之於民，立見含哺鼓腹，蹈德詠仁，卽視之爲鶴鳴鳳吹，金鐘大鏞，有何不可。斯言也，雖爲阿兄破悶，卻亦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4 5947B

標商冊註

